



希特勒与
墨索里尼
言論集



康德八年十月二十日印刷
康德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發行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言論集

自定價貳圓貳角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人

敬樂然
新京北大街三十號

發行人

宋逸民
新京北大街益智書店

印刷人

劉守業
新京西三道街財神廟胡同二四號

印刷所

益智書店印刷部
新京西三道街財神廟胡同二四號

不 准 翻 印

發行所

新京市
北大街

益智書店

電話 〇五一九一番
振替新京二三五六號

上編 希特勒之言論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言論集——目次——

上編 希特勒之言論

國家社會主義黨·····	一
民族與種族·····	一七
人才與國家的觀念·····	三二
反赤運動之經過·····	三七
論突擊隊的意義與組織·····	四九
何謂國家·····	六五

世界觀和政黨·····	八七
公民和國家·····	九〇
人格和民族國家的觀念·····	九二
世界和組織·····	九六
強者的獨裁便成爲最強者·····	一〇〇
宣傳和組織·····	一〇三
德國大戰後的聯盟政策·····	一〇八
東方政策·····	一一八
緊急防衛者·····	一二七
德蘇戰爭中之希特勒·····	一三五

下編 墨索里尼之言論

民主政治的崩潰·····	一五五
前次歐戰對我的影響·····	一八七
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社會主張·····	二一七
法西斯主義的基本思想·····	二三五
法西斯蒂運動的回顧與前瞻·····	二四四
法西斯蒂國家與其將來·····	二七〇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言論集 目次

目次

國家社會主義黨

假如我在我們的運動之發展的第一個時期之末尾，來陳述一些意見，並且很簡略地提到一些關於此種運動的經過，我的目的並不是要在此次運動之辨論的目標上發揮議論。這個運動有驚人的事業與目的，必須要有全篇的文章來加以討論。因此我要澈底地談到這個運動的黨綱的原則，並且要對「我們」所了解的「國家」這個字，來嘗試劃分一個範圍。「我們」兩字，就我的意思，是指着那些無數有同一希望，但是又不能拿文字來形容他的腦中所騷動的東西的人們。一切偉大的改革，開始都是由一個人來作戰士，但是有許多人幫助這個工作成功，這個事實很奇怪的。他們的目的，常常是一樣的，在暗地裏無數的人，對於這個目的已希望了數百年了，一直等到某一個人起來宣佈

這個普遍的希望，然後牠的信仰者，推動舊的希望，在新的觀念之中而得到勝利。

數百萬人的深刻不滿意的感覺證明了在他們心中，希望對於他們今日所處的環境。有一個澈底的改革。許多人對於選舉之厭惡，就是一個證據；還有許多人傾向瘋狂的左翼的極端主義。對於這般人，應該由此種新興運動，使他們轉變過來。

復興我們國民政治勢力的問題，就是恢復我們國民自存希望的第一個重要問題，因為經驗告訴我們，外交政策之形成，和任何國家的重要之估計，大半根據於顯著的或幻想的國家的抵抗勢力，而很少根據國家現存的武備。因為同盟是因人而成，並非因武力而締結的。英國人之殘忍與堅持，當他們決定了開始一種奮鬥，就以各種方法，不顧時間與犧牲，一直要達到勝利的目的為止。倘使世界各國一天一天重視英國人這種精神，與其領袖資格，則不列顛就將一天一天被承認為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同盟；國這事證明了任何時間的現存軍備，不必須要與別的國家或某種特別的比例。

倘使我們的目的，在於重建一個有自治政府的日耳曼國家的新興運動，那末就應該

集中牠的勢力，以取得羣衆的幫助。我們所謂「國民資產階級」，既是如此的無望，如他的缺乏民族的感情，他們要認真的反對一個强有力的對內對外的國民政策，那是無疑的。因爲同樣的愚蠢的原因，這些德國資產階級者，在自由解放時代，甚至反對畢士麥也取一種消極抵抗的態度，現在也因爲他們著名的懦怯，不怕他們有任何積極的反對。但是說到我們國內有國際同情的羣衆，其情形就兩樣了。不但他們的本性比較趨向暴動的觀念，並且他們的猶太領袖也愈來愈殘酷無情了。

除此之外，各黨出賣國民的領袖，對於任何有自存的動機的運動，都要反對。日耳曼民族要恢復牠以前的地位，而不計及那些使我們國家發此驚人的災患的人，在歷史上這是不可思議的事。因爲在未來審判座前，不是去審判大的叛謀，而是審判出賣國民的事件。

因此。任何恢復德國獨立的觀念，與恢復我們人民的堅定的精神，這件事是不能分離的。

在一九一九年，我們就看清楚了，這個新興運動，應該喚起羣衆中之民族情感。自策略上說，這件事生出下列幾個條件：

一，必須有很大的社會犧牲，以取得羣衆，使他們加入民族運動。但是，一個目的在乎爲德國而恢復德國工人的運動，必須要認清，在保持國民經濟生活之獨立不受威脅時，經濟的犧牲，並不是這個運動中之重要因子。

二，羣衆之國民化，非不澈底的方法，和「客觀的立場」之溫和的表示所能做到的，而須由於所要達到的目的上之堅決的，和瘋狂的集中。羣衆中並沒有教授，或外交家。一個人希望得着羣衆的附從，他應當知道打開他們心門的鑰匙。這不是客觀的而是需要果斷與力量。

三，假如當我們爲我們的目的而指揮政治爭鬥時，同時要摧毀我們的敵人，則取得羣衆，是無可疑義地可以成功。

羣衆不過是自然的一部分，他們不了解各種不同志願的人們彼此握手言歡的意義。

他們希望看見的，就是強者的勝利；與弱者的消滅。

四，要使已經與整個國民分裂而成一個階級的國民的一部分，與整個國家打成一片，不是降低上層階級，而是要提高下層階級。但是負着這種責任的階級，不是上層，而是爲平等權利而鬥爭的那個階級。現在的資產階級，在已往並非得貴族的幫助而合併在國家之內的，是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在他們自己領導之下成功的。

接近現在工人最嚴重的阻礙，不是工人的階級利益之猜忌；而是他的國際領袖們的態度，他們仇恨民族與祖國。那些同一的工會，如其在熱烈的民族精神之下，領導向政治與民族那方面去，則其可以轉變許多工人成爲國民中之很有價值的分子，這種事情與那些發生在純經濟界中的鬥爭，並無關係。

使德國工人傾向他自己的同胞，和自國際主義之瘋狂中挽救工人的運動，應該對於宰治在大雇主中之態度，與以相當的反對，那種態度是以工人對雇主之不可挽回的經濟屈服之意義，來解釋同族。

當工人不顧共同的福利與國民經濟之保存，信賴他自己的力量，以作無壓的要求，其對同族所犯的罪過的嚴重，與雇主誤用國民之勞動力量，以剝削工人，自數百萬人的血汗中，求取無壓的利益一樣。

這個新興運動取得羣衆的來源，就是工人團體。牠的任務是要將工人們由國際主義的錯誤中挽救出來，由社會貧窮中解放他們，自他們的文化低落中提高他們，使他們轉變成社會的堅實而有價值的份子，充滿了民族的情感與希望。

事實上，我們的目的，並不是要在民族的陣營中，產生一個特出的高聳物，而是要贏得反民族的陣營，來歸向我們。這是我們整個運動的戰略趨向中，絕端重要的一個原則。

這個一致的，顯明的態度，必須要在這運動的宣傳中，表示出來，再者爲宣傳的理由，這是必須的。宣傳的目的與方式，必定要可以達到羣衆方面：測量是否正確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實用的功效。羣衆大會中，最成功的演說家，不是那只對受教育的聽衆演

說的人而是那能把握着羣衆心理的人。

一個政治改革運動的目的，要以苦心的解釋，或以影響現存勢力的方法，是達不到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奪取政權。

假如僅只革命者得着了政權，我們不能就承認這種「辣手政策」爲成功了，必定要這個革命行動的目的與希望成功後所帶來的好處，勝過在以前統治之下所享受的，那末方能算爲成功；一九一八年秋天的那次德國革命，就不能說是革命成功了。

但是，假如奪取政權，於改革的實際的實行上，是一種初步的工作，那末一個志在改革的運動，自始就應該覺得牠自己是人民的運動，而不是一個文藝茶話會，或者一個遊藝會。

這個新興運動之本質與組織，是反議會制度的，就是說：在原則與組織方面，排斥過半數投票的任何理論，這個理論的含義中謂領袖只是維持秩序，和實現別人的意見。無論在大小事件中，這個運動擁護領袖有絕對權力和負完全責任之原則。我們必須要使

這個原則，不但在牠自己的同輩中，就是在全國中，成一個決定的原則，這是這個運動的主要任務之一。

最後，這個運動的任務，不是要維持或恢復特種方式的國家，而反對其他方式的，而是要去創造基本的原則，沒有這種原則，無論共和國，或君主國家，都不能長久存在的。牠的使命既不是去建立一個君主國，又不是去建立一個共和國，而是要去創造一個日耳曼國家。

運動之內部的組織，不是一個原則的問題，而是一個便利的問題。最好的組織，就是要使領袖與個體間的國家機關越少越好。因為組織的任務；是要將一個明確的觀念——這個觀念是時常發源於一個人的腦中的——運輸至一般人腦中，並且使牠由理論變為事實。

在黨員增加了以後，必定要組織許多小的聯絡團體，在將來政治組織中，用以代表地方的核心細胞。

運動的內部組織，應依下列的步驟：

起始整個的工作，集中在一個地點——慕尼克（亦稱門占，或哥行。）訓練。

一部份無疑的可靠的黨員，建立學校，預備將來傳播本黨的思想。在那一個中心的可能範圍之內，以最大的和最顯明的成功的方法，獲得必需的權勢。

在慕尼克的中心領導之權威，得着絕對的承認以後，再組織其他地方團體。

領袖資格，不但需要意志力，並且需要才幹，其中的精力，較天才本身還重要。能彀三種性質具備，那是最好的了。

一種運動的將來，是有賴於固執的狂信，牠的信徒要當牠是一個正確的路綫，而予以保衛，甚至反對同樣性質的信仰。

如果以爲一種運動與其他的相同的運動聯合，而能使這種運動變得更強盛，這是極大的一個錯誤。我承認任何容量的增加，就是範圍的增加，同時——在膚淺的觀察者的眼光中——勢力也增加了；在事實上，這種事只是使不健全的種子混入這個運動之中。

到後來才察覺出來。

任何活動組織——一個觀念的具體表現物——之偉大，在乎牠的宗教的熱狂與固執之精神，牠攻擊其他的一切，熱狂地相信只有牠是正確的。假如觀念本身是正確的，再加上這種武器，在世界上的任何爭鬥，是無往不利的，對於牠的懲罰，只能增加牠內部的力量。

基督教的偉大，不是在乎牠與牠相同的先輩之哲學觀念調協，而是在乎牠固執地，熱烈地公布和保護他自己的信條。

這個運動中之份子，必定不要被我們國民的仇人的恨惡，他的政府的理論，和他的言語所震嚇；這些都是在預料之中的。謊言與譏謗，在恨惡中是很重要地附帶着的。

任何人，假如他不被猶太人的報紙攻擊，侮辱，譏謗，那他就不能算一個真正日耳曼人，不是一個真正國社黨黨員。一個人的情感的價值，他的信仰的真實，和他的意志能力的強盛之最好的標準，就是我們的國民的仇敵對他的凶暴。

這個運動應當以種種方法來灌輸個性的尊敬；他應當不忘人類的價值就在乎個性，不忘每種觀念，每種成功，都是一個人的創造工作的結果，不忘對偉大的羨慕不僅是羨慕而已，並且是聯合這些羨慕的人的聯鎖。沒有東西可以代替個性的。

在我們的運動之初期，因為我們的名字並不重要，甚至沒有人知道，所以受了很大的阻礙；因此，成功的機會，發生了問題。自然，一般人對於我們什麼也不知道。在慕尼克，甚至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們黨的名字，因此妨礙了少數的信徒，和一些知道他們的人。這時我們重要的事，就是要擴充這小團體，吸收新分子，不顧一切犧牲，使這個運動的名字傳揚出去。

因為這種觀念，我們嘗試每個月，以後改每兩個星期開會一次。開會通知書一部份是打字機打在入場券上，一部分是由手寫的。我記得我一次就發出去八十份入場券，到晚上，我們等候一大羣人來赴會。在開會時間延長了一個鐘頭之後，主席不得不宣布開會，但是只有原來的七個人，另外沒有一個人！

我們幾個可憐蟲，捐了一些錢，登了一個開會的廣告在門占諾觀察報上，牠那時是獨立的。這次的成功是出人意料之外。

我們預先找着一間屋子預備開會。七點鐘時，已有一百多人到會，於是宣佈開會。一位慕尼克的教授第一個發言，我第二個演說。我說了三十分鐘，那時我證實了我以前的本能地感覺，但是不確切的知道：我能演說。在三十分鐘之後，在那小廳中的聽衆，都如中了電流似的，他們是非常的激動於我的言辭，使那次到會的人預備捐募三百馬克作開支。這事使我們免於憂慮。

那時黨的主席哈爾先生，在職業上與訓練上都是一個新聞記者。但是要作一個黨的領袖，就有一個很大的缺點。他不是一個羣衆的演說者。雖然他的工作是精細的，正直的，因為他缺乏這種天才，所以缺乏一種特別推動的力量。慕尼克的黨主席德雷斯勒先生只是一個工人，不能稱爲是一個演說家；並且他不是一個兵士。他從未到過戰場，因此，除了天生的怯懦與無定見外，他永沒有受過那種能使人們免於柔弱與無定見的性格

之唯一的訓練。因此，他們二人都不是那種能夠溶合熱烈的信仰於任何運動之勝利中的材料。

我自己那時還是一個兵士。

一九一九至二十年的整個秋天，我們的鬥爭，就是在這新興運動的征服勢力中加強信仰，並且使牠變成熱狂，這種熱狂是有移山的力量。

在德國達曹爾街的聚會，我又證實了我是對的。到會的人數超過了二百以上，我們在經濟上的與民衆方面的成功，都是很光榮的。一月之後，來赴我們的會的，超過了四百人。

這個新興運動規定一個明確的綱領，而不用「民意」這個字，這是一個很好的理由因為缺乏概念之類的限制，那種表示不能爲任何運動貢獻一個基礎，也不能爲屬於這個運動的人們定一個標準。因為概念在實際上是很難於確定，並且有很多的解釋，牠的解釋是太寬泛了。介紹一個不明確的，有許多解釋的概念到政治鬥爭中，必定能破壞了鬥

爭中有目的的團體，因為要達到這個目的，不能使個人爲他自己去解釋他的希望與信仰。我要警告這個新興運動，不要陷入所謂「沉默工人」的陷阱中。他們不但是怯懦者，並且常是無能的，懶惰的人。一個人，他知道了一件事，看清了某種危險，在他眼前找得着解救的方法，他的責任不是「沉默地」工作，而是要起來公○開○反○對○罪○惡，並且○求○出○醫○治○的○方○案。假如他在這方面失敗了，他就是一個不幸的弱者，忘了他的責任，他是由於怯懦，或者由於懶惰和無能而失敗的。但是這就是那些「沉默工人」所時常重複表演的，似乎他們知道上帝所知道的，他們是十分的無能力，但是他們以假面具來欺騙整個世界；他們是十分懶惰，但是藉口「沉默的」工作，以表示他們有巨大的，忙碌的活動。總而言之，他們是騙子，是政治的投機者，他們恨別人所作的誠實的工作。任何一個單獨的煽動者，大膽地在酒店中站起來對他的敵人很勇敢地，坦白地爲他的意見申辯，其影響較之一千個這種卑陋的，奸詐的偽善者還強。

一九二〇年初，我堅持要開第一次羣衆大會。黨主席哈爾先生，對於選定的時間，

覺得不能同意於我的意見，於是在光榮中，辭却領袖的責任。安多德需斯勸繼之。我自己擔任組織運動的宣傳，現在無所阻礙地進行使他實現。

我們擇定一九二〇年二月廿四日，開第一次我們運動的羣衆大會，那時還很少有人知道這個運動。我親身安排一切。

我們選定了紅色，這是最好的顏色，並且牠最能刺激我們的敵人，在他們的腦筋與記憶中。

七點三十分開會。七點五十分，我走過慕尼黑派拉茨爾禮院的會堂，我感到快樂真是心花怒放。這個大會堂——在那時牠對於我似乎是很大的——是十分擁擠，充滿了約近兩千的聽衆。

在第一個演說者完了之後，就該輪到我說話。有數分鐘的時間聽衆對我歡呼，會堂中的秩序亂了；一些忠實的戰地同志，和其他幾位黨員安排了那些擾亂秩序者，使恢復安靜，我才能開始發言。一點半鐘之後，歡呼叫囂又起始發生，最後，當我解釋完二十

五點之後，在我的前面，一個大會堂中，充滿了聯合在一個新信仰，一個新信條，一個新的意志的羣衆。火焰已由白熱中燃燒起來了，劍也拔出來了，決定要恢復德國的西格夫里和日耳曼民族的生命。

民族與種族

亞利安民族與劣等民族的混合，其結果就是維持文化的種族之消滅，這種事實在歷史上數見不鮮。北美的人口，大部分是日耳曼種族，很少與其他的劣等的民族混合的，所以他的人性和文化與中美南美大異，中南美的移民，大半是拉丁族，隨意與土著人通婚。就拿以上的例子來說，我們可以很清楚的認識種族混合的影響。美洲大陸的日耳曼種族的人，因為他們能保持種族的純潔，所以他起而為美洲的主人；假如他不陷入混血的羞恥之中，他將要繼續他盟主的地位。

上層階級的人，倘已完全征服了世界，而成了全世界的唯一主人之時，在這種情形之下，和平人道觀念也許是很好的。如此，在實際上應用這種原則，方不致有損於民

衆。因此，第一要奮鬥，然後才講得到和平主義。否則，就是等於說人道已超過了牠的發展之最高的一點，其結果不是倫理的觀念的統治，而是野蠻的統治，接着發生混亂，有的人自然要以此爲可笑，但是無人道的行星，已經在以太中游行過數百萬年了，假如人類忘掉了他們的生存，不是由於一個野蠻意識形態的觀念，而是由於自然律的了解與殘忍的應用，則無人道的行星，又將要出現了。

在世界上我們所羨慕的東西——科學、藝術、專門技藝、發明——是少數民族的創造品。所有一切文化都依賴他們而生存。假如他們毀滅了，一切世界上的美，都要與之同歸於盡。

假如我們區分人種爲三個範疇——文化的建設者，文化的維持者，文化的破壞者——那末可以說惟有亞利安人種可以代表第一個範疇。

亞利安人種——時常是奇特的少數者——推翻了異種民族，又得了其他低級而受他們支配的人民的幫助，在他們獲得的領土中，根據生活的特殊情形——如土地的肥沃，

氣候等——去發展潛伏在他們當中的知識與組織的本能。數百年來，他們創造自己獨有的特性的文化，並且使牠們發展以適應他們所征服的人民之特性與土地。時間過去了，這些勝利者，不保持他們純血種的原則（他們起初是固執着這個原則的），開始與他們所征服的土著通婚，於是他們特種人民的生存，就消失了；因為在天堂要犯了罪過，結果是不免於被摒棄的。

歷史創造的民族，是始終都是創造的，無論膚淺的觀察者是否能見及此。這種人只認識已完成的工作，因為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都不能認出天才的本身，只能在發明、發現、建築、繪畫等等之形式中看出天才的外表形式。甚至這樣，他們還需要很長久的時間，才能加以了解。個人的天才，在某種鼓勵之下而奮鬥，以特種方法來表現牠，在民族生命中也是一樣，創造力之實際的應用，在他們之中，如無某種環境的暗示，也不能產生的。這種事實，在人類文化發展傳播者之種族中——亞利安人中——我們看得很清楚。要發達高級的文化，必須有賴於低等文明的種族之存在，因為只有他們才能替代技

術的工具，沒有他們，較高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在人類文化之初期，依賴馴服的野獸的地方很少，利用人類劣等的材料的地方較多。

一直要等到被征服的種族作了奴隸之後，然後同樣的命運才降到獸類世界；有許多人相信情形正是相反的，但是並非如此。因為牽耕犁的第一是奴隸，然後才是馬。只有和平主義的愚人，才認為這是人類罪惡的又一種現象；其餘的人看得很清楚，知道這種發展是必有的現象，如此方能達到。使那些傳道者得以免了他們對世界之荒謬的言論。

人類的進化，好像攀登無盡頭的梯子一樣；一個人不能爬高，除非他是先爬了最低的一級。因此，亞利安人必須走上現實的道路，而不是走上現代和平主義者夢中所想的那條路。

亞利安人所走的路，是很清楚地劃出來的。他是一個征服者，消滅了低等的人類，他們的工作，由他支配，根據他的意志而為他的目的行事。在使這些被征服者做工之外，他不但還要保護他們的生命，並且還給他們以比他們以前所謂自由還要較好的生

存。當他自視爲主人翁時，他不但保持他使人的資格，並且是文化的保持者與培植者。但是在這些被征服者開始能發展他們自己時——或者開始與征服者的文字同化時，主奴嚴格的界限就沒有了。亞利安人摒棄了血族的純潔及他留在自己所創造的樂園中的權利。因爲種族的混合，他墮落了，漸漸永遠失掉了發展文明的能力，一直到他心身方面都開始變爲與他們所征服的土著種族相似，而不像他們的祖先了。他們暫時還能享受文明的幸福，但是慢慢成了漠不關心，最後以至於遺忘。這就是現在文明與帝國毀滅的原因，而爲新的創造留一地步。

血族的混合，和與他同時發生的種族標準的降低，是文化消失的唯一原因。不是戰爭的失敗，而是純潔血族的抵抗能力之消失，而致毀滅了人類。

在我們德國文字中有一個字是形容得很好的——準備服從義務的要求——大衆利益的服務，在這種態度之下的觀念，我們謂之「理想主義」，和「自我主義」是相反的：由這個主義，我們了解了個人爲社會，爲同胞的犧牲的能力。

當理想有滅亡之恐怖的時候，我們可以觀察得出那種社會精華和文化的必須條件之力量，立刻也低落了。於是，自私成了民族中的統治力量，接着快樂而起的，就是秩序的紊亂，人種因此由天堂中直落到地獄下了。

與亞利安人正相反的就是猶太人。在世界上，沒有一種民族的自存的本能之較這「選民」的還要更發達得強些。這種情形的最好證據，就是這個種族至今還繼續存在。兩千年來，有那一種人民之內在特性之變化，像猶太人那樣少的？有那一個種族在事實上較之猶太種族所發生的革命變遷還大些，但是在可怕的災患之後，還是保持原狀而生存？生存與維持子孫的堅決的意志，如何的表現在這些事實中啊！

猶太人的知識天才，在數百年來一直是在發展。現在我們才以為他是奸詐，其實在某種意識中，每一個時代都是一樣的。但是他的知識的能力，並非他本身發展的結果，而是由於外族人的教育。因為猶太人永久自己沒有自己的文化，他的知識活動的根基，都是由別人供給。在每一時代中，他的知識都是由於與他週圍的文明接觸而發展的。永

無例外。

猶太人種團結起來與他們的同類奮鬥——可說是劫掠他們的同類——由這個事實，就得出來一個結論，以為他們有些自我犧牲的理想，這是完全錯誤。

甚至在這一方面，猶太人也只是因為純粹自私的營求；這就是猶太國——我們假定牠是一個為保持與增加種族的有生命的組織——所以完全沒有境界的緣故。因為一個有固定邊境的國家之概念，時常包含這個國內的種族之理想的情感及工作的概念。要是缺乏這種觀念，去形成甚至去維持一個有固定邊境的國家的野心，都已缺少了。因此，遂無一個建設文化的根據。

因此，猶太民族，雖有顯明的知識天才，還是沒有真正的文化——自然是沒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因為猶太人今日所有的一切文化，大半都是別人的，在他們操縱之下而變成腐敗了。

亞利安人原始也許是游牧民族，經過一些時候，他變成固定的民族；只有這一件

事，就可證明他決不是一個猶太人！不是，猶太人不是游牧人，因為甚至一個游牧人，對於「工作」概念也有一個固定的態度——這個「工作」是用來作更大發展的基礎，假如他有必須的資格的話。但是游牧民族有形成理想——雖然是很不濃厚的方法——的能力，因此他的生活之概念，也要與亞利安種族各異，但是總是同情的。猶太人則完全缺乏這種概念；他絕不是游牧人民上而是其他民族身上的寄生生物。他之沒有機會摒除他從前生活的範圍，完全不是他的存心如此，而是被那些反對他的民族中排斥出來的。他在世上繁殖他自己，是一切寄生生物本來的現象；他時常在為他的種族尋找新的食地。

他在別種民族中，要永久繼續他的生命，必須要使世人相信：對於他，不是種族問題，而是「宗教的聯繫。」這是第一等的大謊話：

因為要繼續在別的民族中，作一個寄生生物，猶太人必須作否認他的真正內在性質的工作。知識愈高的猶太人，其欺騙工作愈能成功——其欺騙的程度，到了使大半人很認真地相信猶太人雖然宗教不同，實在是一個法國人或者一個英國人，是一個日耳曼人或

者一個拉丁人。

現在巨大的經濟發展，是將引起民族社會階層的變化。小工業漸被淘汰，工人很難於找着一個適合的生活，逼迫他變成一個無產階級者。這些事實的結果，產出了「工廠工人」，他的主要的特點，就是事實上他以後不能保持他的尊嚴與人格。質言之，他是一無所有：老年對於他就等於受苦，簡直不能稱之為生活。

在以前某一個時期，也有一個同樣情形，立刻需要解決：一個解決方法就發現了，在農人與手藝工人之外，又發生了一個新的「國家」，牠的官吏是國家的僕人，他們也確實是一無所有。國家為這不健全的情形找出一個方法：牠為牠的不能自己作防老計的僕人的福利，擔負責任，設立養老金制度。一個無財產的階級，因此得以免去社會的不幸，而與民族本身合而為一。

以後，國家又應付更大範圍的同一問題。數百萬人民，不斷地自鄉村中移入大城市，在新的工業中作一個「工廠工人」，以謀生活。

因此，就形成了一個新階級，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及此，也許有那麼一天，人們要問：民族本身是否再有力量使這個新階級合併到一般的社會中，抑或階級與階級的分別，將要擴充到破裂的地位呢？

在資產階級忽略了這個最困難的問題，而由着事件隨意變化時，猶太人正在思量關於將來種種的變化。一方面，他盡量利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以剝削人類，在另一方面他猶太時預備犧牲他的統治，立刻變成反抗他自己的奮鬥領袖。〔反抗他自己〕自然是譬喻的語辭，因為這偉大謊言的主人翁，深知如何的洗清自己，而嫁禍於人。因他厚着臉皮去領導民衆，所以民衆永不以為他是空前最無恥的叛徒。

猶太人的程序是如下的：他對工人演說，假裝同情他們的命運，或者對他們的不幸與貧困而憤怒，如此以獲得他們的信仰。他不憚煩地去研究他們生活實在的或幻想的困難，而去喚起改變生活的希望。以一種不可言喻的聰慧，他加緊了潛伏在亞利安人中求社會公理的希望，在剷除社會罪惡的奮鬥上，加以明確的世界重要性。他創出馬克思主

義的理論。

因為他將整個社會公正的要求，與此項理論打成一片，所以這個理論遂受一般人的歡迎，同時在他方面，他使得一些端正的人不願意擁護這些要求，因為牠們表現的形式，自始就是錯誤的，不是，自始就不能實現的。因為在純社會觀念的假面具之下，掩蓋了真正不良的圖謀，這些圖謀以大膽的光明與坦白而公開了。他們無條件地否認個性的重要，民族的重要，及其種族的意義，因此毀滅了人類文化的重要原則。

工會運動是受歡迎的一種運動。在工人的生存的困難奮鬥中，牠給工人以幫助和保護，工人應當為這個而感謝許多雇主之貪婪與淺見，並且應當感謝他因為這個運動而能得較好之生活條件。工人要保持他做人的生存權利，不信任那些無心肝，不負責任的人反覆無常，當國家——就是有組織的社會——特別不照顧他時，他就要自己起而維護他自己的利益。現在那些所謂資產階級，利慾薰心，對於這個生存的扎掙，多方阻礙，不但反對，並且積極工作，以阻礙凡關於縮短不人道的長久工作時間，禁止兒童勞工，保

護婦工，在工廠中和工人寓處中提倡衛生情形——這個更聰明的猶太人，將他自己與弱者合而為一。他漸漸作了工會運動的領袖——他所以易於取得這種資格的緣故，為因他的目的不是要剷除社會的罪惡，而是要在工業中造成一個盲目地服從的戰鬥勢力，以破壞民族的經濟獨立。

猶太人強迫將他的競爭者，逐出這個範圍之外。由於他天賦的殘忍心，他將會工運動寄託在暴動勢力之上。任何一個有智慧的人想反抗猶太人的詭計，無論他是如何的意志堅決，如何的聰明，都被恐嚇所震服。這些方法都成功了。

猶太人借工會的工具——這個工具本可為人民利用的——實際地毀滅了國民經濟的基礎。

政治的組織與工會同時並行。牠與工會運動合作，因為工會供給政治組織以羣衆，在實際上，牠逼迫工人們加入政治組織中。牠又是政治組織的經濟來源，供給牠以巨大的組織。牠是支配政治工作的機關，並且是一切帶政治性質的大示威運動的主持者。結

果，牠完全失掉了牠的經濟性質，以牠的主要武器總罷工，來施行政治的觀念。

借着印刷物以影響未受教育的人，政治和勞工組織，得着了強迫的工且，使下層階級的國民，準備作最危險的犧牲。

猶太人的印刷品，在瘋狂般的毀謗中，破壞了一切認為是民族獨立的支柱，和民族文明及經濟的自治權。對於那些有能力而不屈服在猶太人支配之下的人，和那些知識超過猶太人的人，牠是極力的攻擊。

羣衆對於猶太人的真實性質之無知，和我們上層階級的良知之缺乏，使人民易於受欺於猶太人的謊言，同時，上層階級怯懦的天性，使他們不敢接近那些被猶太人毀謗與謊言所攻擊的人，羣衆的愚蠢與腦筋之簡單，使他們很易於相信他們所聽見的一切。國家當局，有時噤若寒蟬似的不管，或者——其實是常常如此的——因為要中止猶太人筆戰的緣故，他們就處罰那些無端被人攻擊的，那些貴人的眼中，如此方能算國家當局之主張，與維持和平秩序。

由此，假如我們過細考察德國崩潰的原因，最末而無可置疑的一個，就是未看清種族的問題，尤其是未看清猶太人的威脅。

一九一八年八月大戰的失敗，我們很易支持。並不是這大敗顛覆了我們，而是製成這個失敗的勢力顛覆了我們，牠剝奪了我們民族的一切政治和道德的良知，還有許多經過了幾十年的計畫而造成了這種失敗。對於保持我們民族的種族基礎這個問題的忽視，使舊帝國忽略了在世界維持生命的唯一定律。

種族純潔之喪失，永遠毀壞一個種族的幸運；這個種族將要繼續往下沉淪，其影響永遠存在心身之中。

因此，一切改良的企圖，一切社會工作，一切政治的努力，每種經濟繁榮的增漲，每種科學知識的發明，一切的一切，都是毫無補益的。使生命在世界上繼續的民族與組織——即國家——不會漸漸強盛，反而日漸衰敗。舊帝國的光榮也掩不住內部的弱點，對於帝國增加強力的企圖，每次失敗，因為他們疏忽了最重要的問題。

這就是因爲什麼在一九一八年八月時，一個民族不能以充分的決心衝入到戰場的原
因；這是我們民族自存之本能，與破壞我們民族肢體的馬克思主義與和平主義相遇時的
迴光返照。但是自那個不幸的時候，沒有一個人認清了內部的仇人，一切的抵抗都是無
補於事的，上天並不酬報勝利的劍，而是要循着報應不爽的定律的。

人才與國家的觀念

有人相信現代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以純粹的機械的方法較和好的經濟生活的組織，將與他國不同——這就是說，貧富更能妥協，擴大統制經濟，報酬也較平等，把工資的差異都消除了。這樣的人就是毫無世界的眼光。上邊所述的方法，不能希望持久；同時也沒有偉大的前途。一個國家信託這樣淺薄的改良，在各國的競爭中，一定得不到勝利。這樣的妥協，勢必不能有很大的改良，因為這些行動只涉及表面的事情。

爲更明瞭這事情起見，最好要看看人類文化的起原及其因素。

人類之所以異於其他動物者，實由人類之有發明的本領。當其與一切動物鬪爭時，人類有巧妙的方法，以駕馭各種特殊能力的動物。決斷力和事業心也由這樣鬪爭生出。

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能力之認識，實原於堅決的精神。這種精神非到幾千年後，將沒有公認爲一件極自然的東西。

人種除發明的本領外，還有一種物質。他從生存競爭中學到怎樣生活的方法。他開始發明的活動、其成績到處都是。而這發明的本領是個人創造的能力的結果。人類之有繼續前進的力量，那創造的能力實有很大的幫助。可是從前所用的簡單的器具，以助森林中的獵人去求生存，如今則有現代偉大的科學發現，以助現在的人去求生存，並且鍛鍊軍械以備將來的鬭爭。

發展純粹理論的工作，那是無法計算而又爲一切物質發現必要的初步工作，也是個人專有的產物。羣衆不能發明，大多數人也沒有組織或思想的能力，只有個人才能發明。假如盡一切可能的方法，來推進這些創製的力量，以爲社會造福利，那人類社會將有良好的組織。組織必須努力安置有頭腦的人於羣衆之上，而使羣衆都聽命於這些有頭腦的人。

所以組織並不使有頭腦的人不能超過一切羣衆，可是牠必須以有意識的行動，使牠能得到最大的效用。

生命須戰勝一切東西，是使有頭腦的人出類拔萃的原因。

國家的行政和國家在防務上的力量，完全受有勢力的人的操縱，而國家的元首更負很大的責任。

現代的政治生活，大抵和自然的原理相背馳。雖然一切人類的文化只是領袖們創造的力量的產物，可是多數人的尊嚴要冒充爲最大的犧牲，而且逐漸毀壞一切民衆的生命。猶太教對別的國家的破壞工作，根本上就要破壞猶太人所住的國家裏的領袖人才的重要，而代之以羣衆的意志。

我們現在知道馬克思主義是猶太人要消滅領袖人才在人生各方面的重要性，而想代之以多數的羣衆。在政治上議會制度就算一個代表，這制度的弊端無窮，從最少的區鎮直到整個國家的統治階級都是這樣。

馬克思主義不能成立一種文明，或者獨自創造一種經濟制度：進一步說，他不能按照自己的主張來施行現存的制度。可是在短時期後，牠又不得不退回頭來承認領袖人才的論理。國家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絕對相反的：國家主義堅信競爭，注重領袖的人才。使其成爲國家的柱石。這是世界觀的基本成分。

國家應繼續努力使一切政府，尤其是高級的政府，脫離民衆的管理，藉以獲得元首神聖的權威。

最好的國家制度，是以國家的權力，選出最有頭腦的人才，以做全國最有權威的領袖。

大多數人不得決定，只有少數人可以決定，「顧問」這個名詞可恢復古代的意義。每個人的左右都有顧問，不過最後的決定，須歸於一人。

沒有專門智識的人，國家不會去請教他一切有關專門性質的問題，如經濟學的問題。國家將把代表團分爲若干政治委員會。各委員會代表各職業和商業。在職業和商業

的○委○員○會○上○面○，還有一個特別的參議，使牠們更能作有益的合作。

立法院沒有決定的權力；立法院是執行事務，不是議決。個別的委員會有訓導權，而沒有議決權。這議決權是責任總統在任職期內的特殊權利。

讀者須記得國會由多數表決的原理，不能時常管治人類。反之，在人類歷史上國家崩潰的短時間內，這原理，才能見諸事實。

無論如何，請讀者不要以為上峯的純粹理論的計畫，會發生如此的變動，因有從理論上說來，國家的憲法不能加以阻止。一切立法和國民的生命都寄託在這裏。這樣的革命只能由一種運動實現，運動的本身，建築在這意義的精神上同時這運動也是後來國家的產生者。

所以現在國家社會主義的運動，須與其主張相符，並且須在自己的組織內實行。這樣，不但能指導國家上正確的軌道，而且能準備一個健全的国家，以執行其職務。

反赤運動之經過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我曾參加所謂資產階級的會議。我才知道一點資產階級的先知們的世界觀。我毫不驚異，因為我老早就知道他們對於說話全不在乎。我曾參加民主黨，德國國家主義黨，德國人民黨，巴維利亞人民黨等會議。最令我注意的是聽衆們的完全一致。參加那樣集會的人，差不多都是黨的信徒。他們這樣聚在一起，很像個打牌的局面，不像剛經過大革命的民衆。演講的人們盡力保守這些寧靜的空氣。他們朗讀演說詞，辭氣很像清楚的報紙。論文或帶研究性質的文章，免避一切強烈的辭句。演員到處穿插一些笑話，說笑話時自己便大笑，可是笑聲並不大。這樣一直說了三刻鐘之後，聽衆們已昏昏欲睡，接着就有人出場，闔者開門，及多數聽衆們打呵欠的聲音 臨

了，主席又請人唱德國的國歌。唱完就散會了。名人都飛奔出去，有的去喝啤酒，有的去跳舞廳，有的只跑出去呼吸新鮮的空氣。

國家社會主義的會議，從來不會「寧靜」。兩個不同的世界觀，互相憤恨，所以這種會在閉會前，斷不至唱出什麼愛國歌，反之，會員們只充滿着普遍的國家的熱情罷了。

在我們的會議裏，第一步須盲目的信徒，籍以養成主席絕對的權威。

在我們的會議裏，也有人持異議——如赤化的信徒們。他們來開會時，都有堅固的組織，中間雜着幾個煽動的人物，各人的臉上都呈現着「今晚我們要把你們打敗了」的表情。這事情常常都瀕於千鈞一髮的地步，幸虧主席毒辣的手腕，和警察精密的防護，才可挫折敵人的陰謀。

赤化的信徒們有好些理由來麻煩我們，我們經過嚴密的考慮之後，才貼出反赤的標語。我們的目的是想激左派的人物，使他們發怒，然後引誘他們來會，使我們得有機會

和他們談話。

我們的敵人訴於「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成羣結隊來參加我們的會議，藉以使用無產階級的力量來打倒我們所代表的專制，反動的計劃。

開會前三刻鐘，工人即擁擠於我們的議場。他們好像火藥箱，一燃着導火線，馬上便有爆發的可能。可是事情並不是這樣。他們來時有如敵人，去時呢，雖不敢說和我們聯合，但他們已開始批評自己的主義了。以後就宣佈這樣的命令；「無產階級們呀，你們千萬不要到國家主義的煽動家的會場裏去罷」。同時，他們的報紙刊物也這樣改變方針。

人民感覺驚怪，何以忽然又改換方針。有一個時期他們視我們如人類的罪犯，報紙刊物上一篇一篇的文字，都盡量造謠，宣布我們的罪過。可是不久他們自己又相信這樣的攻擊，沒有什麼效力；實際上，這些行動不過幫助人對我們集中普遍的注意罷了。

為什麼我們的敵人不能毀壞我們的會議呢？這理由不消說是我們敵人的領袖們的極

端軟弱。一到危急的時期，這些卑鄙的人站在會場的外邊等候暴動的結果。

在這時候，我們不得不用高壓的手段。官廳的保護是靠不住的，因為經驗告訴我們說官吏們都幫助這些搗亂分子。官吏們所能做的事，最多不過把會議解散了，而這解散，正是中我們的敵人的毒計。因此，我們決斷不用巡警來防衛我們的議場，免得羣衆對我們發生不信任。赤化的信徒們每次和我們搗亂的時候，就有一班英勇的人起來作有力的彈壓。結果，那些搗亂的人就被我們打倒了，而那些在後邊的人，也裹足不敢前來了。

統治我們國家的資產階級的蹂躪方法，誰也知道是革命的原因。那次革命時，本來有許多人預備流血，後來倒沒有多大犧牲。當我常常和青年談話的時候，我將他們重要的職務，詳加解釋，並且說假如沒有權力做護符，世界上的智慧也不能保得住。溫柔的和平女神，必須與戰爭的神同臨，和平的行動須有武力做後盾。這樣一來，軍事訓練，各人都看做神聖的義務。犧牲個人，國家才能永久生存。

這青年們聽完話後，有什麼反響呢？

恰如一羣黃蜂一樣，他們奔赴搗亂我們會場的敵人，不問人數之多寡，不顧受傷與流血，心裏只充滿着這偉大的意義，肅清敵人以擁護我們的運動。一九二〇年夏，那保護我們運動的軍隊，已略具規模，第二年春天又分爲好幾隊，以後又再分爲許多小隊。實力這樣增加，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從那時候起，我們各種活動都逐漸增加了。

我們的黨員組織起來，去保守議場的秩序，是肅清困難的問題的必要手段。截到那時候止，我們的運動沒有什麼黨徽或黨旗。這些徽號的缺乏，很不利於我們，因爲黨員沒有一定的徽章，將來與國際主義的黨員鬥爭時，也大不便宜。

在我幼年時代，這徽號時常激起我深刻的情感。戰後在柏林時，我曾參加皇宮前馬克思主義的民衆大會。一幅一幅的紅旗，一條一條的紅巾，一朵一朵的紅花，顯然給當場十二萬民衆以強有力的印象。我這才知道，無關痛癢的路人，多麼容易受這樣偉大莊嚴的東西所感動。

資產階級並不是代表什麼世界理論的政治，所以沒有旗幟。他們的黨員只是一些「愛國者」。到外邊去時，只有皮膚的顏色可以做代表。

舊帝國的黑白紅的國旗，現在照樣給所謂「國家資產階級」使用。

過去因環境不佳，致被馬克思主義打敗時所用的旗幟，現在當我們打倒馬克思主義的時候，自然不該再沿用舊的東西。雖然有許多人敬愛舊的國旗，因為他們曾為那面旗去交戰，並且犧牲了不少生命，但是這舊旗在將來的鬥爭時是毫無用處。

因此，我們國家社會主義者認為假如掛起舊旗，結果不能代表我們所追求的目的。因為我們不喜歡從故國的餘燼裏起來，我們倒願意自己建設一個新的國家。我們現在所幹的打倒馬克思主義的運動，一定要有一種國旗，足以代表新的國家。

我自己時常都保守舊的旗色。經過多次試驗之後，我才決定最後的樣子：這旗是紅地，中間有一白色的圓面，畫着黑色的卍字。經過多次研究之後，我才決定各旗色大小的比例，白圓面的大小，及卍字的式樣和厚薄。從那時候起，國旗就變成這個樣子

了。

維持治安的衛兵所穿的帶徽的短袖上，也有同樣的黨旗——就是紅地白圓面，中有黑色的卍字。

一九二〇年夏天，新的國旗才見於光天化日之下。兩年後，我的黨員越來越多，這具有新世界的理論的組織，更需要一個特別的徽號——就是旗子。

那時候，慕尼克沒有一個黨敢和馬克思主義對抗，更沒有一個國家主義像我們這樣敢起來作示威運動。舊的會場容不了許多人，所以我們另去找當地最大的會場。

一九二一年正月底，德國又有不少激動人的事情；巴黎協約簽訂以後，德國須賠償二千二百六十億金馬克，而這事又以倫敦最後通牒的方式，來迫我們承認。

一天一天過去了。這個偉大的事變，沒有一個政黨肯加以注意，同時國家主義的團體，也不能決定什麼時候可以實行已定的計畫。

二月一日（星期二），我要求最後的決定，展延到星期三才決定。那天我要求那個會

議到底是什麼時候才能舉行，結果也得不到一定的答覆；不過大體上是決定下星期三舉行。

我不能再忍耐了。我打算自己起來領導示威運動。星期三正午，我化了十分鐘，口授標語，並且借到一個場所所以備第二天應用。

那個時候，危險達到極點。我們黨員的數目，不知能否填滿那個大廳，同時，那個會議也有被解散的危險。一件事情已經鑄定了——我們一失敗，必須等了好久才能恢復。我們化了一天去貼標語。不幸到星期四早晨就下雨了。我們虞慮一般民衆將甯願坐在家裏，不肯冒着雨雪，跑來開會，尤其是那個會的結果或不免暴動和屠殺。

星期四那天，我雇了兩輛運貨車，全部都用紅色，並懸掛兩面旗子。每輛車子載了十五個或二十個黨員：命令迅速開駛，沿途分散小冊子，和當晚召集開會的傳單。這是我們第一次掛着旗子在街上遊行。

當我走進會場的時候，我好像去年來這兒開會一樣，感覺得非常痛快。直到我從人

羣裏擠到講台的時候，我才知道我們的計劃，完全成功了。會場在我們的面前，充滿着萬千的羣衆。

我的講題是：「前途或毀滅」。一直講了兩點半鐘。當我說完半點鐘的時候，我感覺這一次一定能收穫很大的成功。

資產階級的報紙，報告說那次的示威運動，只帶一點「國家主義」的性質；此外，一切發起人的名字，都略而不提。

一九二一年發動之後，我們在慕尼克會議的次數，也越來越密。我要每星期開一次會；實際上，在中夏和中秋的時候，我們一禮拜會開過二次會。我們常常在慕尼克會集，幾乎每晚的議會都有同樣的成功。

我們這樣成功，我們的敵人自然也不肯甘心的。所以他們以最後的努力，用恐怖的行動，在我們的會場裏發言。過了幾天，他們知道某天要在什麼地方演講，便打算及時發動。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那天下午六七點鐘的時候，我得到一個正式的報告，說

我們的會已被解散了。

因爲有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弄得我們不能預先知道。那天我們正從舊的辦公處搬到一個新的地方去：這就是說，我們已從舊的地方搬出來了，可是還沒搬進新的地方去，因爲一切事情都在進行。結果，只有少數懦弱無能的人在會場裏維持秩序，而警鐘的設備也不完全，弄到一點鐘內還不能召集救兵來援助。

我走進會場的門廊時，正是七點三刻。會場裏人山人海，警察不准人再進去。我們的敵人，因爲早到，都站在裏邊，我們的朋友都在外邊。少數衛隊在門廊等我。我叫人把大門關起來，召集那邊事四五十人到我面前。我對年青的人說，今晚是第一次試驗我們運動之成敗，我們誓不離開這議場，除非我們死了才休；但是我相信沒有一個人肯捨棄我們的。假如我看見有人帶着畏懼的神色，我就把他帶徽的短袖撕掉，他的徽章也拿走。我對他們說，如有散會的現象時，他們須立即前進，並且須記得最好的防衛是進攻。我博得三次喝采，那喝采的聲音從來都沒有這樣熱烈過。

以後我走進議場，親眼看見這情形。他們坐在一團，意圖中傷我。無數的臉孔向我表示仇恨的態度，有人也大聲叫號。他們知道自己是強有力的政黨，而心裏也這樣感。

可以開會了，我就開始演講。大約講了一點半鐘後，我們看見敵人的信號已發。少數人很墳怒地亂叫，有一個跳上桌子，喊道：「自由」！說完，那些爲自由而奮鬥的人就開始動作。過了幾分鐘後，全場充滿着叫喊咆哮的聲音，此外，水壺像子彈一樣到處亂擲：椅腳弄斷了，玻璃弄碎了，咆哮叫喊，簡直是一場瘋狂的境界。

我還站在那邊，看我活動的年青人的動作。這鬪爭一開始，我們的狂風暴雨似的軍隊就來進攻。好像狼子一樣，八人一羣，十人一隊，一直闖進敵人那邊，把敵人全數趕出去。五分鐘後，我看見沒有一個人的身上沒有血跡。我這才知道我們的本質，爲首的一個是赫斯，現在爲我的私人書記，及其他勇士。他們雖然受傷得非常厲害，可是還努力奮鬥，不肯稍懈。

在會場的角落裏，還有一大批人照樣反抗。忽然有兩枝手槍的彈子直射到講台上，接着就有一陣軍器的響聲。現在一想到當時的戰鬥，我們都不勝喜悅。不過發手槍的人到底是誰，實無法知道：無論如何，我們的青年，越打越有精神，直到最後的一個搗亂份子都給我們趕出議場外。

這事情化了二十五分鐘，結果，我們得最後的勝利。那晚上的主席愛瑟君還說：這會繼續開下去，讓演講員說罷」。所以我又繼續說下去。

會一開完，警察官突然跑進議場，揮着手，大聲叫道：「散會罷」！我只有發笑：這真是官吏的誇大。

那晚上，我學了不少東西，而我們的敵人也得了不少教訓。

截到一九二三年秋天止，閱行納報關於無產階級的力量還一字不提。

論突擊隊的意義與組織

舊帝國的力量靠在三個台柱上；君主，行政機關、軍隊。一九一八年改爲共和，軍隊解散了，行政機關也交給腐敗的政黨了。因此，國家權威的重要的支持，都沒有了。國家常需要三種要素，而這些要素又在一切權威的基礎下邊。

權威的第一要素是「一致擁護」。不過權威如單靠這個基礎，未免太薄弱不定。第二要素顯然是「權力」。假如「一致擁護」和「權力」合在一塊，繼續存在相當的時間，權威就能得到更堅固的基礎！「傳統」的權威。假如「一致擁護」、「權力」、「傳統的權威」，合成一塊，那權威就永不會動搖了。

革命把這三種機會除掉了。傳統的權威不能再存在。舊帝國的分裂，舊的徽號的

取消，把傳統都毀壞了，結果，是給國家的權威以很大的打擊。

就是國家的權威的第二個台柱——權力——也不再有了。爲要革命成功，領袖們不得不顛覆國家的有組織的力量——軍隊；而他們又要用這零散的軍隊，以應革命的戰鬥力的需用。

混亂的軍隊們，如以八小時工作的見地，來看軍隊的職役，國家休想能得至他們的幫忙。因此，這第二要素也除掉了，而革命之所藉以建立權威的助力，只有第一要素——一致擁護。

一個國家裏可以分爲三個階級；一邊是最優秀的份子，具有各種美德，尤其是能勇於犧牲，一邊是人類最下流的份子，自私自利，放恣淫侈。在這兩邊的中間，第三種人，最廣大的中層。他們既沒有英雄主義，又沒有卑鄙的行爲。

廣大的羣衆——就是我平常愛叫他們爲中層階級的——從來不會變成重要。當上下兩個階級相互鬭爭時，無論誰勝，誰負，這中層的階級，總歸附於勝利的一邊。假如善

人專政，羣衆就從他們；假如壞人專政，羣衆也不會抵抗；因為中層的羣衆永遠不會奮鬥的。

歐戰將完時的情形是這樣：國家最多數的中層，因為義務的關係，不消說受相當的犧牲；那部分最優秀的份子幾乎全數犧牲；那部份最惡劣的小人，因受不良的法律的保護，同時又不從他們應遵從的戰時法規，所以一個一個都倖免了。這些遺留下來的「潑辣貨」，後來就做革命，而他們之所以能使革命成功，實因國內不再有優秀的分子和他們爭執。

馬克思主義的權威不能單靠「一致擁護」的力量上。可是新共和國需要「一致擁護」，免得被我們國家所僅存的優秀份子起來討伐。

帶有革命思想而又實行革命的人，自然不能用軍隊去征服他。因為他所要的並不是組織國家，而是解散現存的國家；這種思想正與好亂成性的軍隊相吻合。他們的口號不是為德意志共和國的治安和建設，只想破壞國家罷了。

有一次許多年青的德國人，準備為和平與治安服務。他們穿上軍裝，負起槍彈，戴了鋼盔，以與破壞祖國的人相週旋。他們組織義勇軍，着手工作，隨時與革命反抗。他們這樣幹的時候，胸中大有信念。

真正組織和操縱革命的人物——國際主義的猶太人——早把事情看清楚了。他們知道德國不像俄國，還沒到實行布希維克主義的時期。問題是這樣：前線的軍隊對這事情是怎樣的呢？後方的士卒會抵抗麼？

那個時候，德國的革命不得採取謙遜的態度，因為恐怕會給兩三團德國的軍隊馬上打得粉碎的危險。假如只有一個團長下了決心，把紅旗拉下來，以手溜彈來壓服一切反抗，那末這一團兵不用一個月就變成六團了。猶太的陰謀家就最怕這事情。

革命不是以和平與治安的力量做成功，而是出於暴動，盜劫虜掠。革命的一再發展，這些事情似乎又用不着了。

社會民主黨逐漸得勢，把帶野蠻性質的革命也慢慢地除掉了。

大戰還沒終結的時候，社會民主黨自民衆的惰性裏得到牠的特質，恰如懸萬鈞於國防的頸上。激烈的分子聯合成一個新的積極的攻擊。這些分子包括獨立黨和斯巴塔克團及馬克斯主義的暴動隊。不過當前線的軍隊退回來的時候，革命的路線就被取消了。社會民主黨本部是採取攻擊，把獨立黨和斯巴塔克團也加以克服。自然這事情的發生，免不了有所鬥爭。當這變動還沒有開始時，就有兩個黨針鋒相對：一面是和平秩序黨，一面是流血恐怖團。在這兩面相爭的時候，資產階級自然會傾向於和平秩序黨的一方面。結果，共和國的敵人不再來反對了，並且征討一切反共和國的人。此外，舊的國家的擁護者也再不會有反對新的國家的危險。

假如我們想一想，到這關頭，革命怎樣能够成功，我們得到下列的結論：

- (一) 因爲革命把我們服從和義務的觀念消滅了，
- (二) 因爲統治我們國家的政黨太懦弱。

第一點根本上是因爲我們的非國家的教育。由此就發生出手段與目的的錯誤觀念。

自覺心和義務服從的履行不是目的，牠們不過是達到使社會精神上物質上的生活都能完滿的手段。

革命之成功，因為我們的人民或政府已失去這些觀念的真正感覺，所以牠們只變成文。

就第二點而論，資產階級的政黨——可以說是舊國家下唯一的政治組織——相信他們應用智識的方法，來陳說他們的意見，因為只有國家才可以用具體的方法。可是有一個時期，政治上的敵黨已放棄這些主張，並且很坦白地宣言道，要用武力去達到政治的目的。

資產階級政黨的綱領，靠於舊國家的事務上；牠們的目的也有關於新的狀況，不過所用的唯一的武器，還是和從前一樣，就是單靠文字。

那時候有能力和勇氣反對馬克斯主義唯一的份子，在先有自由隊，後來有自衛的組織，最後又有傳統的勢力。

過去馬克思主義的勝利，是因為政治的決心和殘暴的武力的相互作用。國家主義的德國之所以沒有真正發展的希望，是因為缺乏政治的期望，以致殘暴的武力不能作有決心的合作。

國家主義的政黨無論有什麼期望，因為他們太沒有力量，不能以武力得來。

保守的團體擁有一切力量：他們是主人翁，不過缺少政治的理想和目的。不然，他們的力量一定很有利於德國。

猶太人以刊物的力量，專來傳播保守的團體的非政治性質的觀念，恰如在政法上猶太人故意注重純粹智識性質的鬥爭。

新的偉大的理想的缺乏，常常是戰鬥力缺乏的表示。凡相信有使用極兇猛的軍械的權利，恰如相信那新的革命的事情會在這世界上得勝利，是同樣的荒謬。

一個運動如不能為這樣高尚的理想和目的奮鬥，一定不能奮鬥到底。

產生偉大的新的理想，法國革命已找到成功的秘訣。俄國革命也是這樣，而法西斯

帶主義的力量，完全從德國整個革新的理想得來。

當衛國軍成立和團結時，馬克思主義逐漸得到力量，以擁護牠的權威，同時也捨棄帶有危隨性的國家主義保守的團體。

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成立，是一種運動的第一個象徵。這運動的目的，不像資本主義的政黨一樣，只在保留過去的東西，而是在建設有機式的國家主義的國家，以代現時毫無意思的國家。為忠於新主義的極端重要的信念，新的運動自然不惜犧牲一切，以達到此目的。

世界史上常有這樣的事情，大抵有世界的理論做根據的恐怖時期，不能用國家的權威去破壞牠，可是一個新的有同樣的勇敢和決心的世界理論，倒有克服前者的可能。固然國家的權威對於這樣的事情，會感覺不快，不過事實究竟是這樣。

國家給馬克思主義蹂躪了。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無條件在讓給馬克思主義後，此後斷不能忽然起來把牠克服。反之，竊居高位的資產階級，已空談萬勿反對工人。所

謂工人，即代表馬克思主義的意思。

我已經說過，爲着保衛我們的會場，我們曾組織了一隊兵，以後這隊兵又逐漸變成好幾隊，以維持秩序爲職志，並且努力前進，以形成有組織的團體。

那時候這些軍隊職在保衛會場。最初的職務，只是使一切集會都能開得成功，免得給我們的敵人無端阻止。本來訓練這些軍隊，爲的是進攻，因爲他們感覺到假如敵人團結成一體，什麼理想都達不到。在歷史上常常見到最大的領袖給宵小賤人結果了。軍隊的目的不在狂暴，而是保護有偉大理想的人免爲狂暴壓服。軍隊也感覺到他們的義務不是去保護那不保護民族的國家，反之他們是防民族受人破壞。

號稱爲突擊隊的軍隊，只是這運動的一部份，恰如宣傳一樣，刊物科學機關等只是黨的一部份。

成立突擊隊的眞意，是要使她成爲國家社會主義的絕對擁護者，並力求其紀律之完備。而與資產階級的保衛組織，絕無半點相同，就是和一切祕密組織，也不相似。

那時候我所以嚴防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暴動隊不升爲那所謂保衛組織，因有下列的理由：最切實的理由是，保衛國家不能以祕密的保衛組織來實行，假如沒有全國的力量做後盾。以自由規律來成立軍事組織，而望其達到一定的目的，自然不成功。因爲缺乏施行法令的主要助力，就等於沒有信賞必罰的能力。當一九一九年春天，而可以號招一批「義勇軍」，因爲許多由前線歸來的兵士曾受過舊式軍隊的教育，可是現在的「保衛組織」，完全缺乏這種精神。

假定有一個團體，不顧一切困難，爲德國訓練出相當數目的人材，使有真摯的熱情，健全的體格；可是當局者的惡劣腐敗，對於這些真正的人材，毫不加以鼓勵，反而深惡痛絕，結果這些人材自然也不得所用。現在的情形正是如此。前幾年國家犧牲了八百五十多萬受過高等訓練的兵士，現在的政府又準備以祕密的態度訓練幾萬人，這豈不是笑話麼？一個國家會辱沒牠的尊貴的兵士們，剝奪他們的徽號，踐踏他們的旗幟，輕視他們的功業，像這樣的國家，還敢希望訓練兵士麼？退一步說這樣的國家也會採取有

效的方法，以恢復故國的繁榮，或者嚴厲懲罰破壞國家的人麼？沒有。現在竊據要津的人曾在蘭不茲說道：「公理與強權並立」。因為現在執政的人就是當年籌備革命的人，因為那次革命是代表德國歷史上最卑鄙的賣國行爲，所以成立新軍隊以增進這樣的強權實在沒有半點理由。一切有理性的人都會反對的。

假如現在國家採取有訓練的保衛團的制度，這保衛團不能用來對付外國，只可當做平定國內的壓迫者和防備陰險狡滑的國家。

因為這緣故，突擊隊和軍事的組織，毫不相干。突擊隊不過在保護和教導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他們的職務與所謂保衛的團體全不相同。

突擊隊也不是秘密組織。秘密組織的目的只在法外的行動。

我們從前和現在所需要的，不是要一百或二百思想錯誤的叛黨，而是十萬健兒爲我們世界的理論奮鬥。這個工作不該秘密進行，必須有强有力的羣衆的經營。這運動的途徑，不能用刀劍手鎗來開闢，必須先把當局的人打倒。我們應教訓馬克思主義黨徒說，

將來國家的統治權是在國家社會主義黨的手中，恰如他們將來也許會變成國家的主人翁一樣。

祕密組織還有一種危險，牠的會員們常常不能完全了解職務的重大，並且容易流入這樣的理想，以爲一切國事，可以暗殺即能得到成，雖然在歷史上一個國家被專制暴君壓迫時，暗殺還可一試。當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的時候，祕密組織的人物，被歷史前例的鼓動，受國家災禍的刺激，並且相信假如把國內一切腐敗的官吏殺死了，國家的不幸便會馬上終止。這樣的幻想簡直是太笨，因爲馬克思主義的勝利，不是少數領袖有特別的天才，而是由資產階級的非常無能和怯懦。

突擊隊既不是軍事組織，又不是秘密會社，牠的產生應根據下列的原則：

一、牠的訓練，不是根據軍事的原則，只是從有利於黨這觀念着想。牠的人員應該有健全的身體，隨時又有運動的訓練。我常常想到拳術和技擊比較射獵還重要。

二、爲避免突擊隊帶有祕密性質，不但牠的軍裝要得到普遍的承認，而且這組織所

應走的路線，也應該明白限定和公佈出來。不該以祕密的手段去進行。

三、突擊隊的成立和組織，在軍裝和設備上都不宜抄襲舊式的軍隊，須加以選擇，以適合當前的職務。

突擊隊在後期發展的過程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一九二二年深夏在慕尼黑舉行擴大示威運動，以反對那保守共和國的法律。國家社會主義黨也參加了。那次的示威運動，是由六個慕尼克的團體發起，又有政黨的支部贊成。我躬逢其盛，得有機會和六千左右的羣衆演講。那次的設備非常周到，所以雖有紅軍的恐嚇，而國家主義的慕尼黑還能够在街上遊行。

二、一九二二年十月往柯堡之遠征。某國家主義的團體決定在柯堡舉行德國紀念日我被邀赴會，並且帶了幾個朋友和我同行。我選出八百名突擊隊，搭了專車，直赴這個小城市，該地是巴維利亞之一部分。

在柯堡火車站，有個德國紀念日籌備處的代表來看我們。他說這次會是本地工會

——就是獨立黨和共產黨——籌備的。我們進城時不宜飄搖旗幟，打動音樂隊，更不宜整隊進行。這些恥辱的條件被我拒絕了。對於籌備這「紀念日」的先生們，我也不能不表示驚訝，因為他們既和那樣人有所磋商，又想和那樣人有所協定。因此，我決定飄搖旗幟，打動音樂隊，馬上整隊進城。

在火車的上大廳，有好幾千人向我們叫喊。他們亂叫「暗殺」、「土匪」、「強盜」、「罪人」等惡名，可是我們的突擊隊還是照樣維持秩序。我們直入全市中心點的市政廳。為避免羣衆跟我們進去，巡警把門鎖上了。這事情怎能容忍得下去，於是我就叫巡警把門打開。他們遲疑了好久，這才允諾了。我們照原路回去，最後碰着那些叫喊的羣衆。那真正社會主義，平等友愛的代表，拿石子擲我們。我們再也忍不下去了，所以往左右前後打了十來分鐘，再過幾分鐘後，街上已沒有紅軍了。

國家社會主義黨正在危急狀況的時候，突擊隊的巡查隊，就來援救我們。我們把敵人擊退。第二天早晨，柯堡城所受多年的紅色恐怖也消除了。

第二天我們走到街市，聽說將舉行有一萬工人的示威運動。所謂一萬人，其實當我們走近去看時，只有幾百個人能保守鎮靜。有從外地來的而又不認識我們的赤化分子，老是想和我們鬧一鬧；可是他們即刻又不想這樣幹。那些從來都很怯懦的民衆，到這時候已逐漸覺悟起來，並且有勇氣向我們歡迎。當那天晚上我們離開該城時，他們同聲喝采。

我們在柯堡城的經驗，表明突擊隊穿着同一的制服，是多麼重要。制服不但可以增強軍隊的精神，而且可以免得誤認敵人。截到那時候止，突擊隊只有帶徽的短袖，可是現在軍裝軍帽都很齊備。

我們知道到什麼地方去，都應該有一定的計劃。因為歷年來紅色恐怖，使各種人都不能開會，所以我們必須消滅紅色恐怖，恢復開會的自由。

三、一九二三年三月，發生一樁事件，使我不得不轉換我們運動的方向。

那年的年底，魯爾給法國佔去，這件事後來在突擊隊的發展上有很大的關係。

從國家的利益上着想，現在還不該公開說出或記下這事情。魯爾的被佔，我們毫不驚盡。我們覺得我們應停止怯懦屈服的 policy 了。保守的團體也應該有一定的工作幹。同時，含有幾千個年青力強的突擊隊，自然也要為國家服役。等到一九二三年春夏間，突擊隊才改編為正式的軍隊。那次改編，全因那年我們運動發展的結果。

一九二三年年底的事件，初看似乎很討厭，但是，從遠處着想，覺得是不得已的事。因為突擊隊忽然叛變，對我們運動很有害，所以一網把牠打盡。同時，那些事件使我們重新組織時須另採一個路線。

一九二五年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再成立了。牠們根據上述的原則組織了突擊隊。牠的最高義務是使突擊隊為世界理論的運動做防衛的工具。

突擊隊不該變為秘密組織：牠一定要想方法去保衛一萬個有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的人。

何謂國家

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控告我們的青年運動。他們說我們對國家是採取拒絕的態度；所以各黨的政客們堅持用種種方法，來撲滅新世界理論的生力軍，他們有意忘却在小資產階級的社會裏，國家不是什麼同一性質的東西，就是這個名詞也沒有一定的界說。可是在我們國家的中學校裏，教師們演講國法，他們的職務是為糧食分配的中央機關，找個所以存在的理由和解釋。在二十世紀最畸形的國家裏，皇家的教授怎能寫出國家的意義和目的呢？真是一件難能的事情呀！

德國的人民可以為分三類：

第一類的人民把國家當做政府統治下一切人民的自願結合。國家的存在，從他們看

來，只在要求神聖的不侵犯。擁護人心這種瘋狂觀念的人，都遵從所謂「國家權威」的崇拜。因此，一反掌之間，他們把手段變為目的。國家不是為人民服務，可是人民必須崇拜官場意味十足的國家的權威。

第二類的人民不相信國家的權威是國家唯一的目的，雖然他們相信國家會促進人民的福利。大部分都因為誤會「自由」的思想，以致陷於這一類的國家觀念。實際上，政府形式的存在，不能視為神聖不可侵犯，不過須試驗其能否適用。普通德國的小資產階級，尤其是自由民主黨人都贊成此項意見。

第三類人民在數量上是最少。他們把國家當做一種媒介物，藉以實現同一語言的國家達到武力政策的趨勢。

不幸過去一世紀的人民，時常堅持這種主張——玩弄「德國化」這個名詞。我遠記得年青時候，這個名詞生出多少錯誤的觀念。在泛德國的團體裏，有人提議說，如得政府的幫忙，奧地利，斯拉夫人民的德國化，頗能實現。

真是出人意外，有人以為一個黑人因為學過德文，預備終身用德語說話，及為某德國政黨投票，就可以變為德國人。

這個方法就使我們的種族開始變為不純正。從我們的情形看來，不是什麼德國化，只是德國成分的毀滅罷了。

因為國家或種族，並不是什麼語言的問題，而是血液的問題。假如這方法能改換所屬人民的血液的性質時，然後才能談到德國化，這自然是不可能，混合血液也是一種辦法，惟其如此足以使高等種族的地位降低。

歷史昭示我們把土地德國化了。這土地是我們的祖宗以武力得來的，僑居德國的農民，獲益不少，無論何時，外國人的血液一和我們的團體相混合，結果就會打破我們國家的特質。

我們所應注意的大道理是：國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高等人類的文化站在這基礎上，但不是由牠生出來。世界上也許有幾百個模範的國家，可是，亞利安的文明如已滅

亡，那末現時最大的國家及其認識文明也不會存在。我們可以進一步說，人類成立國家，也無法免却種族的滅亡，假如高等的智能和適應的能力，得不到一個種族來保守。國家不能創造一定的文明標準；國家只能包括那決定文明標準的種族。所以產生高等人類的必要條件不是國家，而是賦有這重要性質的種族。

賦有文明的創造能力的國家或種族，有這些有用性質的潛勢力。有時環境不利，就會阻止這些性質的發展。所謂基督誕生前的德國人民爲沒有文明的野蠻人，實在太奇。德國人民永遠不會這樣。北部嚴酷的氣候，迫他們不能發展創造的性質。假如沒有典型的古代社會，假如他們已跑到南方很順利的土地，而得初期器械的幫助，那末他們本有的創造文明的能力，一定如希臘一樣，會出生一種燦爛的文化。

國家所謂勞力的主要目的是在保存古代種族的成分。那些成分因傳播文明，創造高等人類的美麗和莊嚴。我們亞利安人可想見國家只是民族的有機組織。國家不但能維持民族，而且能養育智識和想像的能力，以達到最高等的自由。

可是現在我們的國家是人類極端錯誤的產物，好像去追求說不出的禍患一樣。我們國家社會主義者知道現在世界因為我們意見不同，把我們當做革命家，並且也這樣毀毀我們。可是我們的思想 and 行動須堅決聽從我們所承認的真理，不應該受這時代的毀譽的影響。我們相信我們賢慧的後代不但會瞭解我們現在的行動，而且會承認我們的行動是不錯，而加以重視。

說到國家的最大使命，我們不應忘記這個使命大半在民族裏。國家的職務只在利用牠的組織能力，以達到促進國家的自由發展。

可是，我們如同我們德國人所需要的國家應怎樣組織。第一步我們須明白，到底爲什麼樣的人而產生國家。

不幸，我們德國民族的中心不是同類的種族。我們知道各種的混合，會發生一個新種。從「三十年戰爭」以來，外族的血液混入我們的民族，這樣，對我們自己的血液和靈魂都有損害。西邊境外，那些非德國的民族，不斷地侵入我們的內地，使我們的血液

時常有外族的成分。

德國人缺乏合羣的天性，使國家免於危亡。這種天性的缺乏，給我們不少害處。牠供給各小君王以土地，結果把德國各種超越的權利都剝奪了。

一架死的機器存在，本無所謂；可是一個有生命的有機體應該向高尚的目標努力。以國家的資格而論，德國應把全體德國人集合起來。不但要選擇和保存原來德國民族最優秀的份子，而且要慢慢地把他們提高到統治的地位。

自流現在統治我們國家的官吏們，喜歡維持現狀，而不願為將來的事業去奮鬥。他們覺得最好把國家當做一架機器，只要這機器能合他們生存就算了——所以，他們都愛這樣說，他們的生命「屬於國家」。

我們為新的意義奮鬥時，我們將由大多數身心都已無用的人中，選出少數同志。那些生氣勃勃腦筋清新的老年人，自當別論，他們會來幫助我們的。不過沒有一個人可以這樣想，生命的最大意義只在維持現狀而沒有變動。

我們須記得，假如將國家的英俊集合起來，其赴唯一的目標，並且脫離一切羣衆的阻力，這少數人物照例能做多數人的主人翁。世界的歷史是少數人造成的，因為他們會得到整個民族的意志和決心。

因此，有些事情對多數人似乎很不利，實際上是我們成功的必要條件。我們的工作如此繁重，須糾合善戰的人物，共同奮鬥，才有希望。選擇優秀的人才，才可以操着成功的左券。

國家的第一個職務是提高婚姻的制度，免得種族永遠蒙恥辱。這制度應設法產生上帝的子民，不是產生怪物，半人半猿。

站在所謂人過主義的立場來反對，似乎不合這時代。在這時代裏一方方允許身心俱壞的人生育子孫，致增加現在和將來的人的負擔；另一方面藥房和街頭小販都發售避孕的藥品給身體健全的父母。在這小資產階級的社會裏，叫患花柳，肺癆，遺傳病，跛足的人避免生育，就算犯罪；可是實際上幾百萬優秀的人民之沒有生育，這假神聖的社會

倒不算什麼一回事。這種舉動，徒安慰沒有頭腦的人罷了。不然，他們也會搜索枯腸，想法子栽培保護我們國家健康的分子，使他們將來也能盡相同的職務。

理想與名譽在這整個制度裏是多麼缺乏呀！沒有人肯爲子孫的緣故而努力栽培最優秀的分子，一切事情都是得過且過罷了。

國家的職務是在拯救一切墮落的事情。國家應把種族這問題做國家生命的中心，設法保存純粹的種族。兒童是國家的寶貝，只有壯健的人可以生小孩——這就是說多病無能的人生孩子，是無限恥辱，反之，這種人如能避免生育，倒是光明磊落的行動。對於這件事，國家應加以醫藥上的幫忙。此外，國家應通過一議案，宣布有遺傳病的人不宜生育，同時，健康婦人的經濟狀況也不可忽視，免得她們把生小孩看做一件累人的事。

教育個人的時候，國家應教他們說，對於個人的痛苦懦弱還不是怎樣羞恥，不過把自己的不幸要無邪的小孩去負擔，未免有點罪過和羞恥。假如一個病弱的人自己願意不生小孩，將他的慈愛溫存施給一個會強國強種的外人的小孩，這樣高尚的行爲實在值得

敬慕。教育的工作，國家應達到完成他們智識上的實際活動。無論人家理會不理會，通行不通行，國家應毫不顧忌地實行牠的議案。

國家也許能夠自覺地達到一個很光明的時期，各人不再注意馬狗貓的生育，而願提高人類的生活狀況。在這工作的進程中，有人會悄悄地放棄學問，有人也情願犧牲。這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在這世界上有成千成萬人自願過獨身的生活，一切行動却惟教會之命是聽。

假如一代人明知其過失而又這樣幹，並且自鳴得意，毫無改善環境的企圖，如我們現在的小資產階級一樣。這樣的社會是一定要歸於滅亡。

我們不再受騙了。我們現在的小資產階級太壞，不配做人類的重要事業。我這裏所謂太壞，不是指道德墮落，而是指太懶惰。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團體，只代表一些特別的階級和職業的團體。他們除致力謀得自己的利益外，幾乎無所事事。小資產階級政治家的團體，實在不配做鬥爭，尤其是敵方已擁有意志堅決的羣衆的時候。

國家的職務是把青年人鍛鍊成一幅有用的工具，以增進後來的種族。要達到這種目的，國家應指導其教育工作。第一步，要造成健康的身體，然後發育頭腦。人格的修養也很重要，尤其是鼓勵堅決的意志，教授責任心的樂處。最後才授以純粹的學問。

國家應相信，一個受普通教育的人，如有健全的身體，堅決的人格，而且富於自信力和決心，較之一個受高等教育而懦弱的人，對於社會更有用處。

身體的鍛鍊，不單是個人或父母的事情。可是身體是維持種族的必要條件，國家應加以保護。教育的工作，國家應好生分配，使青年人在童年的時期就受過嚴格的訓練，以備後來的需要。國家應更注意不要生育遊手好閑的人。

國內一切學校應有很多時間作身體的鍛鍊。清晨或下午，在操場或在運動室，小孩們不可一日沒有一點鐘身體的訓練。特別有一個遊戲不該忽略，這就是許多國家主義者視爲粗暴無價值的「拳術」。他們以爲青年人應學怎樣決鬥的方法，可是他一打拳，他們又視爲粗暴。爲什麼呢？沒有一種遊戲像拳術這樣能够鼓勵鬥爭的精神；拳術需要敏

銳的決斷力，並且使身體康強。兩青年用拳來對打，總沒有用銅鞭相敵那樣粗暴。

假如我們整個智識階級不單受高等禮貌的訓練，而完全學習拳術，那些暴徒式的德國革命將不會實現。因為我們的高等教育不造就普通人，只栽培官長，工程師，化學家，法學家，文學家，大學授教，所以才發生革命。

我們的知識領袖常常生產燦爛的成績，可是我們意志的訓練，反不值一評。

德國現在被人侵略，已陷於危急存亡的狀況，非有自信的力量，實不見救亡。這自信力應從青年們培養起來。青年們所受的教育和訓練，應使他們相信自己是超越別人。同時，體育和技能的增進，也使他們相信德國是永遠不會滅亡的。過去德國之所以優勝，全在各人和領袖們的自信心。他們相信須用武力奪回自由，使德國恢復過去的尊榮。這種自信心不過由萬千民衆感情的總量產生出來。

關於這一點，請大家不要誤會；我們國家這樣腐敗，將來必須費很大的力量才可消除這不幸的情形。只要團結全國的精神，專心一志地去追求自由，我們才可恢復已失的

東西。

國家的義務是在培養體力的效能，不但在學校時要這樣，就是離校後，青年還在繼續發育的時期也該這樣。如謂國家的權利只在監視年青的國民早點結束學校的時期，而引薦他去當軍隊的職務，未免太妄想了。權利即義務，從來都是相等的。

軍隊不單是教人怎樣開步走和立正，並且須視為國家教育的最高機關。年青的兵士自然要學會怎樣使用軍械，可是同時他還要繼續訓練，以備將來之需。在這軍事學校裏，兒童已變為成人了；他了但要學服從，而且要學怎樣發號施令。應得的責罰，他固然要忍受，遇必要時，對於無辜的非難，還要忍氣吞聲。

自己既充溢着自信的力量，益之以軍隊的精神，這青年人一定相信他的國家不被會人侵略。

軍隊的服役一結束，他必須呈上兩張表：一張是當公民的法律上的文字，求國家允許他在公共機關服務；一張是健康的證明書，說明他在身體上適宜結婚。

關於婦女的教育，應特別重視體育的訓練，然後才談到德國和智育。不過婦女教育的惟一目的是預備做將來的賢母。

在大戰時，我們常常聽見說我們的老百姓太多話，連保守秘密的事情，不讓敵人知道，也不可能。請你想想，德國的教育在大戰前曾視沉默爲美德麼？不是；我們現在的教育制度對於沉默這件事全不在乎。可是這件不在乎的東西，在訴訟上不知道花了多少錢，百分九十九的案件都由不能沉默發生。我們國家的貿易，因商人不能保守秘密，以致損害；我們軍事上，防衛的準備，也是不可能；因爲我們的老百姓從沒學過沉默無語。戰爭的時期內，這樣多嘴，真是失敗的重要原因。所以年青時沒有訓練過的東西，到成年時已經無法學習了。

美德的修養，我們現在的學校全沒有注意到。今後我們應改變方針。誠實、犧牲、沉默都是偉大的國家所需要的美德，這些美德的訓練，較我們學校裏的其他課程還重要。因此，國家的教育工作應注重人格的修養和體格的訓練。許多遺傳下來的道德的缺

陷，經過長期訓練之後，雖不能完全消滅，也可以有大陪分的改革。

人家常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二兩月間，各處都失敗了。上自元首，下至小隊長，都不能號召兵力，以作最後一擊。這種討厭的事件，就表明我們教育的缺陷，因為在這大難降臨的時候，平時不在乎的東西都普遍地實現了。我們現在之所以不能作激烈的反抗，並不是缺少戰備，而是缺少決心。這種心理深入民心，致使我們不能做稍有危險性的行動。一個德國的將軍找出一個古典的公式來解釋這種決斷力的缺乏；他說：「假如一件事沒有百分之五十一能够成功，我就不幹」。這「百分之五十一」歸結德國失敗的慘劇。

現在怕負責的心理也是這樣。這種錯誤是基於青年的教育；以後又瀰漫着全社會，甚至到國會的機關。

恰如將來國家應注意培養意志和決心一樣，喜○歡○負○責○和○勇○敢○認○錯○的○美○德○，也○要○深○印○青○年○的○心○裏○。

國家的教育應採取科學的訓練而稍加更改，其方法有三：

第一，青年不要費精力去學那些無用而又易忘的科學。譬如一個普通的國家官吏，受過高等和最優等教育，到三十六歲或四十歲的時候，他所學的東西恐怕也記不得多少。

我時常所說的教育制度，對大多數青年人都很相宜，不過有的人須學會一種語言，以備將來隨意作精深的研究。

學校的課程應劃出相當的時間以訓練體格及其他事項，如上文我所說的一樣。

教授歷史的方法，尤應更改。百分之九十九的實例中，其結果都怪可憐。因為所記的只是一些日期、地方、人名，而那廣大明白的系統倒忘記了。重要的事情也不教，只留給那些有天才的讀者去探討一切事件的意義。

教授歷史時，須記着不要教太多事情。因為研究歷史，不但是要知道過去曾發生什麼事，而且○要○找○到○教○訓○，藉○以○延○續○我○們○的○國○家○。○古○代○的○歷○史○，○也○不○能○置○之○不○論○。○從○廣○義

看來，羅馬的歷史不但給現在人作最好的教訓，並且宜於各時代。國家的責任，是要知道寫世界歷史時，當記着種族的問題應佔最重要的地位。

從將來從事職業的觀點來看我們現在的中學教育，我們知道三個不同的學校出身的人，都可以做同樣的職業。這兒所說的是指普通教育，不是什麼專門教育。像我們現在的中學校的課程，自然不能培養什麼專門智識出來。

這樣的缺陷，我們的國家應刻不容緩地予以肅清。

我們的教育制度所需要的第二種改革是：應實行普通的和專門的教育的分別。因為專門教育多少在乎謀利，而普通教育適足以救這毛病。我們須堅持這主張，專門的科學之所以發達，全賴國家以高尚的理想，予以必要的設備。這就是說，不要為個人物質的享受，而須準備犧牲和謝絕報酬。

現在沒有簡明的國家的定義；普通所教的只是狹義的愛國主義。因此我們的人民對於德國的歷史只有一些不健全的觀念，而把重要的系統失掉。在此情形之下，怪道沒有

一個人肯真心愛護國家。

沒人知道怎樣能把我們國家的重要人物給小孩當英雄看待，怎樣把注意力都集中到這重要人物的身上，以發生共同的情感。

德國一革命後，愛護帝政的心理即消滅了。教授歷史的目的，只在得學問。國家似乎無所用其愛護一樣。在共和的國家裏，就沒有機會增加愛國的力量，假如這次大戰的口號改為「擁護共和國」，那戰爭的時間顯然不能延長到四年半。

共和國這制度在世界各處頗為流行。因為人家喜歡利用怯弱的人，所以敵國之所以同情我們國家的政體，實出於惡意的批評。人家喜歡德國之有共和國，因為人家還找不到別的法子以侵害我們。

國家應為其生命奮鬥。道威斯的提議對我們國家的自衛，沒有什麼助力。

我們的制度，及其意義，越完備和越有價值，便越引起敵人的怨恨。國民比軍械更能保衛國家。砲台不足恃，所可恃者只是男男女女對國家的愛敬和熱情。

第三種改革是關於科學的教育：國家將把科學當做增進國家尊榮的手段。世界史和文化史都要用這種觀點來教。發明家之所以偉大，並不是他只是個發明家，尤其是他乃我們的同胞。我們應該從德國歷史上選出偉大的人物，以動人的方法，呈獻於青年之前，使他們逐漸成爲國家的台柱。

國家主義是不問階級的。假如沒有一個階級有可恥的事，大家定感到其國的尊榮的。可是一個飢寒交逼，流離失所，腐敗不堪的國家，誰也不感到有半點尊榮。我們所謂「國家尊榮」的樂處，非到國家事事都循軌前進不爲功。不過有人能深知其國的偉大，然後才有這樣尊榮。現時大家害怕和人挑戰，正是無能的表現。

這世界不消說要經過很大的變動。結果是亞利安人勝利呢，抑還是猶太人勝利，殊難決定。國家的職務是要保存其種族，並予青年以良好的教育，以備至世界上作最後之一擊。那首先發難的國家將得偉大的勝利。

由種族的觀點看來，這種教育須繼之以軍事訓練，恰如普通德國人，軍事訓練應具

爲普通教育的結束一樣。

身體上和智識上的訓練，非使國家變爲偉大。同時，優秀份子的選擇也非常重要。可是這些事情現在尙未切實施行。照常例而論，境遇優良的高等社會的小孩，較宜受高等的訓練，才氣的問題倒是次要，因爲所謂才氣只是相對的。一個農人的小孩也許在才氣上勝於一個世代縉紳的小孩。不過後者因有善良的教育，優美的環境，使一切豐富的印象深入其心，所以才氣之大小，對於他所受的高等教育也沒有多大的關係。

敷衍得來的學問不能使人發明，由才氣得來的學問則反是。不過現在德國人都不知道才氣的價值，等到需要時才到處去找。

國家還有一種教育的職務，就是由全國民衆中選拔一些有頭腦的人，給以權貴的位。置。對於一般的小孩，國家不得不設法給他們以一定的教育：對於有才氣的人，國家亦應予以應享的機會。此外，國家最大的義務是開放高等教育的機關，給任何階級的人。

國家應注意之事，還有一點。在德國特別是智識階級，太和世界隔絕了，對於下層

階級，更是漠不相關。兩個毛病就由此而生：第一，這階級的人對於羣衆既不瞭解，又不同情，彼此觀如陌路。第二，高等階級太缺乏意志：智識分子時常比沒有受教育的人怯弱。天知道我們德國人不敗於學問，而常勝於意志和決心。舉個例說，我們的政治家越有智識，在真正的事業上就越怯弱。交戰時我們政治上的準備和軍械之缺乏，並不是因管治我們的人沒有智識，而是因他們受過太高深的教育，腦裏只充滿着智識，反而缺乏健全的性情和勇氣。不幸我們的國家就在這昏頭昏腦的長官的指揮下求生存。假如我們能得到健全的民衆來領導，那麼一切兵士們所流的英勇的血也不算白費了。

羅馬公教會給我們一個模範，我們可以盡量學牠。獨身的神父選人做替身時，不從他自己的同輩中去選擇，反而從民衆中去選擇。很多人都不知道獨身的特別意義。在古代的制度裏，獨身主義的確是強力的基礎。

在教育的權能上，國家的責任是要知道時時以下層階級的新血液來更換智識分子。國家應極端小心，從全國人民中，拔出真有才氣的人品，以服務社會。像我們現在的世

界，這事情似乎做不到。

一切工作都有兩重價值，純粹物質的和純粹理想的。物質的價值全在所做工作的重
要性，以其需要的程度來評量價值；從理想方面說來，人人都平等，因各人都可盡力做
事。評量個人的價值時，須知道他給社會所做的工作是怎樣。因為個人的勞動是她生存
的手段，不是目的，所以他必須在國家的文化組織中，繼續提高自己做人的資格。

可是現代是自趨於滅亡，現代施行普選，空談平權，這樣的思想毫無理由。憑現代
的人看來，人的價值是由物質的報酬來較量，因此便空談平等的根據。平等不能單靠個
人的功業的，可是每人如能盡他特殊的責任，自由也許是可能。社會只能給人以機會，
使人造就其價值罷了。

在現在的生活裏，黃金變成一個重要的力量：不過將來也許有人會崇拜高尚的神
祇。現時好些東西都因酷愛金錢和財產才存在，不過這些東西如不存在，人類也不見得
變成很窮。

我們運動的一個責任，是期望有一天各人能取生活上一切需要，同時也要維持這張，人類的存在不是爲物質的享受。要實行這方法，必須好生分配薪資，使每個人能够以公民的資格過有秩序的忠實生活。

讀者不要說這只是空想，不能見諸實行。自然，我們也不期望毫無過失的時代能實現於這世界。可是我們也不能不打倒已知的錯誤，摒除怯弱，以達到理想的境地。痛苦的實現自生出許多限制。因爲這緣故，人類應爲最終的目的努力。失敗不能轉移他們的目的，恰如法律不因人犯罪而被輕視，藥品不因生病而被唾棄一樣。人類應該小心，不要太瞧不起理想的力量。

世界觀和政黨

一種新的運動，第一要能够貢獻一些新的世界觀，而不專門去替政黨號召選舉；倘使在運動開始的時候，這種高尚的信念，不能深入到黨員的內心，那麼，這種新運動在從事於偉大的奮鬥的時候，必定難於得到所需要的權力，這是十分明顯的。

往往許多傾向於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他們政治鬭爭的目的，純粹是爲了爭取下屆的選舉勝利。至於信仰和原則，那是都可以隨時拋棄的。所以他們對於黨綱的決定和力量的估計，也都是依了這種旨趣爲依歸。這樣的政黨，決不會有號召民衆的魔力，因爲要感動羣衆而吸引羣衆，惟有偉大的高尚的理想以及堅定不移的信仰，和大無畏的精神相結合，這才能達到目的。就是一般人對於政治的見解。大也都具有這麼荒謬的觀念：他

們以爲創造力和教化力，這是應爲國家必具的特性；而國家是在經濟上必然的產物，充其量也不過是政治力的自然結果，和種族問題是沒有什麼關係的。這種基本見解，如果加以推闡起來，不僅要使人誤認種族的原動力，而且對於個人價值，也將無從去加以評斷。如果把各種族創造文化能力的，差異來加以否認了，那麼，判斷個人的品格，自然也必定發生了荒謬。假使一切種族的性質相等，那麼一切民族，甚而至於個人，都沒有區別可說了。所以，含有國際性的馬克思主義，他的本身，不過是一種普通的世界觀，經了猶太人馬克思刊行於世，於是便形成爲政治上的信條了。這種學說，倘使不用毒惡的手段來作爲基礎，那麼在政治上決難獲得了非常的成功。所以，我們要這樣的深信：亞利安種族的存在，實在和歐洲社會的文明有着密切的關係的。倘使有一天亞利安種族消滅或是衰微了，那渾渾噩噩的黑暗時代勢必再重現於世上。

無論那一個人，如果用民族主義的眼光來看世界，凡是要消滅人類的種族，因而使人類文化有了破壞，這是應該認爲是一種罪大惡極。無論那一個人，他如敢打倒天之驕

民那就是他違背天意而自絕於天國。

因此，不論在什麼時候，世界觀的建立，必須把牠的理論，明確的宣布於世。我知道我的特殊任務，就是在從那些龐雜的世界觀的材料中，去抉擇出牠的中心思想，而使這中心思想成爲簡明扼要，類似教義，這樣，必能使所有的信徒精誠團結。換一句話說，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須要適合於民族世界觀的重要原則，而且須注意於實事求是，審時度勢，顧及人類的才力和弱點，把這種原則，變成爲政治的教條；當這種方法已經使羣衆達到了嚴密的組織的時候，這種政治教條，必定是世界觀最後勝利的先決條件。

公民和國家

我黨對於公民的見解，也和一般人稍有不同；普通的「國家，」單單把人民分爲兩類：一是公民，一是外僑。因爲出生地的關係，或是入籍的緣故，因而享受公權的叫做公民；在他國的統治下享受和公民相同的權利的叫做外僑——憑良心說一句，德國過去的公民律，實在太荒謬和草率了！應該趕快修正它一次。據我所知，現在已經有一個國家，企圖改良他們的公民律了。我所說的，當然不是指我德意志模範共和國，乃是指竭力以理性爲師表的美洲合衆國。合衆國的政府，他們禁止不健康的人入境，而且嚴禁某一入種的入籍，這實在是趨向於民族國家觀念的第一步。

民族國家，分別他們的居民爲三類就是公民，國民，外僑，就原則方面來說，一個

人出生，只能獲得國籍；不能因此而去做國家的官吏，或是參加選舉。凡是一個國民，必須有種族和國籍的兩種證明。國民可以隨時脫離國籍，而在和他們同民族的國家內成爲公民。外僑的所以異於國家，就是因爲他居於外國而仍保存他的國籍的緣故。

德國的青年國民，須受德國一切人民所應受的教育。以後，他也應該受國家所規定的體育，最後入伍而受軍事訓練。軍事訓練是人人所必須受的，成積優良的強健青年，於軍役完畢之後，乃由國家正式授以公民的權利。這一件事，實在是他一生最爲可貴的紀念。我們必須知道得爲做一個德國的公民，即使他的職業是一個卑下的清道夫，然而他的榮譽也必勝於做外國的首領。

德國的女子，不過是國民，一直結婚以後，那才成爲公民。德國的婦女，她們從事於職業者，也得授給她們公民的權利。

人格和民族國家的觀念

倘使有人相信現代的民族社會主義國家，能够用純粹的機械方法和比較優良的經濟生活的組織，使本國和他國不同；——換句話說，就是調和貧富，或是擴大經濟的統制或是使報酬公平，而除去過鉅的工資的差別。——這樣的人，他必定要陷入絕境，因為他一些也沒有我們所說的世界觀的眼光。

如果要明白這種道理，我們不妨去大略的追溯一下人類文化發展的真正起因。

人類所以和禽獸不同的緣故，第一就是因為人有發明的本能。當人和一切的獸類鬥爭的時候，人類有巧妙的方法，用以去駕馭各種具有特殊能力的動物。就在這個時候，人格便足以決斷疑難，建立奇功，以後人類就把這看作當然的事了。

人類除了這第一種的發現以外，又有第二種的發現，就是他知道在生存競爭的時候怎樣去謀生，人類所特有發明能力，遂由是而起，就是從這地方開始的。現在我們所見到的就是這一種發現的結果。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從個人的創造能力上面所產生出來的。這種發現，使人類繼續向上發展的功跡實屬匪淺。從前在森林中爲獵人生活而奮鬥的種種單純的技巧，現在已經成爲科學上的巨大的發現，這種發現，既有助於現在人類的生存競爭，而且又是爲未來的生存競爭製造武器。假使人類社會，能够竭力去推進這種創造力的工作，以爲社會謀福利，那麼人類社會，便能有良善的組織。不過這良善組織的社會，該設法安置有才智的人士於羣衆之上，使羣衆大家都聽受他的指揮。

所以社會的組織，不但不應該阻止有才智的人士高出於羣衆之上，而且還須努力使有才智的人士居於最高的地位，這使我們得到一條原則：「一種劇烈的生存競爭，是促成智力高於一切的主要原因。」可惜，現在的政治生活，常和這自然的原則背道而馳的人類的文化，差不多是人格創造力的結果；在社會的全體是這樣，在領袖間也是這樣。

可是現在竟把尊重多數人的原則作爲決定一切的權威，而且很慢地使人受着牠的毒害，實在是受着他的破壞。猶太教對於其他民族所施的破壞工作就是在時時消滅個人的重要並摧毀該民族中的主要人物，而把羣衆的意志去代替這主要人物。

於是，我們就可以知道了，馬克思主義是猶太人用以消滅在人生各方面的領袖人才的一種明目張膽的企圖，他們企圖着在人生各方面取消了人格的重要性，而去代之以多數的羣衆。在政治上的議會制度，就可以算是牠的表現的一個代表。從最小的教區會議一直到控制全國的大權，都是這樣的。所以，民族國家應該繼續的努力，使整個政府，——尤其握有政治領導權的最高機關，——脫離了羣衆的操縱；必定要這樣；這才能取得了無上的權威。

最好的國家的制度就是用毅然決然的手段，去選擇社會中有才智的人士，叫他做着有權威的領袖。比如：一切的專門問題，——例如經濟——民族國家不可以去請教於沒有專門學識和沒有職業的人。於是，國家分設了若干的政治委員會及代表專業和行業的

委員會。在這兩者的上面，又設參議院，俾能收到合作的效能。

參議院和衆議院都沒有決議權；任命議員，是使他們工作，並不是使他們來決議。各議員可以參加意見，但是不能有什麼決議的；因為決議，是當時主席的特權。

我們的主張能不能實現，我敢請讀者要注意的，就是我們所用多數人議決的議會原則，決不能長久去支配人類；反之，在歷史上支配人類的時期，大都是在民族國家衰落時期的短時期中。

無論怎樣，我們切不可去妄想：以為由在上者用了單純的理想方法，就可以產生出這種的變動來；因為他所牽涉的，並不是僅僅一國的政制而已。所以，現在民族社會主義的運動，必須和這理想相符合，而且須在他的本身的組織中實行。這樣，那不但把國家導入於正軌，而且還能使這個完善的國家能够執行牠的職務。

世界和組織

我所要大概敘述的新運動，決不是單單知道了牠的必要條件，就可使牠實現的；也並不是單單知道了牠的表面的形態，就足以了事的。如果我們要實現這新運動，我們勢必要拋棄了現在支配公眾生活的勢力，而另外去求取意志堅決以爲這種理想奮鬥的新力量。倘使我們的初步工作，不在創造新運動的新觀念，而在剷除現在猶太人的觀念，那麼，目前的奮鬥，這是無法避免的，不錯！馬克思主義自然有着他的目的，而且還抱有一種建設的雄心；（雖然他們所建設的，不過是猶太人壟斷世界金融；）然而，他們致力於攻計已經有了七十年。以後便開始他們的所謂「建設工作。」這工作是正當，自然，而且又合邏輯的。

世界觀不但不許而且還不甘和其他各黨爲伍，牠要堅持牠的惟我獨尊的地位，依了牠的新觀念，去改造全部的公共生活。因此，對於代表過去的狀況的舊勢力，世界觀是不能容許牠繼續存在的。政黨每容易妥協，而世界觀便不是這樣。政黨和他的敵黨磋商條件，世界觀便公然說他本身的正確無訛。

無論什麼政黨，在開始的時候，大都是抱獨攬大權的希望，所以大都是具有若干世界觀的或分的。然而，因爲他們的黨綱貧乏，所以各黨大都沒有世界觀的英雄氣概。因爲他們這樣的願意和人家妥協，所以各黨所吸引的大都是一些怯弱無能的人；和弱者混在一起，決不能肯爲主義而去奮鬥的。所以各黨常常在開始的時候，就因了他身的懦弱而不能有所進展。

據此，信仰世界觀而願意去奮鬥的各個戰士，對於領導者最近的思想以及他的思想的過程，那是用不到去完全了解的。譬如軍隊，假使士兵們個個都有大將的才幹於軍隊是並沒有什麼大益的，所以政治運動，如果純是「知識份子」的集團，那麼，他們對於

世界觀的維護，也必不會有什麼的補益的。因此，政治運動，也是需用到思想簡單的戰士；因為沒有這班人，那內部的紀律就不能有所整飭。不過，民族觀念要想使從現在的空洞的希求中去產生，且能還獲得更顯著的功效，那我們應該在寬泛的思想之中，去選出若干確定的主要的條文。這樣，那新運動的復興計劃，就可以草入少數的主要的條文中，這條文一共是只有二十五條。這個目的，第一是在使局外人家都能夠知道一些運動的大意。這種復興計劃，有些像政治的條文，一半是向外宣傳牠的主義，還有一半是向內締結公同誓約，以便團結黨員，號召徒衆。爲了我黨的本身利益計，必須避免分化，以及缺乏團結的任何行爲，用以保持那奮鬥所必需的力量。

有不少的事情，羅馬公教是可以教訓我們的。羅馬公教的全部教義，雖然有許多和科學研究是互相衝突的，——有一部分是不必要的衝突，——然而教會的本身，牠們決不肯犧牲了教義中的片言隻字。教會方面十分地明白，牠的抵抗力並不在教義是否能夠符合了當時的科學事實——實際上科學事實是時有變動的，——而在堅執從前所規定的

教條，因為牠們的教條，就大體而論，本來就足以表示牠們信仰的要旨的。因為這樣，所以教會的地位，比較從前更是鞏固了。

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把他們的二十五條復興計劃，認為是一種確立不移的基礎。不論現在和未來，我黨同志的任務，不在批評或是更改這等的主要原則，而是在堅持信奉，把自己和主義打成一片。

這新運動就是依照這主要原則而定名的，牠的復興計劃，也是根據了主要原則而草成的。

強者的獨裁便成爲最強者

照普通的情形來說的世界上不論那種的豐功偉業，大都是在實現衆人所共有的宿願這是各時代各種大問題的特質，千千萬萬的人努力於解決這種問題，而且有些人還自認自己負此重任，完全是受着上天的使命。於是在一羣英豪大家互相爭勢的時候，惟有比較強壯和勇敢的人，方能出人頭地而獲得最後的勝利，方能擔當了這項巨大的任務。假使我們相信歷史是我們的「導師」的話，那末，我們就可以從歷史的研究，知道要解決德國問題，僅有兩條途徑。這兩條途徑的代表和戰士，是奧地利和普魯士，也就是哈布斯堡皇室和霍亨索倫皇室；他們老早就應該合併爲一，其餘的小勢力，也應該各自依他們自己的意見去把團結力歸附於甲方或是乙方。這樣最後勝利的一方面所採的途徑，自

然是應該人人所遵循的了。

不過，要建立一個統一而堅強的德意志帝國，這是全體德國人心目中所視為同室操戈最可怕的結果。因為德意志帝國的皇冠，並不像一般人所說是從巴黎的圍攻所得來的，實在是得之於寇尼希格萊茲的戰場。德意志帝國的建樹，並不是用協助的方法去從事於共同的志願，實在是由於竭力去爭霸而鬪爭的結果；正和普魯士是由爭霸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所以，多數的人大家都趨向於同一的目的，這是沒有什麼要緊的，我們從這地方，可以去認識出最堅強最敏捷，而且能夠戰勝一切的人。

最可惜的，當一個新運動發生，而並且採取特殊的復興計劃的時候，就有許多人起來用這新運動的目的而奮鬥。然而他們並不是真的忠心着去參加這個新運動而想獲得優先權，實在是想乘機竊取這特殊計劃，以謀自己去另組新黨。

但相反過來說，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間，有不少以「民族主義者」自命的新

團體和新政黨。這些團體和政黨，係自然的發展，不能歸功於他們的創始人的。到了九二〇年，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慢慢地團結而成爲一個勝利的政黨。有幾個某黨的創始人，他們自知他們的運動沒有什麼成績，因此就十分迅速的犧牲了他們的個別運動，無條件的歸附於強有力的運動：這種行爲，足以證明他們是確實忠誠的。從這一件事上，使我們得到了一個重大的教訓！

我們相信世間的一切豐功偉績，必須靠自己個人的勝利，決不是靠羣力的結合所能產生的。用羣力的結合而得到的成功，決不能長久，因爲在開始的時候，已經就含有異日分化的種子，甚且前功盡棄的。真正足以改變世界思想的偉大的革命，除掉由單獨的力量所領導的猛烈鬪爭而外，決不會有實現的希望，至於由羣力所領導的事業，也不會有什麼完成的希望的。

民族國家的創造，斷不是毅力薄弱的民族主義聯合會所能濟事的，祇有具備鐵一般的堅決意志的單獨運動，才能打倒其他的一切運動而獲得最後的勝利。

宣傳和組織

宣傳必須要進行在組織的前面，而且須廣徵人材，作爲組織的成立的基礎。我常常恨那草率和迂拘的組織，因爲他們所得的結果，大都是默然而有生氣的。爲了這緣故，我們如果採取宣傳方法，從一個中心點去廣播某種的觀念，然後再就所得的人材當中，就審慎的去選擇領袖人物，那是最要緊的。常有一種人，初看像是毫無顯著的才能，豈知後來竟是卓越的領袖人物。——大理論家很少能成爲大領袖，而煽動家却大都具備着大領袖的才具！——煽動家雖然不過是一個狡黠的政客；可是他既能將某種觀念傳播給民衆可見他必定是一位心理學家。如果叫他來做領袖，那必定較不通人情的理論家爲優所以講到領袖的才能，就是指能够鼓動羣衆的才能而言。理想家和領導羣衆的能力是截

然的兩件事。假使一個人一身而能够具備理論家，組織家和領袖的本領，這真是了不得的偉大人物了；然而，這究竟是世界上少有的事。據此，我們便可明白，宣傳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在替未來的組織設法羅致人才；而組織的第一個任務，那就去任用羅致來的人才去促進宣傳，宣傳的第二個任務，就是在用新主義去打破目前的現狀；而組織的第二個任務，那就是爭取權力，俾希望達到新主義的最後勝利。

組織方面的要務，就是在注意黨員不因內部的不和而起分裂，致使運動的工作，因而陷於衰弱的地步；還須注意於奮鬥的精神，不致萎靡，能够再接再厲，益臻強固。爲了要達到這種目的，所以要注意着不應該去濫招黨員，因爲人類中只有少數的人具有毅力和膽量；所以如果一種運動的黨員，要是漫無限制的招收。那麼這個運動終有衰敗的一日的。所以，我主持黨中的宣傳事務，那時非常小心的，而且不但要替將來的偉大運動留下發展的餘地，還宣傳着最激烈的原則，去吸引那些最優良的分子來加入我黨。我的宣傳越是激烈驚人，那麼，那些性格怯弱而信仰不堅的人，越是生着畏避的心，而不

敢來侵入我們組織的幹部。這些，都是有益於我黨的。

當時，我採用强有力的方式，來用作我黨的宣傳，使我黨的運動日趨於激進；從此以後，凡是加入我黨的人，便多是激進的人了。直到一九二一年，這種吸收同志的工作還是不錯，而且對於我黨的運動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不過在這一年的夏天，由某種事件顯示了我黨的組織不及我黨的宣傳，於是宣傳的成效，也就日見顯著了。

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黨員大會選出了一個委員會，來指導我黨的運動。很滑稽的，這一個委員會竟採取我黨所極端反對的議會制度。後來，我提出的新章程被採用了。我就被選任為黨中的總理，因此我便取得了必要的威權及附帶的權利，用實行專責的原理，去代替了委員會的合議制。總理是負着指揮這個運動的全責的。日子長久了，大家就公認這種原理是合乎自然的、至少在黨的統治上應該是這樣。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民族觀察報由我們來接辦了。這個報紙，我們從名字上就可以知道對於人民的意見是多所愛護的，現在，變為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機關報了。最

初，每星期刊行兩次，到了一九二三年的春天改爲日報，又到了是年的八月底，於是便擴展爲大張形式了。

民族觀察報是一種「民族」的機關報，牠有着長處，自然也有牠的謬誤和弱點的。牠的內容雖然不錯，然而牠不能作爲商業經營。原想此報由衆人來定閱，以報費來維持生命的，可是牠不知道和他報去競爭，以謀自己的生存，徒然用愛國的人們的一些報費去彌補營業的不良的損失，而且他們還不知道他們自己的不當。

我看到了這種危機，於是頗費苦心的去極謀救濟。在一九一四年大戰的時候，我曾認識了馬克思，阿曼他現在在本黨中擔任着事務主任，一九二一年夏季的某一日，我偶然碰到了這位軍隊中的老友，我便請他擔任黨中的事務主任，因爲他在那個時候已經有了優缺，所以遲疑了好久，才開始答允。可是有一個條件，就是他不愿意被庸碌的委員會所牽制，而願意對唯一的領袖負責。結果乃挑選了幾個人去任報館編輯。這幾個人以前曾隸屬於巴維利亞人民黨的；但是，依他們的工作成績而論，那是極能勝任的。這種

試驗，成效卓著。這就是因爲本黨能以忠誠坦白的態度去賞識人才，所以能夠使職員心悅誠服，比較往日所收的效能尤爲迅速而穩固。以後他們便成爲良好的民族社會黨黨員了。非特他們的理論是這樣，而且還能見之於實行。他們在吾黨新運動中所做的工作，都很切實，堅定，而出於至誠的。

在兩年當中，我的見解慢慢地獲得了實現；至少就最高的領導機關而言，我的見解在現在黨中已經成爲極自然的事了。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的事件，足以證明這種制度已經獲得了成效。當吾在四年前加入這運動的時候，那時黨中還沒有一顆橡皮圖章。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吾黨遭到解散，財產悉被沒收，一切貴重的物品，以及報紙的所值，總數已超出了十七萬金馬克了。

德國大戰後的聯盟政策

在日耳曼帝國時代，外交政策是變換不定，沒有遵照適當的原則，在革命以後，這種情形，不但沒有改過，而且還愈弄愈糟。譬如在戰前，政治思想的混亂，便是外交失敗的主要原因，那麼在戰後，外交失敗的主要原因便是缺乏誠意了！當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還在一個不出名的小團體的時候，多數的同志，對於外交政策上的問題，也大都抱着一種漠然的態度。因為我們要想爭取對外的自由，主要的前提之一，就是在首先要除掉我們所以潰敗的原因，並且還須撲滅從中漁利的敵人。

不過，我們這個不重要的小團體，一到擴張活動的範圍，變成爲大團體的重要地位的時候，就須急於注意外交政策的發展，在這時候，我們必須要決定各種進行的原則，

而這種原則，不但~~不~~應該違反了我們的基本觀念，而且把這種的基本觀念，應該切實的表現出來！

關於這問題，我們在研究時所抱的基本觀念，就是認定外交政策是達到一種目的的手段。這種目的，純粹是在鼓勵我們的民族性。凡是屬外交政策的建議，不得不要經過這樣的考慮：就是這種建議，在現在，或是在將來，是否有助於我民族，或是有害於我民族的？要知道，僅有激烈的空口的抗議，而沒有準備鬥爭的武器，決不能使被迫壓而失掉的土地重歸故國。凡是一個民族的領袖，他在對內的政策上，固在訓練這種的武器為任務就是在對外的政策上，也須把進行這種訓練工作為目的，並且還須徵求同志。

我們拿英國來說吧，在依利沙白女皇時代，已樹立了所謂「外交政策，」她用各種可能的手段，來制止歐洲強盛的國家；在必要的時候，就是用武力來解決。在德國方面能夠和這種政策媲美的，也只有普魯士軍隊的傳統的精神。英國為要達到這個目的，隨了形勢和他所負的任務而異其所用的手段，不過，他的志願和決心是常常一致的。當北

美殖民地獨立的時候，曾經按照當時的情形，竭力向歐洲方面去尋一個真確對牠幫助的伴侶，所以從西班牙，荷蘭喪失了強國的地位以後，英國就集中了力量，去對付法國的新興勢力，一直到最後的拿破崙失敗為止。英國人向來是懼怕法國用軍力來危害英國的，到了現在，便什麼都不怕了。英國把德國看作是一個強國，然而因為德國極端工業化的結果，造成了商業上的優勢，因此在世界政治上也佔取了優勢，於是就變成了一個極大的威脅。

直到德國的革命起來了，英國在政略上就不再怕德國行將有支配世界的威權了。可是，如果德國在歐洲的地圖，完全消滅了，這對於英國也是沒有利益的。反之，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可怕的政變，使英國的外交對象，又改變了一個方向。歐洲的新形勢，是德國變成衰敗：法國在政治上變為最強的國家，所以德國喪失了在大陸上的強國的資格，適恰好使英國的敵人有利而已。不過從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到明年的夏天英國的外交還是沒有改變了他的態度，因為在長期的戰爭中，英國的外交，利用羣衆心理的力量，

比較從前是更爲厲害了。——維持歐洲各國的均勢，這是英國的一種宿願。英國如果想握有世界的霸權，這種均勢實在是必要的條件。

防止德國變成一個鞏固的強國，去維持着德國內部各小邦的均勢而沒有統一的政府這是法國的一種宿願。他要把萊因河的左岸佔領，就是要保持歐洲霸權的一種鐵證。所以法國的外交的最大目的，和英國的政治手腕的趨勢是永遠衝突的。

凡是英美二國的政治家，可以說是沒有一個親德的。因爲英國的政治家，必定以英吉利的利益爲前提；美國的政治家，必定以美利堅的利益爲前提，不用說得，別種人自然也準備促進愛護他們的政策的。所以凡是相信他國的政治家的親德論調，而希和望異國去締盟的，這種人不是愚人，便是妄人。

爲了要達到實際的目的起見，我們必須要答覆下列的各個問題：從德屬的中歐完全滅亡之後，試問有那一個國家，不因法國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已經獨攬霸權而發生了動搖？又有那一個國家，不因自己本身的生存條件，和向來的傳統政策，而認這種的

發展是他的未來的威脅的？

我們必須要絕對的認清，法國和德國是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法國對外政策的關鍵是想永久的佔領着萊茵河一帶的土地，並且想靠德國的衰替，去保障他們領土地的安全不過，英國極不願法國的軍力沒有限制的發展，因為這是有害於英國的利益的。所以法國在軍事上的優勢，本是大不列顛最痛心的事。

意大利也不願法國在歐洲的地位一天一天的強盛。因為意大利的前途，在領土方面只有靠地中海沿岸的發展。他的參加世界大戰的動機，並不在想增加法國的勢力，而且在斷然的給亞得里亞海上的勁敵以一個致命的打擊，在歐洲大陸方面法國的實力一步一步的增加，這就是意大利的未來的障礙。如果說民族相同就可以消除敵意。那意大利並不會有了這種自欺的夢想。

我們審慎的加以考慮，知道英意兩國的自然利益，和德國民族生存的必要條件是極少衝突的，而且在某種的限度內，還是有着互相的利害。

但是，從我們從事於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人看來，英國是不可以做我們的同盟國，不易遽而斷定。因為德國猶太人的出版上，常有使國人痛恨英國的言論，而德國許多愚昧的人，甘受猶太人的利用，競言擴張海軍，反對奪去我們的殖民地，並且主張把那些殖民地收回來。這些問題，他們使無賴的猶太人給英國的猶太人，用作宣傳的資料。我國愚蠢的小資產階級政治家，現在應該覺悟了，我們現在所必爭者，並不是什麼「海上」的權勢，「就是在大戰以前，不是光把我們在歐洲的地位使他鞏固，而竟盡我們民族的力量去爭海上的權勢，這實在是失策的。這種的企望，實在是太愚笨了，在政治上這樣」的愚笨，就叫做罪惡。

所以，日耳曼民族要防止威脅歐洲的腐化份子，那是萬不可陷入像戰前那樣的謬誤而盲目地去爭海上的權勢，去和上帝及世界做敵人，我們必須切實地認定，誰為我們的最大敵人，俾得集中了全力去向他進攻。要是我們能夠靠別處的犧牲而獲得勝利，那麼我民族的子孫，可以不再來責備我們了。他們見到我們這樣的堅苦卓絕，終於得到了光

榮的成功，必定會欽羨我們這樣的決心的。

使德國陷於失敗的，就是和過去的腐敗的奧國同盟的一種妄念。現在的外交政策仍舊被這種狂妄的情感所支配，阻礙了我們的復興，那是無過於此了。

現在，我們不妨來試問一下：「我國政府，曾經怎樣的把獨立自尊，英勇自負，和敵愾同仇的精神，來注入我民族？」

一九一九年，德國受和約的束縛，當時有人希望這種壓迫的條約，會得使德國的解放，得到幫助，這是十分合理的。因為和約的條件，如果給某一國一種極痛苦的打擊，那麼，這和約常常是某一國將來復興的先聲。

凡爾賽條約給我們的影響很大。這條約的每一點，都在我們民族的心靈和情感中燃起了烈火，結果使共同的恥辱和共同的仇恨，深深地印入了六千萬男女的心坎裏，變成了一片彌漫的火燄；從這赤熱的火燄，將產生一種堅強像鋼鐵般的意志，喊出「我們還要奮鬥」的呼聲。

然而，一切的機會我們都錯過了，所以我們什麼事都沒有成就。誰還能怪我民族不能得到良好的機會呢？

一個民族處在我們的地位，如果不是政府毅然和人民合作，宣布人民為爭取自由奮鬥的意志，並且保護這種意志，那麼，不會有人將認這民族有和人家聯盟的資格。

建造新的戰艦和收回殖民地等的口號，顯然是一種空談。因為這種口號，並沒有實現的可能性，祇要我們平心靜氣的考慮一下，就可以明白的。唱這種高調的人，竭力從事於一種有害的示威運動，而去對抗上帝及世界上其餘的各國，忽略一切成功所必需的重要原則，就是「澈底實行。」我們徒向五國或十國怒吼，而知道集中我們民族的意志和體力，去向我們最凶惡的仇敵；作重人的痛擊。這使我們把聯盟政策到了最後奮鬥時所增加實力的可能性，也一併犧牲了。進一步說，能够和我們聯盟的民族，能否藉着其傳統的政治勢力；去打破猶太人的優越勢力呢？這確實是一個難答的問題。因為可以決定這問題的因素太多了。

在法西斯蒂統治下的意大利，竭力和猶太人的三種主要勢力作鬭爭，這種舉動，最能來證明用間接的手段，也可以來消弭猶太人危害國家的毒害的。像秘密結社的嚴禁，獨立的和超國家的出版物的檢舉，國際馬克思主義的剷除等等。

如果是在英國，那麼這種舉動比較是困難的。因為猶太人在英國用着間接影響公意的手段，幾乎完全操縱了這「最自由的自主國。」可是從英國方面來說，在代表英國利益的和代表猶太人壟斷世界權力兩者之間，他們也時起衝突而互相鬭爭個不止。因此，把德國消滅了，這並不是英國的利益，實在是猶太人利益；因為這是有利於猶太人希圖獨霸世界野心。英國雖是拚命維持着他在世界上的地位，而猶太人便暗中在運籌設計，以求達到征服世界的目的。

猶太人十分明白在幾千年之後，他們能够顛覆了歐洲的民族，使血統淆混純粹的種族消失。所以，現在的猶太人，是英國的叛徒，而反對猶太人危害世界的鬭爭，也將在英國作為出發點。

民族社會主義運動，必須要認識自己國內的最大敵人，同時，使反對這種敵人的鬭爭，對於其他的民族成爲一種驅除黑暗，大放光明的火炬，並且再爲奮鬭的亞利安人指示出一條福利的途徑。

東方政策

我國的那些所謂知識階級，他們貿然改變了我國的外交政策，使牠不能真切的來代表我民族的利益，俾他們狂妄的理論得到好處。我十分感覺到我必須向諸同志鄭重地談論一下外交政策上的重要問題，就是我們對於俄國的關係。

我們先要說，一個民族要保證他的生存自由，就不可缺少光榮的歷史；德意志民族也祇有倚靠過去的光榮歷史，才能保障了他是世界的強國。在世界史上，我國民族的利益已經佔有了重要的地位有二千年了。關於這一點，我們自己可以來做證明的。因為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戰，實在是德國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競爭，我們對這戰爭叫做世界大戰。

在那時候，德國的表面是一個世界強國。我所以稱之爲「表面」，就是因爲實際並不是一個世界強國。如果德國有廣大的土地和繁殖的人口，那麼，德國確實是一個世界的強國了；倘使把其他的種種因素一概置之不論，那麼，歐戰的最後勝利，自當屬於我們的了！

可惜，彼時的德國，並不是一個強國了！尤其可惜的，我國的殖民政策，既不能擴張日耳曼民族的領土，又不敢大膽的靠了黑種人的血統來增強帝國的實力。德屬東非洲的亞斯加力士兵，雖然略有這種的傾向，可是這種士兵，僅能保衛殖民地的本身而已。我們不能去和世界他各大國來比較，我們已經不再享有怎樣的地位。這是不得不歸咎於我國過去外交政策的謬誤，因爲在外交上缺少了傳統的政策，喪失民族所賴以維持的一切健全的本能和策勵。

這種種的錯誤，必須用民族社會主義運動來給以補救。我國的人口和疆域不相稱的情形——疆域是財富的來源，又是政治力量的基礎——以及我國過去的歷史和現在衰弱

無望的情形，應該從民族社會主義運動來設法除去或是調劑的。

德國政策上最大的成功，便是普魯士邦的組織，以及從這一個組織所養成的國家觀念；同時使德國軍隊的組織，也能够適合了現代化的需要。因為從個人自衛的觀念變成民族自衛的觀念，這種改變的思想，實在是從普魯士邦的組織和牠的新原則而來的。因為日耳曼民族的個人主義過分的發達了，因之人心渙散，只有在經過了普魯士軍隊的組織，才成爲有訓練的民族，而且使已經喪失了的組織能力稍稍得到恢復。凡是其他各民族，在努力進行統一的時候所需要的精神，我民族都已經靠了軍事訓練而獲得了。

再從政治上來說，要求恢復一九一四年的國境，這未免太不聰明了。但是，堅持這一種要求的人，反而宣稱他們這種要求是他們政治行動的目標；豈知這種的要求，反而使敵方的聯盟更是鞏固。歐戰八年後。——參戰各國的欲望和目的，本來是十分複雜的——在當時勝利的聯盟，到現在所以還能團結一致的原因，惟一的理由就是在此。要知道，一九一四年的疆界，對於德國民族的將來，一些也沒有什麼用處。因為這種疆界，

過去既不能做德國的保障，將來也不能增加了德國的實力。既不能使日耳曼民族的內部團結，又不能使日耳曼民族的財富滿足。就軍事上來論說，這種疆界也是不適宜的，而且也不滿人意的更不能改進了我國現在對於世界其他強國的地位。——與其說對於其他強國，還不如說對於真正的強國——況且，這種既不能縮短我國和英國的距離，又不能使我國成爲類似美國的一個大國。再有就是法國在世界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也並不因了這疆界而受到怎樣的實際上的損失。

只有一件事可以斷言的就是要恢復一九一四年疆界的不論那一種計畫，就算是成功，那也徒然叫我民族再度的流血，使有用的國民，完全去爲國犧牲，那又何苦呢？因此民族社會主義的任務，就是要堅持我們外交政策上的目的，保障日耳曼民族在地球上所應得的領土。萬一因了這種行動而流血犧牲，對於上帝以及日耳曼人子孫，也可以說得出理由了。

據此，我民族社會主義的黨人，必須決心放棄我國戰前的外交政策的傾向。我們要

採取六百年前的外交政策，那就是遏止日耳曼人紛紛向歐洲南部和西部去移殖，而使我們的視線向東去。我們已經結束了戰前殖民地 and 商業的政策，只是注意於未來的領土政策。

我們在現在一談到歐洲新領土的開闢問題，必須先想到俄國和他的接壤的國家。

好像命運之神是願意指示我們發展的方向。命運之神使俄國變成布爾雪維克，就是使牠喪失了從前俄國所靠以立國而保障其生存的知識階級。因為俄國成爲有組織的國家，並不是爲了斯拉夫民族具有怎樣的政治能力，而是日耳曼分子能够在劣等的民族中組成國家的明證。現在俄國的內部，可以說這種日耳曼民族的分子，已經排除淨盡，由猶太人取而代之了。俄國人現在決不能用他們自己的力量去擺脫猶太人的束縛；而猶太人也不能永久的去統治俄國。因為俄國人不善組織，極易分化的緣故，這個在東歐的龐大的帝國，現在已經快要崩潰了，猶太人統治的末路，便是俄國國祚的告終。

自然，猶太人是反對我們所採取的政策的。他們引畢士麥的主張，以爲畢士麥也極

注意和俄國發生親善的關係，這句話確是不錯。不過，還有一層，他們不會提及，就是畢士麥也極注意和意大利發生親善的關係。但是畢士麥實行和意大利聯盟，爲的是易於抵制奧國。這種聯意的政策，到現在繼續下去。我們的答案確定是這樣：「因爲現在的意大利，已經不是從前的意大利了。」好，這句話真是不錯。可是，我說現在的俄國已經不是從前的俄國了，所以，那種能夠見機而行的畢士麥，他決不會受聯俄政策的束縛的。他也決不致去和那些快要崩潰的國家去聯盟的。

不過，也有一班人，把英國的力量看低了，他們以爲這老大帝國，將和俄國一般的沒落了！他們發生了一種幼稚得可笑的希望，以爲英國在印度的勢力已經崩潰。甚至有些從亞洲來的江湖騙客，（他們也許確是真正爲印度爭取自由的戰士，然而這不是我所欽佩的。）他們遍歷歐洲各地，去慫恿一般明達的人說，是以印度爲樞紐的不列顛帝國將要崩潰了。他們並不知道這種思想是由他們的希望而產生的。

假使妄言英國並不把印度在不列顛帝國中的重要地位加以注意的話，這未免太幼稚

了。一般人認英國的將要放棄印度，這實在是一種不幸訛傳，這足徵以表明他們不會在世界大戰中獲得教訓，而且也沒有看出盎格羅撒克遜人的堅決的性格。還有希冀埃及也有出人意外的抗英運動，這也是一種沒有根據的瞎談。

當歐洲大戰還沒有發生的時候，情形已經是很不好。我們去和奧土兩國同盟，這是沒有什麼可以慶幸的，因為正當世界軍備和工業最盛的國家在秣馬厲兵，形成了大家一致進攻的陣綫的時候，我們乃去聯合一兩個孱弱落伍的國家，要把這奄奄待斃的廢物去和生氣蓬勃的聯盟抵抗，這有什麼用呢？這種的外交政策的錯誤，已經使德國受到了莫大的損失。由此可知，舊德意志帝國所鑄成的大錯，就是因為方針不定，並且不顧一切的利害，一味的苟且偷安，以致我國對外的一切邦交。弄得十分不好。

尤其是，我們看到了目前列強諸國的團結，這無異是向我們作了一個最後的警告，要我國民從速擺脫夢想顧及事實，然後這老大的國家，才會有發揚光大的一天。

民族社會主義運動，假如能夠明白他自身的重大任務，去擺脫一切的幻想，以理智

作爲唯一南針，那麼，一九一八年的災禍，或許可以轉變而爲我民族的將來的福利。從此，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政治上的傳統政策」，這種政策，英國是有的，俄國也是有的，法國也往往爲了他本身的利益，而決定採取這種良策。

日耳曼民族對外行動的傳統政策應如上述，這是德國應走的路線是十分顯明的。在大陸方面，德國不能容有兩大強國在歐洲崛起。凡是企圖在德國鄰近變爲軍事的強國的，即使略具軍國的形勢，德國也必定看作是一種侵略行爲，而以各種手段去加以制止的，真是用武力來解決，我們也是有所不惜的。這不但是德國的權利，而且是德國的責任。

如果和英意兩國締結同盟，在軍事上的結果，必定和聯俄的結果是相反的。最重要的便是和這兩國接近，決不會引起了戰爭的危險。對這同盟可以站在反對態度的惟一的強國——法蘭西——那也沒有力量來反對。於是這種同盟，將使德國在平常的時候就從事着種種的準備工作，以便在盟約所許可的範圍之內，和法蘭西謀一個解決。因爲這

種同盟，自己能夠去破壞那使德國極感不安的三國協商，而且使我民族世仇的敵人法蘭西陷於孤立。『由是，所謂三國的新同盟，將操縱一切，而法蘭西便也失掉了他的優勢最後，我們必須堅定自己的意志，儘管我們國內的敵人，對我懷恨而加以狂吠，但是，我民族社會黨人，終不宜被這種狂吠有所迷惑；我們應該舉內心所確實相信的重要事實來宣示於人。狡猾的猶太人，利用我德國人思想上的缺陷，用了奸詐的手段，去使輿論陷於荒謬。我們對於這種荒謬的輿論，必須用一種不屈不撓的態度來對付的。我們在現在雖是河中的一石，可是在幾年中，命運會將我們成爲一種障水的堤防，一切的洪濤巨浪，將要於這堤防所激破，流入於新的河床之中。

緊急防衛者

我們的國家，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停戰的時候，就採取了一種幾乎要自趨於滅亡的政策，我們現在所有的時光，和一八〇六年到一八一三年使慘敗後的普魯士復興時所需的時光差不多，然而，我們不能來利用這時光，反而使國勢一天一天的衰弱，這是人人所共知的事實。

停戰的命令要我國解除軍備，使我們在政治上失去了憑依，成爲孤立無助的狀態；而經濟的掠奪，又是層出不窮一一相繼而來，這用意，就是要使我們認識道威斯將軍的調停是幸運，羅加諾條約是勝利。

從一九二二年到二三，我們知道了和約成立之後，法國仍是想實現他的最初的參戰

的目的。如果說人口不多的法國，他們參加這一次空前的實足延長到四年半的大戰，目的祇在戰後的得到賠償損失，這種話有誰能相信呢。如果說亞爾薩斯羅連不是法國將來的政策的一部分，那麼，法國的作戰，就很不容易解釋了。因為他們的政策，就是要把德國分裂成許多的小國，這就是法國參戰真正目的所在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的政變，像迅雷閃電樣的突如其來。但是，當國內在發生大變的時候，我們的軍隊，還是深入在敵國的腹地。當時，法國首先所注意的，並不是把德國來使牠分裂，而是在怎樣使德國的軍隊很快的退出法比兩國的邊境，因之，巴黎當局，在戰事結束的時候，他的第一任務便是解除德國軍隊的武裝，並且使他們退回德國去。不過有待於此事完成之後，他們才能設法把最初參戰的目的來實現。不過就英國來說，德國既喪失了殖民和商業的勢力，因而降成為次要的國家，可是英國的參戰，已經從歐戰樹立的基礎而來工作。克里蒙梭的宣言，稱和平不過單是戰爭的繼續，這句話實在有着深長的意義的。

到了一九二二年冬季法國的用意，便就大家知道了。如果德國繼續和法國衝突下去那末，德國的國境便難免世世爲人所侵略而不斷地有所變更了。於是日耳曼民族的生氣便不再虛擲於消極的防衛，而能起來一致的對付法國，這才能和法國解決了這永久不決的衝突。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德法兩國間的情況，又到了十分緊張的時候了。法國正在打算對德國作大規模的壓制，而且要師出有名。他希望能夠佔領魯爾這地方，去破壞德國的最後的國基，使我們陷入於經濟困乏而負債纍纍的境地。

爲魯爾被佔命運倒又給了日耳曼民族以一種振興的機會。因爲這件事粗看起來，好像是大禍臨頭了，但是仔細觀察而有使德國脫離苦海的可能。

在當時意大利也對法國有着惡感，戰爭在剛結束的時候。意法兩國的友誼，已經就不大好，現在是竟一變而爲仇恨了。將來終有一天會使昨天的友邦變爲明天的仇敵的。但是這事件終於未發生的緣故就是因爲德國的總長，沒有恩韋元帥的才能，而只是一個

庫諾而已。

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不知道撲滅馬克思主義的結果，便是一九一八年的大流血。所以一九二三年春季的可怖的懲罰，便是我們坐失良機，不曾澈底消滅馬克思主義的叛黨和暴徒的工作的結果。那些小資產階級他們以為現在的馬克思主義已經不比從前且以為主持一九一八年事件之「敗類」曾經犧牲了二百萬生命作為奪取政權的工具而毫不懊悔的，到一九二三年便可為民族的正義觀念而服務，這真是不可思議的奇想！瞎希望這班叛徒來做解放德國的戰士，那真是愚不可及的傻子了。

一九二三年之情況，和一九一八年的情況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不論我們來決定那一種的抵抗政策，他的要點，都在使我民族脫離馬克思主義的毒氣。我十分的相信，凡是真正的國家主義的國民政府，他的急務就在獲得足以去撲滅馬克思主義的力量，而且給這種力量以自由處置的權力。

為此我常常懇求民族主義的各黨，應該順應命運的支配，使我黨施行對付馬克思主

義的方法，然而，他們對於我的勸告，總是置之不理。他們（包括了國防軍的首領）大家自賣聰明，終於忍受了那最可恥的屈服。當時，我很感覺到德國的小資產階級的使命已經完畢，不能使他們再負其他的什麼責任了。

我國小資產階級的態度，和那寬恕馬克思主義的辦法，一開始就使我們在魯爾不能採取了怎樣有力的抵抗。他們讓我國的世仇馬克思主義的徒黨蟄居在國內，我們再要起而去和法國作戰，那真是愚妄的傻子了。

不難預言的行將發生的事變，就在一九二三年春季發生了，空喊着向法國抵抗，這是徒然的；因為在軍事方面，是否可以得到勝利呢？要知道德國對於魯爾事件的行動，結果如能撲滅德國的馬克思主義，那麼，我們就已操勝算了。如果德國一旦而能夠脫離不共戴天的世仇，那日後的發展，自然是不可限量的。馬克思主義在德國毀滅的日子，便是加在德國身上的桎梏，也就粉碎無餘。自從有史以來，我們從來不曾被仇敵所征服過，征服我們的祇有我們本身的敗德，和那伏在一旁的敵人而已。

然而，上天竟賜給德國一個偉人，這偉人的名字叫做柯諾。據柯諾的推理：「法國佔領魯爾。魯爾有的是什麼？是煤。法國的佔領魯爾，不就是爲了該地的煤？」柯諾的推理既是這樣，所以他必深信罷工的手段，可以使法國人喪失了他的煤，而且因無利可圖早晚必定會退出魯爾的。這就是我「民族」「傑出」的政治家」的思想。

要實行罷工，就得要借助於馬克思主義的力量，因爲罷工和工人的關係最是密切。所以，使工人和其他的德國人構成一條聯合戰線（小資產階級政治家柯諾把工人和馬克思主義者看作是一樣的東西，）那是十分要緊的。

在當時，假如柯諾先生不用金錢來運動總罷工，作爲結果成「聯合戰線」的基礎，而去令德國全國的人民，大家多做兩小時的工作，那麼，「聯合戰線」的騙局，必定在三天內就暴露了。凡是民族，決不能自己不努力而獲得自由的，只有犧牲，才能獲得自由。

當工會飽受了柯諾的援功，將要把軟弱的消極抵抗，改變而成爲積極的攻擊的時候

共產黨便立刻脫離了民族的戰線，回復了他們本來的面目。到了這時候，柯諾先生也只好默然的退職，從這一點，德國增加了一番經驗，但也喪失了一個大希望。

犧牲了億兆的金錢，和千萬的德國青年（他們大都頭腦簡單，輕易信仰德國統治的人的話的）終於也不免受到那悲慘的崩潰和可恥的屈服的，人民對於這種賣國的舉動，真是怒不可遏。億兆的人民，大家都認明惟有根本來肅清德國現行的全部制度，那才會
有挽救的理。

我在一九二四年春季受到大審判的時候，曾經作演說：現在把這演詞的最後一句，
摘錄在這裏：

「我國的法官，痛斥我們的行動，這雖屬十分正當，然而主持更高真理和較好法律歷史女神，必定會來撕碎這種判決，而且還要嫣然微笑，宣布我們盡是一些無辜而受責的可憐人。」

關於引起及決定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事變事實，我不想在這裏來加以敘述。因為

我相信這種敘述，對於將來是毫無補益的。事已如此，批評有什麼效用？而且對這應負責的人，我也不想多言；因為他們愛護民族的心，並不落於人後，只是他們在選擇道路的時候，稍一不慎，以致踏上了歧路！

德蘇戰爭中之希特勒

一 德發表對蘇宣戰書

德元首希特勒對蘇聯所發表之宣戰書，於六月二十二日清晨三時三十分鐘由宣傳部長戈貝爾宣讀，其內容略謂：

蘇聯已破壞與德國所簽訂之友好條約，并與英國聯絡推進針對德國與整個歐洲之政策，迄今已有一年餘矣，蘇聯今在德國東疆，結集大軍一百六十師，德國今爲阻止此項牽制軍事行動起見，乃被迫決定與芬蘭及羅馬尼亞兩國結成聯盟，重以德國與其人民之將來命運，置於吾士兵之手中。

1. 元首宣言之全文

德國人民，國社黨同志！

余慎重其事保守緘默，迄今已歷數月，時至此際，余不得不率直言之。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德國接獲英國宣戰之時，英國仍一再企圖阻撓歐洲之團結，并對歐陸最強之國家，進行戰事，證諸既往，莫不皆然，英國以數次之戰爭，使西班牙一蹶不振，與荷蘭亦以兵戎相見，而克服之，終則藉全歐之助，而與法國抗衡，丁二十世紀之初，英即對當時德帝國施行包圍政策，及一九一四年而為世界大戰之禍首，德國當時不幸而有鬪牆相爭，致遭一九一八年之失敗，其結果之惡劣，殊不堪回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初則英人以假仁假義而揚言曰，吾輩之所以對德作戰者，乃針對德皇及其政府而戰也，後俟德軍休兵，遂開始系統的破壞德國。

當法國政客預言德民族過剩二千萬，而此過多之人數，必須由飢餓，疾病，或移居

而消滅之，漸漸已成事實之際，國社黨運動勃然而起，以團結德國人民及復興祖國爲己責。

吾國民族，自於水火之中救出後，即自強不息，精神煥然一新。

德國之復興，雖與英國漠不相關，更無所謂威脅，而英吉利，則遂施行其故技，開始包圍德國政策，吾國處此內憂外患交迫之環境，猶太民主與夫共產叛逆之徒，朋比爲奸，以期德國不能成立強有力之國家，而仍萎靡不振，奄奄待斃。

此種國際性陰謀，不惟對吾輩德國如此，即對於其他天賦不厚自食其力之民族，亦莫不皆然，例如意大利與日本，不使其共享天下之富源，摒而棄之，一如對德國然。職是之故，德意日三國同盟，乃對世界自私自利國家之威脅之自衛措施也。

一九三六年時，美國伍德將軍，曾在衆議院之委員會中宣稱：邱吉爾已謂德國今已太強，非破壞之不可。

迄一九三九年夏，英人以爲毀滅德國之時機已至，遂不遺餘力，大施其政治手腕，

以達包圍德國之目的。

英國欲達包圍德意志之陰謀，遂製造種種謠傳，謂各國民族，已遭威脅，向之提供援助與保障之諾言，使之對德作戰，實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之情形相同。

自一九三九年五月至八月間，英人賡續向世界廣播其謊言，謂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芬蘭，貝薩拉比亞，以及烏克蘭，均已直接遭遇德國之威脅，其中若干國家受其誘惑，乃接受英國之保障諾言，加入包圍德國之陣線。

余在此種情形之下，乃担負德國民族歷史之重任，以事實保障被英國謊言所惑之國家，并以特殊莊嚴之宣言，安定東疆之地位，以吾人之利益範圍為限。

2. 對蘇聯人民從未懷有敵視之意

國社黨同志！德國人民對於蘇聯人民，從未懷有敵視之意，但莫斯科之猶太布爾雪維克統治者，二十餘年來，始終以引起德國，甚至全歐之烽火為職志，德國從未企圖以

國社主義，輸入蘇聯，但莫斯科之猶太布爾雪維克執政者，始終欲以政治手段與武力，支配德國及歐洲其他民族。

蘇聯此種活動之結果，僅使各國陷入於混亂，困苦，及飢荒之境，反之，余在最近二十年來，則努力於生產工作，為德國創設新社會秩序，不惟失業者絕跡，抑且提高勞工之地位，使工人亦得相當之享受。

此項國家經濟與社會政策之目的，乃在造成真正之人民社會，消滅階級之不同，誠世界上絕無僅有者。

至一九三九年八月，余為責任心所驅使，在極端困難之中，派遣外交部，民莫往莫斯科，一方努力於對抗英國包圍德國政策之工作，他方希望弭兵於未然，東疆可高枕無憂。

其時德國向莫斯科莊重保證所提出之領土及國家，除立陶宛外，均在德國政治利益範圍之外，并與之簽訂一項特別協定，以英國倘竟煽動波蘭對德作戰為條件，即就此項

特別協定而論，德所得之權利，亦絕不與軍事勝利成比例也。

國社黨同志！上述對蘇聯簽訂之協定，雖為德國國民之福利而成立，然實際上，其結果對於僑居於各該國境內之日耳曼人，頗為苛刻。

約有五十餘萬日耳曼男女，被逼離開其成家立業之地，晝夜逃返本國，但仍有數千日耳曼人民，神秘失蹤，其下落無從探悉，其中有一百六十人，為德國之公民。

凡此種種，余當時不得不保守緘默，以望最後能緩和此緊張關係，如有可能，亦期與蘇聯獲永久之和平。

3. 提出立陶宛之要求

但當吾軍開入波蘭之時，蘇聯統治者，突然違反條約，提出立陶宛之要求，德國從無佔領立陶宛之意，亦未向立陶宛政府提出此項要求，反之，德國曾拒絕立陶宛政府，要求德軍開入立陶宛之申請，雖然如此，余仍同意蘇聯之新要求。

蘇聯得寸進尺，貪得無厭，此不過其要挾之開端而已。

波蘭戰役勝利之後，余曾向西方國家，提出和平建議，卒因國際間之陰謀，與猶太戰爭煽動者之拒絕，而竟未能實現，蓋當時英國抱有動員歐洲聯盟對付德國之企圖，就中亦包括巴爾幹及蘇聯在內。

英國欲實踐其企圖，遂決定派遣克里浦斯爵士為駐俄大使，前往莫斯科履行促進英蘇關係之訓令，並使蘇聯產生親英之傾向，英國報章，除有關於戰略不得不守口如瓶外，時載此項任務進展之消息。

一九三九年秋與一九四〇年春，其效果漸露，蘇聯竟藉口保護芬蘭與波羅的海各國不使其為外力所威脅，而以武力征服之，此種動機之虛偽而可笑，乃盡人而知之，其所謂外力威脅者，顯係指德國而言，蓋當時實無其他強國，能侵入波羅的海，遑論在該區作戰哉。

事雖如是，然余仍持緘默，詎知克里姆林宮之當局，得寸進尺，德國於一九四〇年

春，遵守所謂友好條約之規定，將東疆駐軍撤退，其時蘇聯已在開始集中軍隊，此種措施，實可視為對德國之故意脅威。

4. 對德示意

據莫洛托夫稱：一九四〇年春，波羅的海各國境內，有蘇聯軍隊二十二師，蘇聯政府并謂，蘇聯之所以駐大兵於該區，乃應當地人民之申請，由是觀之，蘇聯政府雖掩飾其意義，但其有對德示威之作用，已可不言而喻的。

當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德軍在西線擊潰英法之抵抗後，蘇聯軍隊，續在東疆作威脅性之擴大行動。

一九四〇年八月後，余乃考慮東疆已屢遭兵災，更鑒於布爾雪維克之大軍集中，不能再任其空虛，而無防禦。

5. 牽制德軍

英國與蘇聯之共同對德政策，乃欲使德軍駐守東疆，以減弱西線之作戰能力，尤以空軍爲然，德國在西線既無一鼓擊潰英法之把握，戰事勢必延長，致全歐國弱民貧而後已。

蘇聯對羅馬尼亞之武力威脅，乃亦欲取得德國以及全歐在羅國之經濟地位，至少亦思有以破壞之而爲快。

德國自一九三九年以來，即不遺餘力，以謀與東南歐各國在商業上之合作，故期望各該國之平安無事，至爲殷切，不幸於短時間內，見蘇聯軍隊突入羅馬尼亞，又聞希臘與英國之合作，吾人素視爲貿易之場者，全將一變而爲兵戎之地。

6. 對羅馬尼亞保障

當羅國政府向德國申請時，余爲和平起見，曾勸告羅政府，接受蘇聯之要求，放棄貝薩拉比亞，惟羅政府以德義兩國能保證羅國領土之獨立爲條件，普通德國不保證他國之獨立，此乃一例外耳。

余之所以一般不保障他國獨立者，蓋德國政府一言既出，必須實踐，不若英人及猶太人之言不顧行也。

雖時至今日，余仍深信，余當時固負重大之責任，而對於東南歐之和平，則有所貢獻。

余爲明瞭蘇聯對德之關係，及德東疆不絕因蘇聯軍隊集中而受威脅之問題，與夫解決東南歐事件等，乃懇請莫洛托夫，遊德京柏林。

7. 莫洛托夫之聘問柏林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曾向德國提出下列四項問題：

一 莫洛托夫問曰，倘蘇聯進攻羅馬尼亞，德對羅馬尼亞之保障，亦將針對蘇聯否？

余答曰，德國對羅保障，乃屬一般性質，吾人將以無條件遵守，蘇聯已向吾人宣佈，蘇聯對羅馬尼亞，除貝薩拉比亞外，並無其他利益關係，故佔領北布哥維那，已屬違反此項保證，故余認為蘇聯，今不能對羅馬尼亞，再存其他意圖。

二 莫洛托夫問曰，蘇聯仍感受芬蘭之威脅，故決定不能再事容忍，德國無援助芬蘭之意否？將撤退其通過基凱尼斯之軍隊否？

余答曰，德國對芬蘭仍絕無政治上之利益，但德國政府，對蘇聯發動進攻弱小民族芬蘭，認為不能容忍，蓋吾人決不能相信，芬蘭能威脅蘇聯，吾人亦不望波羅的海，將引起戰爭。

三 莫洛托夫問曰，德國能同意蘇聯向保加利亞提供保證，並派蘇聯軍隊開入保加利亞，以資保護否？莫洛托夫并明言無廢除保國國王之意。

余答曰，保加利亞，乃一自主國，余不知保加利亞曾否要求蘇聯提供保證，如羅馬尼亞之與德國，但余願與余之與國，討論此事。

四 莫洛托夫問曰，蘇聯需要自由通過韃靼尼爾之便利，並要求佔領韃靼尼爾與博斯普魯斯一帶之重要根據地，德國能表同意否？

余答曰，德國願隨時同意修改蒙德婁條約，以有利於黑海國家為前題，但不能同意蘇聯佔領海峽一帶之根據地。

國社黨同志！余對此所持之態度，乃以德國負責領袖之地位，與歐洲文化代表而出此，其結果，乃使蘇聯增加反德活動，立即開始對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之陰謀活動，羅馬尼亞乃有政變之發生，企圖推翻安托納師古政府。

其時余仍以爲持緘默爲善策，詎知蘇聯此次失敗後，乃在邊界一帶，補充其集中之軍隊，威脅德國，而當時德國於其東疆，既無坦克車之保衛，又乏摩托化隊之駐守，此乃德國人民及軍事指揮所共知者。

8. 莫斯科及塞爾維亞之政變

南斯拉夫戰後，乃亦英蘇合作之證據，當余努力綏靖巴爾幹各國，邀請南國加入三國公約之時，英蘇兩國，乃於一夜之間，發動南斯拉夫之政變，此次塞爾維亞政變所受蘇聯之影響，甚於英國。

吾人對之仍持緘默，蘇聯領袖，乃復得寸進尺，德國政府，今已搜獲蘇聯煽動塞爾維亞對德作戰之證據，蘇聯曾向之保證，由薩羅尼加連軍火鎗械飛機等物至塞爾維亞，此事發生之時，係在余敦促日外相松岡與蘇聯和緊張關係之時。

自吾軍迅速進佔斯科普里及薩羅尼加後，蘇聯與盎格魯薩克遜之陰謀。遂告失敗。塞爾維亞空軍將士之逃亡於蘇聯境內者，均為蘇聯拱手歡迎，而認為聯盟同志，幸軸心國在巴爾幹戰爭，迅速光榮結束，蘇聯野心，遂不能如願以償，蓋蘇聯欲乘德在巴爾幹半島長期作戰之時，在德蘇邊境，準備軍事就緒，以期與得美國援助之英倫，共

同逼迫德義，而使軸心國屈服。

由是以談，莫斯科不惟破壞德蘇友好條約，仰且洩露內容，惟克里姆林宮中之當局，則仍施其當時對付芬蘭及羅馬尼亞之故智，假仁假義，尙以和平及友誼爲口號。

時至此際，余不能再事旁觀，持以緘默，成爲德國及歐洲之罪人，蘇聯在德國東疆，結集軍隊一百六十師，數星期來，北自極北，越德邊境，以迄羅馬尼亞，蘇聯破壞邊界之事，迭有發生，蓋蘇聯軍人，已以爲準備就緒，在各邊疆可肆無忌憚，至六月十七日夜至十八日，蘇聯偵察步哨，在德國領土內，經持久之砲火射擊，始被驅逐出境，故吾人已至必須採取行動，對抗此猶太盜格魯薩克遜戰爭煽動者及莫斯科之布雪爾維克統治者之時矣。

9. 由北冰洋直至黑海

德國人民乎！吾國前佔領那維克時之忠勇士兵，已與芬蘭伙伴，協力同心，駐防於

北冰洋洋岸，更派軍隊，在征服挪威時之總司令指揮之下，亦與芬蘭合作，保護芬蘭之領土，德國東疆，北自東普魯士，南至喀爾巴汗，德軍亦枕戈以待，再南沿普盧特河，多瑙河下流，直至黑海海濱，德國士兵與羅馬尼亞由安托哪師古將軍指揮下之軍隊，聯合共同防守，此項自北至南之龐大戰線，爲歷史上前所未見。

上項戰線，並非僅在保護芬德南三國之疆土，乃在保障全歐之安全也。

故余今已決定，重以德國與其人民之將來命運，置於吾士兵之手中，願上帝佑吾，助吾作戰。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希特勒（簽字）

二 德外部致蘇牒文

柏林二十二日電

德外部今日致牒蘇俄政府，申明莫斯科已被破壞、蘇友好公約，違背莊嚴之宣言，採取仇德之態度，該牒文解釋德國如何打破兩國間政治上之衝突，尋求保持利益之均勢，企圖以此種見解，消除戰爭之可能，而獲得德、蘇之諒解，從而保障兩國人民生存攸關之權利，防止國際猶太人共同主義之蔓延，但俄國政府最近之若干舉措，均與此項原則相去甚遠，德國自締結德、蘇互不侵犯公約，即一改對蘇態度，但蘇俄則仍相沿舊貫，旅德俄人，不但從事怠工，抑且圖謀分化，此輩俄人，受莫斯科政治警察之命令，由委員克里洛夫指揮，在德國及佔領區，組織怠工，秘密設置實驗室，私造炸彈，擾亂治安，德國船隻，曾遭爆炸，在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國，並散發

反德傳單，公開宣傳布爾雪維克主義，此外，並在芬蘭設廣播電台，發表反德宣傳，在保加利亞行施壓力，勸阻保國加入軸心，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更在羅馬尼亞慫恿鐵衛團作亂，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派人赴南斯拉夫活動，保證予以軍火之援助，但須南國對德保守秘密，今年三月二十七日，南斯拉夫之政變，即蘇俄陰謀之最高峯，該項政變之領袖西米克，今日尚在莫斯科，與蘇俄當局密商反德措施，根據以上種種事實，蘇俄對一九三九年德蘇公約，完全視作利用之工具，正列甯一貫政策，即「倘某國能幫助蘇俄，謀求利益，即可與之締結公約是也。」

其次就外交及軍事方面言之，蘇俄之唯一目的厥為推進蘇俄之軍事力量，自北冰洋至黑海，再向西發展，俾赤化歐洲，於是對芬戰事之後，竟不顧莫斯科之保證，進而攻擊波羅的海各國，立陶宛本為德國利益範圍，德國為求和平起見，對蘇讓步，但蘇聯於六月十五日提出最後通牒，將立陶宛全國完全佔領，並不通知德國，旋經過艱苦之談判，德國亦即表示願意和解，其目的亦無非希望和平。

關於貝薩拉比亞領土問題，雖蘇俄態度違反一九三九年公約，但德國仍贊助蘇俄立場，使羅馬尼亞接受蘇俄造成之事實，蓋德國尚冀盡力與蘇俄保持和平也。

但蘇俄竟又圖在巴爾幹方面提出要求，其範圍並未說明，德國政府接獲情報，蘇俄與英國駐蘇大使克里浦斯，進行談判異常順利，旋又接獲電報，則蘇俄已赫然增兵邊境矣。根據南斯拉夫武官之報告，「據蘇俄方面探悉，俄國空軍，坦克車隊，砲隊之軍備，現正大量製造，並根據此次歐戰之標準，在本年八月可以製造完竣，屆時蘇俄政策，當必有重大之改變。」

當莫洛托夫聘問之時，德國探知蘇俄誠有意與三國公約各國尤其與德國謀求友好之合作，但須獲得所要求之代價，此項代價，包括蘇俄在北歐及東南歐之發展，莫洛托夫要求德國，保證保加利亞成立波羅的海互助公約，允許蘇俄在保建立軍事根據地，其次要求德國保證蘇，土公約，使土耳其以博斯普魯斯及達達尼爾長期租予蘇俄，第三莫洛托夫要求德國放棄芬蘭，使蘇俄能佔領全部芬蘭領土，德國雖對此類要求，表示拒絕，

但企圖與之成立諒解，卒告失敗。

蘇俄於是加緊反德政策，一面與英國往來頻繁，一面對德軍在保提出抗議，甚而公開發表反德宣言，指斥德軍之開入保加利亞，今年四月五日，蘇俄又與南斯拉夫叛亂政府簽訂公約，其目的顯然在聯合英國幫助南斯拉夫，攻擊德國之背，鼓動土耳其反對德國，集軍羅馬尼亞邊境，威脅羅國脫離德國關係，更自波羅的海至黑海，大量集中軍隊，乘德國有事於西歐，佈置軍事，畫謀不軌，此事早由德國軍事當局向外交部一再指出，促進注意，認爲此種集中軍隊，除企圖侵略外，別無其他解釋，至本年四月以來，俄軍犯境情事，時有所聞，據最近消息，邊境蘇軍已達一百六十師，其侵略野心，毋容掩飾，加以蘇軍之巡邏偵察活動，德蘇兩軍在邊疆之小衝突，使軍事局勢，極端嚴重，素來反對蘇俄之英國政治家皮佛勃洛克勳爵，亦發表演論，呼籲英國以一切力量贊助蘇俄作戰，更求美國採取同樣態度，同時英國駐蘇大使克里浦斯，正努力英蘇兩國政治上及軍事上之密切合作，然則蘇俄之準備如何，用心如何，路人皆見之矣。

下編 墨索里尼之言論

民主政治的崩潰

我毫不疑惑的確信，凡有無能的政黨與議會制的政府，必由於同一原因而趨於消滅而其消滅的方式，亦必相同。

我親見我們的政府，日趨衰亡，我也聽見牠那殆已咽氣的呼吸。但這正是我們有爲之秋。眼前紛亂的現象裏，在顯示着惡的勢力，此種惡勢力，結果形成一種氾濫的情形。外人看起來雖覺可笑，但在愛國者的眼中，已是悲慘得不可形容。總之，這種惡勢力，是非常瑣細，非常不忠實的。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六日的選舉，足以表徵意大利彼時的政治生活是假靜肅的。關於內政及外交上諸種需要迅速解決的問題，不曾詳細研討，而在政黨混戰中浮蕩；至於國

民，則時常聽着不關緊要的新內閣組織的預言或吶喊。

社會黨現正把持政權，凡是關於共黨的事情，他們總是支配政府。

第二十一次的立法會議中，國王預定有一番演說；這個儀節裏，尼蒂似乎很煩惱，他是想轄制社會黨的，而他對國王的仇視，表露得有些露骨。我事先曾聽說他們不會來聽國王演說的。

開會那天，國王進會場時，怪現象便發生了：社會主義者們，排成一列，鈕扣上帶着紅色的花，終於成羣走出，口中高唱工人歌與國防歌；共和黨與獨立派，左派等，也排在一起；這足以表現後者的政見是何等的晦昧了。

國王的演說並未顯然的反對這些亂黨的勢力，因為這些勢力是不利於全意大利的；也未提及阜姆事件——那是民族精神的唯一表現。他底演說裏捨棄了在外國所享的特權。他分出局部皇家產業賜與那些身經百戰的兵士，因為那些受傷者的生活是不安定的。在對外政策紊亂與經濟危機十分嚴重的時候，我也沒有看見一些別的舉動，除了國會一些

小變動外。

尼蒂內閣於前三個月中，在國會裏失敗過三次，但牠底運命注定還要持續，牠還能持續牠底生命。

皮得孟的老報紙，有自由派色彩的斯坦巴，開始詛咒戰爭，牠想號召從前中立的領袖基阿立到他們底旗幟之下。教會與國民黨也想乘此變亂期中獲些利益。社會黨也表現他們對於選舉勝利後沒有一些準備。勝利只使他們陷入泥濘的池沼中，因為他們不能將共產黨與極左派的勢力弄均衡；一方面要顧着國家，一方面還要顧全着政治——空頭政治。

丹農雪烏在阜姆抵抗潛入的政府秘密代表的同時，又要抵禦政府的封鎖政策。法西斯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的選舉失敗後，又起始組織已散的黨員，但像這樣空氣中充滿了自私和懦弱與渺小的氣息，前途是不會發現光明。

但我們應當覺悟我們的路是可以走得通的。

重組我們的法西斯是不難的，因為我們的黨員是久經戰鬥的，是受過好的訓練而十分熱誠的；我們不能因此次失敗而沮喪。一九一九年十月於佛羅倫斯開催的戰鬥的法西斯初次國防會議，我們的領袖又大顯身手。這是一個有意義的會議，會員不能不用手鎗來維持會的自由。佛羅倫斯素以和藹著名，但這次居然也仇視法西斯，而加以不意的攻擊和憤怒。但畢竟由於我們的黨員的控制，我們的會開成功了；而我們為對付我們敵人的壓迫和暴力，我你們底精力也消耗不少呢！

佛羅倫斯會議裏，我曾作了一篇文章，將意大利政府之重要問題，完全加以解說；十月九日我又作了一回不加修飾的演說，把現在我國的惡勢力告訴大家。第二天，詩人馬瑞尼作了一篇尖刻的演說後，秘書巴斯拉拿出一個決議——戰鬥的法西斯要以權利使意大利行根本的改革。這決議是一個清晰方便的政治綱領，目的在建設一個絕對新社會新經濟的國家。

我解決並執行這個目標。假如我所求的最終目的，是在啓示着我們要走的路——曾

領導個人發展的路——於此試驗及錯誤期中，我願作一個試驗品，如斯也許可以達到我們期望之標的。

法西斯的政治綱領是需要人民贊助，法西斯政治的象徵已出現了。統治問題最要緊的乃關聯工團主義者的問題；因此，十月十日午後談話會中，我提議，謂「連和經濟解放與工人自治運動」我們致意於「所有無產階級與工人團體，不願屈服與大小中產階級的政黨下，該中產階級僅知剝削麻醉民衆而期攫得其名譽與金錢」，不知其他各國有否這種同感。

該會的精神，依然堅持以前戰爭時所有不可克服的性質，閉會時，曾爲阜姆而歡呼。

我自阜姆乘飛機到佛羅倫斯，在阜姆曾與丹農雪烏作一個長而親密的關於意大利前途的開心置腹談話。歸途中，因大風驟起，我乘的飛機只得在玉田省的愛多飛機場落下因恐延誤，故又改乘火車到佛羅倫斯，恰好趕到開會，於是我大大活動，抵抗敵人的案

亂。終而弄得我的精神十分疲倦。在民衆的眼中，因我時時在民報上作激烈的文章，攻擊布爾札維克主義，所以是一個愛國者，一個抵抗暴力的宣傳者。該會是法西斯式閉會的，我們互誓再見，發誓不顧一切以求得最後勝利。

從佛羅倫斯乘自動車到羅門納，開車的居杜潘加尼，在佛羅倫斯是出名的義勇隊，而善於駕駛飛機——一個體育家。同車中有他底妹夫康斯士加文尼，和里德羅阿爾卑拿地他們都在波郎納鐵路上作事，後來他們在政治團體上都很出名。我們到了法安日，車在阿爾非安咖啡店停下，那兒我遇着一些老友。再繼續趕路時，因為車的速度太快，致於夾在一個火車道交叉的地方：用力擺脫，以致於軌道也斷了，我們的車也例到別的地方去了。除開車的外，我們都被擲在數碼以外去，我沒有受傷，阿爾卑拿地稍微受了點傷他們呻吟於痛苦之下，我和他去喊人救我們的朋友。人來了，將受傷的人放在車上，用牛拉着，送到法安日的醫院中。施手術時，我竭力幫助這兩個病人，盡力安慰他們。後來，我坐火車到波郎納。這次意外的事，我本應大受損傷，但命運助我；我想到我的

敵人對我的仇恨正是我的護身符。

以前曾敘述過的一九一九年選舉失敗之後，許多朋友被恐赫著了，有告訴我們：逆流行是無用的。他們說——此為常有的心理——最好與反派講和，因彼等於政治及國會中都很得勢；如斯他們貢獻我妥協，談判，和約等。

我坦率的拒絕了，我竟至不能想像我將和那些以前曾經反對意大利加入戰爭，現在又在破壞牠的和平人一同開會。瞭解我的人很少，——甚至與我最接近的人也不了解我。民報的兩個編輯離開我。他們托辭說他們的家已經遷走，他們控告我選舉的時候，利用本報為阜姆事聚金錢而自肥。我於是得一個經驗，我須要時時防備我的那些朋友。

我出席於蘭堡地的新聞記者會，我要求給與我一個對於此次被控的旁聽和解釋的機會。我的辯護十分豐富而正確。此會因此不得對我主持公道。後來，我雖然尚未顯然的勝利，然而以前曾經譏謗過我的人都向我道歉，承認他們自己的錯誤。

社會黨同國民黨借此次的口實來攻擊我們，他們派遣狗一般的人來偵察我們，他賄

賂兵士與警察，對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信仰，行動，都秘密打聽。一些被引誘拒絕，不得意的人們——這些人都曾被我以公正的堅拔的精神攻擊過——都齊起來反對我，但他們不能傷我一絲一毫。任他們怎樣翻天覆地的偵察我，但一點破綻他們也抓不着。阜姆戰事籌款的處置，及其他的譏諷，我在我的報紙將所有的證件都發表出來，這種文件與證據是沒有問題的。

這文章的結論乃我一生所要保持的。因我的辯論皆為適當，無人可再攻擊我，政治上其價值為可增減者，而我亦可被捧起或打倒，但關於道德者，絕不如是。人之生活宜與其信仰一致，宜不存私見，真懇的人於政治上定有一種仁愛與熱誠的意識，他們對他們的人民宜有深的認識與相當眷愛。此良好之德性，不應被偽善，巧辯，妥協或奴性之讓步所敗壞。於此一方面，至少，我自己還驕傲得起來，我不能被人疑惑——甚至被我自己，我覺得我的靈魂是不可磨滅的。

我相信，這就是我的力量和成功的唯一原料。

一九二〇年春，意大利的外交已陷於十分困難的狀態。巴黎的外交家們正在劇烈地辯論，達馬下的創傷還未痊癒，阜姆問題也未解決。丹農雪烏也還在阜姆。社會黨顯然勝利，但逐日的證明了他們無能而不能維持他們政治的尊嚴了。他們之中，左派很得勝列寧的魔力伏在他們的當中。自由黨完全將他們所享的特權讓出來了。這時，內閣僅在一般奢求無厭者和想攪得特種權利者的慈悲之下討生活。國會裏是騷擾，街道上政治性質的喧嘩。

於此情形下，即使不勝，我們也應掙扎。這一年之初，我作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讓我進航。」該文中我說：現在世界上有兩種宗教在彼此爭勝，以期統御宇宙——紅的與黑的。聖諭都是由兩個教皇宮裏頒布出來的——自羅馬與莫斯科。我們在此兩派中乃為異教徒。我們不會被牠們所同化。這爭鬥的結果，於我們不甚要緊。爭鬥的本身也有估價值，雖然勝負尚不一定。世界上真也有與天主教的朱利亞相同情形。像披紅頭髮的喀立利渥（譯者按：此指耶穌）是否將再勝利？或者這勝利將屬於列寧呢？所有勇敢

與荒雄思想的顛覆將要實現嗎？

「這些問題都縈繞在我們一般人的腦筋中。」

「但是，我們應不顧一切地去駕駛我們的船！必要時也得逆流而行。不能畏懼覆舟的危險。」

當時無暇再作什麼空口辯論。事情日漸惡化。正月裏，經過嚴格的討論，鐵路罷工已是不可避免。不久。郵電罷工也跟着發生，直延長了六天的功夫。這不但妨害市民利益已足可擾亂國家的交通。這甚至將思想的流通也打斷了——尤其是在國際上的。社會黨機關報前進報——我曾任該報主筆——這時發表文章說：郵局，電話，電報是現代的奢侈品；古代沒有這些也很方便的。誰知道他們是在開玩笑或左派愚笨的思想在作怪呢？

上述那些行動的原因，常是經濟的，但實在說起來又完全是政治的；他們真實目的在給當局一個大打擊，並反對中產階級及現存秩序，而去建立蘇維埃政府於意大利。此

爲他們假面具後面的真目的，他們沒想到各種紛亂的結果每容易使專制的少數人把持全國——控制國家的交易交通與城市。

於此困難，怯弱，呻吟，無能，幻滅，無謂的評論中，我獨自大膽作文說：國家裏的工人，縱使他們認爲政府的無能爲對的。他們對整個這種國家的觀念却大錯特錯。無味的罷工而加重人民痛苦，侵犯全體人民的權利，實等於領導近代文化生活回返於原始部落的鬭爭。

一九二〇年正月十五日的報上，我發表一篇文章，內中說，「這種內爭是發生於政府與社會之中。受苦的——他們已經受苦了，但是困苦還不時的落在他們身上——是意大利國家。——「國家」二字的意義是人類集合的名字。」我再加上一段說：「物質損失，難以數計，而國內外道德上的損失尤大。在這時的罷工只是利於那些帝國主義。是我們在巴黎開談判最要緊的時候。只有一個問題——去找着最終的和平。爲什麼我們的郵電工人不再等兩個星期；等到尼蒂自巴黎回來以後再說呢？爲什麼他們對政府的哀

的美敦書要提出於十三日呢？是否這哀的美敦書是正寫好？是否牠是很重要非在這時發生不可？總之，所有的行動，只是表現不良的政治性質。」

上帝保佑正月二十一日郵電工人復工了，十九日，鐵路工人又罷工了。這個罷工是無用的。紅色工團主義的領袖不顧一切的宣布罷工，甚至不顧工人的感情與利益。我以為這個罷工是「一個反抗國家的大罪惡」。全國都在荒廢之中。意大利完全在暴力與紛亂的爪牙之下；外國游歷者也避走一空；對於銀行的不信任也成了一個普通的現象，不好的謠傳也滿佈國際間，使我們的外交談判更形困難。

在這自我主義肆無忌憚的中間，法西斯黨則竭力服從公務。我將永不忘記我們的人因為他們信仰的鼓勵，於此暴亂時期，完全盡了他們的責任。以他們的勇氣對抗其他罷工者的侮辱與恐嚇。

不久，此舉觸公憤，許多社會黨感覺膽怯。他們想把這責任完全放在宣布罷工的領袖身上。於此廿一的民報上我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太晚了！」。我暴露社會主義

的真實情形——這些話都成了預言。

「杜拉第派——這個字是指非力伯，杜拉第的黨徒，他是社會黨右派的領袖——應該早就醒悟。現在的情勢如車已到懸崖的邊涯，改良派的關鍵也要破裂了，但他們還不懸崖勒馬；他們絕不，而還耗盡其精力去一直錯到底。懸崖的底下有一座崇厚的牆，車一滾下去，只有粉身碎骨，真理將要自這毀敗之中出現了。法國寓言家拉芬天說：「不幸有時也許是福，牠至少可以啓示愚者。」

「假如恢復了這些愚人的理智，能不把他們的國家擲於毀滅與不幸之中，這是再好不過的。」

鐵路罷工延長到正月廿九日，外交討論的結果，使我們的政策，不得不取一種妥協態度。在這階級爭議的乾燥無味中，一件帶着理想色彩的事件便發生了。就是打算將受困的阜姆人民運到米蘭來。他們已經飽受經濟封鎖的困苦；他們生活於他們自己困苦之下。我們仇人的子孫維也納人在米蘭已能得着很好的待遇。來諾的意大利子孫欲得愛護

憐惜，豈是不可能的嗎？這件仁慈消息——法西斯得着阜姆指揮官的同意帶來的——意大利已全國響應。於其旅途中，每個車站都有很多的歡迎羣衆。報紙檢查官禁止我們寫這件事的成功。但這僅爲當局的政綱，有系統的來毀壞我們的精神，這種政綱在尼蒂的政治腕上，宛如鉛食匙上的一個難看的符號。

尼蒂爲掩飾他失敗的外交，會場裏發表關於阜姆的話，他公然偏向着斯拉夫人，這時正是威爾遜謀實現其奇怪計劃，將阜姆與日拉劃爲孤立不相連屬的自由市，由國際聯盟來管轄。

第二天——正月八日——我的報紙上頭一頁載有下列的標題「蝸牛先生 嘉果亞的驚人言語。」這個外號是丹農雪烏送與尼蒂的，終於無人不曉了。這個標題之下是我一篇短社論，題目是「不幸」。在這篇短文中，我將巴黎談判的慘敗的歷史稍爲說了一些然後來個結論。

實情這樣的：尼蒂又預備回巴黎了。他要回巴黎將他的襯衫都送給人。於強梁的獄

哥斯拉夫崛起精神之前，這蝸牛先生除了喊叫哭泣以外。什麼都不知道。他所說的話是不可思議的卑陋，即在戰敗的德奧也沒有像這樣一個卑屈的公使。即如有一個，也不會讓他作下去的。尼蒂是一個背職公使，一個自毀公使；一個孟地喀里安尼公使，只知和平不顧利害。但他並沒忘意大利人的目的是德瑞士德同德安士，而這蝸牛先生居然自願幫助猶哥斯拉夫的抵抗。

「比較起來，一八六六年的和平乃一非常可觀的事。這次再去巴黎，我們的蝸牛先生又將再讓步了。是日拉？是瓦龍納？誰又能知道？放棄哥內日亞是可能的。甚至於孟法爾孔，這樣沿達喀利亞門士一帶也要保不住了。因為像這樣我們才能保持與猶哥斯拉夫的友誼呀！

「在這種污辱之下，我們覺得我們寧願作諾斯喀的德國人民，比較作蝸牛先生的意大利人民，要好得多吧！

「我們的前途只是悲痛與羞恥：比在嘉波瑞士事件發生時情形還壞，甚至比阿巴，

加瑞馬的日子還難過。

一我們應當恢復我們的精力，但在未恢復之前應有一個人來負責補償。

政府所採取的內政外交，也引起了許多別的報紙的強硬的討論，這些報紙是意大利生活的各種不同趨勢的反映。上議員佛雷沙蒂領導下的斯坦巴報是我攻擊的標的（佛氏這時被任為駐德公使。）我猛烈的攻擊他所採取的綱領。他虛張聲勢地自負其報紙是我們祖國的救主。我們不要忘記佛氏是反對我們意大利加入歐戰的。意大利過流血悲慘的日子時，他永遠站得很遠的。如斯，他自然不能在這戰事告終的和平時代作一個祖國的救護者。

塞拉導報是代表解釋自由派的公意的，這時也反對威爾遜提議對於阜姆同達馬下不公平的仲裁了，因為仿照沙爾維米尼和尼蒂的不良政策，而阿蘭巴提尼也贊助這仲裁。紅色的前進報利用惡辯論及譏謗之辭來反對我，在大眾輿論之前辱罵我，國民黨的報紙也幫助他們抵抗我，但這都不生效力。最要緊還是他們都是反對法西斯的興起同戰爭的

勝利。

罷工演成了軍警市民之間暴亂與侮辱的衝突；國會中無窮的討論只現出磨拳擦掌的現象。這種可悲的現象不但是我們人民的羞恥，並且是我們政治生活的羞恥。

數月以內，內閣竟發生三次變動，最終還是尼蒂得勢。目下的民主政治已與其他原理妥協故現在發生的問題只是互相作很大的讓步。這是不幸而又無益。但沒有人想到在我們的國家中再去重建一個社會制度，這個國家是經了一個血戰，並且是生活在動的現實的世界裏的。

法西斯這時宛如強弱，妥協，朦朧，紅色理想的海中之燈。她如開始戰爭；盲目的羣衆勢力不難克服的。此時，我已成了尼蒂政府的眼中釘。他將他手下的走狗都放出來對付我，同時他的新聞記者又不憚煩地記下我在政治上的矛盾。社會黨因鑒於我的道德與物質力的偉大，也想盡方法排斥我。但是，他們只在遠處咆哮。他們非但膽怯，並且不知事實的真象。

米蘭仍在流氓手中的一晚了，我一人皮日街咖啡店內，這裏是城市的中心。我一面喝咖啡，一面等候米捷，斑琪的時候，一羣社會黨與流氓在此咖啡店起了內爭，他們開始罵我，侮辱我。我是被他們認出來了，我看他們想打我一頓，以洩他們心中的積怨。這羣人愈多，其勢汹汹，於是這店裏的女主人將店門也關上了。她請我趕快離開此處——在這紛亂的時候，照例是如此的——因為我知道這於他們的店舖很不利。我不等他二次說情，我就走了。我對抗這些流氓却一點也不恐懼。人數愈多，愈能試出一個人的勇氣，這種勇氣對於有些人簡直是一個嗜好。我對於這羣流氓也不能說不願對抗他們。

我面對着他們爲首的說：「你想對我怎麼樣？打我？好，開始吧。但是請以後防備好了。因爲不論什麼侮辱，什麼攻擊，以後都得加部賠償的。」

我還記得當時那些狐羣狗黨的怪現象。他們立刻鴉鵲無聲了。他們彼此暗地裏傳遞眼色。最近的先溜走了，於是一種恐怖忽然襲入他們之間，他們漸漸走開；僅在遠處繼續辱罵我。

我所以要寫這件事者，因為我們法西斯黨一生的遭遇有許多如此的。但必須知道，其他情形的結果並不像我這次一樣——結果常常是打，刀刺，手槍，暗殺，殘忍，慘刑和死亂。

這時，尼蒂與地日將軍中間又起了衝突。

倫敦條約——曾經允許意大利以利益的——現在也破壞了。亞德里亞沿海地也完全不穩了。外交團中生無稽的謠言。猶哥斯拉夫人要佔領整個的亞德里亞海岸的消息，使羅馬陷入悲慘。學生，教授，工人市民——一切代表份子——共同向閣員同政治家請願。因為達馬下的原故，意大利各地都派代表參加此次的請願。意大利加入大戰的週年紀念時，所有的這些人組織一個達馬下遊行過，表示他們對祖國永不消滅的志誠。

羅馬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到現在還在我腦中活躍。這件事惹起衆怒。御衛隊——新的警備隊，尼蒂的爪牙——襲擊了這個遊行隊。他們開鎗射擊，死了許多人，還有五十個受傷的。這是一件羅馬許多年來發生的最可恥的事了。凡是加入此次游行的人許多

又被補了，甚至女人也連坐。很少的人膽敢起來反抗這件事。國會中，有少數人——國家主義的作家陸熱西西里安尼，埃熱爾伯士，瑪提也在內——臨時提出質問，但是未得響應。民報上，我將我的仇應到處傳播。我在罵現在侮辱人民制度。我的吶喊在上議院得着回響了——在上議院中，在歷史，常常有人起而為意大利的尊嚴，為公正，為高尚而奮鬥。

一羣上議院議員——為首者是地日，提出以下的動議：

「上議院對於政府容忍缺乏訓練之國家御衛隊，為損傷我軍尊榮勝利與人民反抗精神之舉甚為抱歉。此於我國的統一運動與文化演進上，一切合力工作皆有妨害。以武力壓迫五月二十五日之愛國運動並逮捕達馬下與卓姆之人民，為違反我國歷史傳統之舉動。」

署名之中，除了地日之外，還有著名歷史家阿體里阿何體斯與達翁得瑞維爾，和其在意大利文壇上著名人物。署名者共六十四個，其中四個曾任上議院的副議長。

這個動議喚醒意大利歷史的遺傳，有力又有生氣，其中領袖是地日將軍。他得了維托瑞阿維乃士無上的尊榮。他眼見着美好的高尚的軍人軍官的理想，一天一天的消滅了。尼蒂政府——與其不值一錢的政黨和無用的國會制度——只知討好於人，只知攫取政權，既不顧國家，又無勇敢的理想，因此第三次又倒了。

基阿立地接着捲土重來。

經過許多屈辱與搖動之後，國會與政治制度表示出牠們不能再管理或領導人民的命運。尼蒂第三次倒閣之後，以首相為職業的基阿立地又上了台。他這次的再來，給我們一種印象，他似乎在破產的情形之中來接收這個所謂自治政府。

我們不得不承認基阿立地私人生活的公正；但是在政治上我們就不能承認了。他是一個被破壞者，他永遠對於意人生活上理想的發源及其發展沒有深刻的信仰。在政治上他將意大利所有的問題，都付托於不自然的民主政體的國會制度上，故而大戰時他反對我們的加入戰爭既經勝利之後，而他再上台來，宛如來結束一種商業似的。他想清算的

事業，於我們全民歷史上是很可怕，很醜麗並且很成功的一件事。

基阿立地內閣的內政主張還算不錯。自從尼蒂政府亂政後，只要是換新人物，人民沒有不歡迎的。外國的代表與一些誘惑份子，則以內政的幫助，起來鼓動阿爾邦人民反對我們。此地離巴瑞只有十二點鐘的路程，牠是受我們文化的影響，其實文化生活之所以得放光彩，完全由於我們的努力——而現在完全起來反抗我們的駐防了。一九〇八年以來，我們有衛生委員會駐在瓦龍納。一九一四年起，我們就在那兒駐軍隊。我們築城市，醫院，馬路。一九一六年塞比亞的軍隊曾經自此路通行。我們即在阿爾邦耗去無數金錢，犧牲無數兵士，而來維持這小國家者，乃欲使牠將來能够很好的生存。

我知道並且告訴別人說，希望基阿立地來解決陀爾邦問題是不可能的。繼續不斷的內訌使他沒有精力與腦力來對付外交。這時斯佛日是外交總長？也只是可以使亞德里亞問題歸於失敗。我們在瓦龍納的駐軍因政府的不良，被迫退出。

我們又遭遇一次失敗。

一九二零年鐵路工人採用一個有系統的行動，拒絕使用鐵路輸運軍警。有時甚至拒絕牧師。我獨自竭力反對這種濫用威權的事。意大利人民因為這些人已經受盡苦了。誰有膽敢反對或批評政府的政策，則殺身之禍就不遠了。

這時，發生一件關於克雷米納的一個站長叫伯爾剛若尼的事。他命令他手下人將一個兵車掛在火車上運到皮山日。因此社會黨操縱的鐵路工團要求公共工程部長解伯爾剛若尼的職。此項要求被拒絕後，米蘭鐵路罷工相持至十三日。九十萬居民的米蘭現在與外界完全絕斷交通。不得不用以前的馬車及摩托車，甚至在納維略里河用小船來往。

近世的大城市米蘭現在處於無政府的狀況中。這時的軍隊本可攫取政權的，但他們乞憐於地方當局。他們甚至向地方當局乞憐為兵士作麵包。附近車站的堆房裏充滿了貨物。自然啦，這種貨物堆在那兒讓牠慢慢腐爛了，或者由人搶去。終究，在十三天後——六月二十四日早——經過一番會議之後（在會議之中，人們動武，死傷甚多）鐵路工人被全市人民的憤怒屈服了，他們相信最好是復工好了。這時政府是已經死了，只等

着埋葬。

基阿立地內閣，現在又困在經濟問題之中。他因為希望取悅於社會黨起見。他計劃將所有因戰事而得的利益都充公，並計劃收很重的財產繼承稅。第二個方針完全是社會主義性質，她將要消滅傳襲的家族觀念。這將要損壞以財產傳於後人的權利。這不只影響於經濟，並且於社會與道德也有關係。資本制度現在不過在幼稚時代；現在須要能培養他，因為促進文化工具的功能與發展，才是正當的處置。

在外交上，外長斯佛日接受了斯巴和約，簽了地雷納條約，放棄了瓦龍納與阿爾巴尼亞，又與土耳其訂塞維瑞條約，並預備去解決阜姆的糾紛，最後一個問題在雷巴羅條約中解決了。

規定將達馬下劃歸意國的倫敦條約，現在也成了問題。上議員西羅亞在上議院中說倫敦條約「都是意大利人自己弄糟的。」

我堅決的相信，這時必須想法補救外交政策的失敗，我開始以法西斯黨同民報，建

築堤防來遏止未來的大難。但是去防止這濁流是很難的。現在處處有一種共產主義的傾向。列甯的勢力好像一種神秘的東西在人心。這俄國的獨裁者正在支配民衆，他沉迷民衆使民衆迷得像受了催眠術似的。後來因為俄國大災荒的消息，去俄國研究布爾札克主義委員的報告到後，人民才睜開他們的眼睛看見俄國內海市蜃樓的虛假，他們熱誠也漸漸減退。最後列甯不過成了玩弄政治者的旗子口號了。

意大利飛機場也關閉了，飛機都束之高閣。有人想試驗從事於民航。這時在維羅納發生一件最不幸的驚人事件。一個自尼斯旅行回來的飛機落在城中。十六人身死，駕駛者在內。在此十六人之中有幾個米蘭的新聞記者。此悲劇影響了全意大利。各處都表示悲悼。同時最可怕的當局借此機會停止討論飛行問題，將飛機都毀了。

當這時，我要去學習駕駛飛機。在維羅納接壤的飛機駕駛者瑞杜爾飛正是我的鄰居他的尸身被抬到福利的教堂去了。我在那兒與幾個政治上的朋友休息。我的故鄉對我很冷淡，甚至仇視。我希望得到他們的喜悅，所以想學習駕駛飛機——在瑞杜爾飛因駕

飛機死後——的努力都成泡影。在當時，凡是沒有物質價值的事似乎都是無價值的。人心都是苦痛的，因為同樣的原故，丹農雪烏預備在卓姆形成一個永固的形式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沒體會到當時的人心。

但我並不捨棄我原來的主張。我屢次飛行。我與民報的職員飛過孟第亞。我要以我的行動表示我們意大利將來的盛與進步都非依賴飛行術不可的。我個人開例在此，我的跟朋友也着我行事。

無智羣衆的趾氣高揚同政府的柔弱無能，在九月的開頭簡直達於極點了，五金工人相機佔領了工廠。這正是表示布爾札維克主義的行動。這主義就是要取得生產工具。思想幼稚的工人和煽惑他們的領袖以為他們可以直接管理工廠，不要有什麼預定計劃，所有的工廠的生產手續，甚至出品的販賣，他們都要一齊管理。在事實上，他們一點未實現，他們什麼也未作，只造些兵器，如刺刀與短劍之類。他們過了廿一天的安閒日子，作了一些充滿仇恨與弱點的游行。

佔領工廠之初，工廠主，經理，雇員，都被工人封產了。商標與工廠的招牌都拿去了，在工廠的屋和門戶頂上，象徵蘇維埃的鐮錘的紅旗飄揚在空中。在每個社會共產主義的規律之下，工廠都設立一個委員會。發出電信以恐嚇那些不加入此次運動的人，反對這種怪現狀之人——民報就是其中之一。

工人用種種暴力佔據工廠。皮得孟舊都，都靈地方——此地有輝煌的帝宮的與軍事的歷史傳統——的法院——無所不為。高雷奧，桑日尼一個國家主義的愛國者——因加入了法西斯黨，工人就將他逮捕了，並且給作一個很殘酷，很奇怪的革命方式的審問。他被槍決後，身體更扔在水溝內。有人想將他擲在鑄鐵爐內，但彼時的鑄鐵爐和那時的工業一樣的冷清；又有人想將他踢打一頓以了結他的生命。他的罪僅僅是因為他加入了法西斯。其他的人也有與他同一的遭遇。這種不幸也落在婦人頭上。這時，很清楚的，男女都被狂妄迷醉了。

前進報在此時，報告這件殘忍的暗殺案如下：

「一個國家主義者，一個加入法西斯黨人，一個回復社會秩序的，都要有同一的命運，即是被捕而且處以死刑；這是命運的平均遭遇。」

別處也有工人佔領工廠之事，這不過是一種表現暴動機會而已。在孟法爾孔，同其他城市中的死人已不可勝計。

我們海外的債權像吹燭的洋燭一樣的消滅了，戰爭雖已結束，但也沒有人想到恢復我們的國家。人人都覺到一種崩潰的意識。印刷所發行許多鈔票。我們一方面必須設法叫牠流通；一方面又必須阻止我們的經濟生產不致走入絕境。在十年後，我們還覺得這不幸時候的負擔。

這意外財政上的恐慌，使一切情形更陷於崩潰。我曾在報上發表關於此事的危機與精通財政學的國會議員麥達的辯論。我敢說，在此混亂期間，沒有一個人能為意人指出一條清楚的道路：在財政上，我們完全向破壞那方面走，再加上外交的失敗，斯佛日便一步一步的在那兒讓步了。他已到雷巴羅了，從此阜姆成了一個分離無助荆棘滿途的城

市！

十一月四日，慶祝戰勝週年紀念中顯現出了一些復蘇的氣象。羅馬與米蘭都有擴大的愛國的游行。意國全地都舉行着。我也加入了。

這種好現象是暫時的。不久禍事又發生了——波郎納的達居西阿，法雷雷的埃斯坦斯，同阜姆都發生流血慘劇！

波郎納有很少數的法西斯黨人，爲首者是阿爾比納地。我們知道社會黨要在這紅色城市，預備一個大游行示威，以慶祝波郎納新政府的成立——內有許多紅色份子。在十月廿一那天，無數紅旗在市政廳同私家建築物上飛揚。他們又計劃放鴿子傳遞他們的消息到其他各處的同志中。全市殆全被掌握在社會主義者的手中，他們準備採用蘇維埃的憲法。這時市政府的少數人同一些法西斯黨人也到會。那些共產黨就以爲這是我們的挑戰。波郎納的法西斯黨人——此地的總部在馬沙拿街——組成幾個小隊，他們不顧一切的維持秩序。午後，敵方增加人數。法西斯黨宣布決不畏縮，並警告婦女不要出門。在

波郎納的街上發生慘劇是意料中的。法西斯堅決的態度驚動了社會黨，這不但是他們覺得他們不敢爲所欲爲，也表現了他們領袖的恐懼。我看得很清楚，意大利社會黨的特徵就是恐懼與懦怯。

當時有三十個法西斯黨人組成小隊，要想自獨立街穿過。空場上有許多社會黨人，紛亂，叫囂。一部分被驚的羣衆湧入專政廳內庭去。社會黨人在此築壘把守，他們業被恐懼得昏暈了！以爲進來的是法西斯；他們深怕市政府被法西斯佔領；於是，他們在羣衆之上投擲炸彈。

羣衆更恐怖了。許多人都逃走了，將社會黨的本來面目也忘了。

當內庭中發生不幸的時候，市議會廳中也發生了悲劇。共產黨知道法西斯黨侵入了他們都往門的出口擁擠。有的混入羣衆中，有的反過來與會中守舊派搗亂。於是槍聲動了，衛隊自己先倒下了，少數議員——內中有辯護士熱阿達尼阿，維略尼阿，比熱，克里瓦門納瑞西數人——還不動他們的地位，他們爲恐怖所鎖住。有人又放槍了，打在

阿維略尼阿身上。第二發射住熱阿達尼副官——他是比塞里雷隊中的，在大戰時變成了殘廢人，共產黨因此恨他。同時，暴動的領袖還拚命的在內庭的羣衆中放手溜彈，他們甚至殺了許多社會黨人，因為他們誤認爲法西斯黨人。這次的屠殺真是十分可怕！

同樣的事發生在法雷的埃斯歷西那座在歷史上出名的堡壘中，社會黨在那兒舉行游行示威運動。一隊法西斯黨人到他們開會的地方去，他們於是開槍射擊。我們死三人，傷多人。紅色的法雷雷——所有的省縣都在社會黨手中；此地的地方長官也有被捕的危險，法雷雷於是終日都在過不安的日子。同樣的狂熱充滿了尊嚴的埃斯歷西。我覺得，在革命之前的許多不幸事件，僅僅是某種革命的序幕而已。那麼這是什麼革命？

我召集各處法西斯運動的負責領袖——波河，上部意大利同其他城市鄉村的代表——到米蘭。蒞會的不多，但他們都是堅決能冒各種危險。我使他們知道，只借報紙的宣傳與舉例是不能成功的。我們必須在暴力的戰場上去打倒我們暴亂的仇家。

我如同得了一個啓示，我知道意大利將要被一種歷史的作用所救——在一個不完善

而又不能完善的世界——一個公正的勢力。

我們以前的民主政治已經死了；牠的遺囑已經宣讀；牠所遺留給我們的唯一東西就只是混亂。

前次歐戰對我的影響

我現在說說歐戰與我參戰所得的經驗。我說的是一般觀念的戰爭。我所眼見的戰爭現在，我從兩個觀點來描寫——一點自世界的政治出發，一點自我經歷的實地戰場。

我不能不說我國如何加入此次的戰爭，如何的感覺，接受；我不能偏在我在此次戰爭中的發展及其感覺的。我的心理就是意人的心理。我生活在他們當中，我不能不說。要說這次戰爭是忽然爆發且是一種新的經驗，簡直是笑話。

此次歐戰，爆發於一九一四年，當時歐洲正處在一個經濟的道德和平之中。一般樂觀的社會主義者及迷信德謨克拉西的人看來，是返回野蠻時代的現象——他們目前還是這樣的確信——但這是不對的。我們不要忘了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大戰。一九

一一年的里比安戰爭。一九一三同一九一三年引起全歐注意的兩次巴爾幹的戰爭。這些戰爭在世界舞台上都有其特徵，例如同土耳其的呂爾保加斯事件與阿德里安諾波耳的圍攻。

其實，那時戰爭的緊張空氣已佈滿全歐，每個人都呼吸在這空氣裏其情形是很難解說，總之，我們都居於新的人類歷史悲劇的開展中。這一頁非常的歷史開始了——大戰在我們的眼前。全人類都滾入這偉大的進展中。成千累萬的人迫到火線上去了，他們在悲慘衝突的舞台上，用血熱去得一寸一寸的土地。死，傷，勝，敗複雜的情感，仇恨的心思，友誼，幻滅，所有的這些紛亂的感情狀態，太難於捉摸，難於下筆描寫了。

僅德國便已出版六十種官方對於此次戰爭的書，其他各國所出版及未出版的更不可計，僅能這樣冥想，我們對此次戰爭的思想，宛如包在五里霧中戰敗國家，因此消滅了疑惑主義，產生了現實哲學。

我現在從我所得的印象與記憶來述說牠。我將當時的思想與行動並述，用記憶力將那時人類感受的痛苦的複雜事件寫出來。我當然也混雜在這件複雜的事件中。

塞爾維亞的悲劇——奧太子非迪南大公爵同他的妻子被刺事——使全歐的輿論沸騰我當時是一個國際社會主義報的編輯。刺殺奧太子的計劃十分精密，故奧匈當局防備雖甚嚴，而暗殺計劃還是成功了。那時歐洲都同情於塞爾維亞反抗漢堡皇室的行爲。自奧國併吞了波斯納亞，黑熱各維納後，當地人民就沒有安靜過。塞爾維亞人始終作秘密結社活動，使奧匈帝國感受不安和打擊。但這種騷擾僅僅如蒼蠅擾千里馬一樣。

塞爾維亞的悲劇是塞人的孤注一擲。每一個人都料到奧國不能就此甘休的。強烈的估計。一切公使及歐洲政黨都覺出此事的嚴重與可怕。他們熱烈的急求解救的方法。

在意大利，塞爾維亞暗殺事件只引起了好奇心，並且再希望些消息。奧太子與妃子的尸身運到得瑞斯特灣時，徹夜火炬僅給意人以——甚至在奧國管轄下的意人——不過像一個悲劇的可觀的尾聲而已。

非迪南太子可以說是意國的仇敵。他對我意人十分測視。他見不到在奧人治下的人心中的熱血沸騰，也不估量民族意識。他夢想一個混合三大民族的大帝國。但是，民族是不易歸化的。非迪南不顧一切表示出對意的仇恨來。他對於意大利事感覺興趣，是想法解決教皇的政權問題。據說，他在國內的朝廷上，與其宗教顧問商量，欲於羅馬建立一個教皇城，在海岸找個出口地。

非太子雖然與我同是舊教徒，但他僅接收基督教中以前專制皇帝的殘酷，放縱，專橫的方面，說不到靈魂方面。這位小而暴的太子心中，以為他是上帝特派來管轄許多民族的。他恐嚇他附近弱小的國家。他的死信只是給我們一種驚奇；毫無憂愁。但是我們對於太子妃的死倒很惋惜。我們意人並不是缺乏同情心的。

德皇的通電，更使我的印象加深。德國那時已決定幫助奧國，無論奧國對於塞爾維亞取什麼行動。我們那時都以維也納政府將對比爾哥瑞得，提出正式抗議，但誰也未想到奧政府竟提出那樣哀的美敦書，損害比爾哥瑞得的尊嚴與自由。我以前進報編輯的

態度去觀察一切事實。

那哀的美敦書的樣式與措辭，全世爲之驚恐，知道戰爭一定要發生了。我們疑惑的是國際主義是否能成功，或是永遠不能實現。我最終得了一個結論。

各國駐外大使都開始活動；各政黨也加緊外交活動的工作。都預備以武力作國際與社會主義者理論抗爭的後盾。

注重事實的意人都覺得意大利太沈寂了。各國幻想都如曇花一現。甚至德法社會主義的會議與熱瑞在巴黎被刺的事都似乎不關緊要。我以爲這些事都是各國利害衝突的關鍵。

記得在大戰數月之前，聽說在法國的國會中，有個悲觀色彩的論調，都說法國武力——經濟戰爭與政治戰爭——既不足守更不能攻。克來猛梭也在此會中口沫橫飛的討論他說，自他一八七一年作政治家以來，也未見過再比這次更緊要的，會中人人都理會到法國的武力不足以經大難的。我們不要忘了，這是一個教訓。

戰爭成熟了，教皇與其他非協約慈心的國家一切遲緩無力的干涉都歸無效。他們不能阻止事實的進行。一九一四年八月中，戰爭開始了。正是盛夏之季。全歐人都浸沒在恐怖蔭影之中，對於戰爭像對蛇一樣的迷惑。

數年前，意大利已將三角聯盟的條約重訂了。這是一個沒有彼此尊敬，彼此相信的結合，這並不是因為政治上的需要，只是一種使彼此勢力平衡的策略。這安全與武力的聯盟很少不同之處。

由於與德奧的三角聯盟，意大利的行動稍能獨立自由。山熱里安諾。那時是外交部長，對於奧塞的戰事保守中立。事實如此的：三角聯盟中的任何一國或兩國被聯盟外的國家攻擊時，其他聯盟國才採取行動。但條約秘密，局外人不得而知。這正是使我們脫離聯盟的羈絆的機會。

意大利大膽地表示獨立與力量就是因為他承認以上的一點。同時俄國幫助塞爾維亞行動發生後，法國也與德，奧，匈宣戰。

我這時的注意力專注在英國。牠對於牠的行動十分考慮；最終因為要保持其優越，及其尊嚴與人道主義，牠調動武器，加緊軍隊的組織，預備自德意志手中攫取歐洲的霸權。

大戰中，意大利的輿論因德國進佔法國東部而轉變方向。對於德國此種進佔，有很詳細的記述，尤其當德國不顧一切地而進佔入中立國比利時時攻擊得很利害。法國的軍隊也被迫退了。全世界的未來都在此一舉了。我在編輯報紙的時候，很注意於此。我們意大利人的感情，都以為我們與法國有共同的文化，以前的不睦都應忘掉。假如意大利當時置戰爭壓迫與不幸下的國家於不顧，我是容忍不了的。

德國開始在意作輿論的宣傳以激起人民的意識。同時，他們派外交家文布羅王子到意大利來指導這項宣傳，他對於意大利和羅馬很熟習。他的目的是使意大利保守中立。

但意大利終於準備參戰了。我是贊成的。這時意大利的其他政黨都無足道，只有社

社會主義黨與意國人民的關係較重，但他們也決定不了他們的態度。他們猶豫不決。大部份的黨人堅持不顧一切的永遠保守中立。甚至於有同情德意志的。我則不然。有少數智識份子和意志堅強的人問他們自己，假如意大利幫助普魯士，對於整個世界與意大利的將來是否有益。我在前進報上也提出這個問題——這報紙是各階級都看的——這件事是我是新聞界最得力的一件工作。

這樣，一部份的輿論已經轉了方向而同情於英法。我們不能而且也不應忘記，除了實際的原因外還有感情作用，因為自一八八六年與奧國戰後，意，奧兩國對於我們東邊的國界問題常在衝突中。

晚上，我走回家時，腦子裏充滿一切深沉的決定和堅持的果斷的緊要問題。我無時或忘我的國家。我看出國際主義的破壞。因為牠範圍太大。我曾以篇社論，說到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成立後，世界將不因種族問題，及歷史上衝突而再起戰爭的見解，是絕對愚呆不可能的事。

意大利的東境到玉德瑞阿但奧國非法管理得安地諾，拿牠當蘭保地與維尼斯諸省的居間者。我們與奧匈的交涉一直未得結果，因為但丁對於我國境的預言深刻的印在我國人的腦中的緣故。他們的希望沿着不瑞拿熱玉里安的路線及阿爾卑斯山而擴張，並包含阜姆同達馬下。

在這新局面下，對於政治有興趣的人們，都在檢察他們自己的意識。每一提及此問題，就很明顯的表出那時國家的意識如何。我自己的思想也在轉換。

「立刻或者永不」，這是塞沙，巴第斯弟對於戰爭的呼聲，他的高貴的精神與最後犧牲——被奧國所殺——在我們意人心中留下一個永不消滅的印象。加以非里伯，哥瑞任尼以革命精神預言將來。因為他們的刺激，我將社會黨的一部，組織起來擁護戰爭。其他各派的背叛者也同情我，與我一同去為我們民族不朽的活力，作最後的奮鬥。

社會黨我最高會議見着我的行動，立刻不要我再編前進報。我再不能用報紙來鼓動意大利加入戰爭了。在會中反對社會黨，於是被驅逐出黨，而我也就另行召集會議。

我組織法西斯黨——一羣勇敢的青年，他們相信意大利能強迫加入大戰。不要疑惑他們的行動搖震了意大利，在一九一四年獨立以前的政治骨幹。我是他們的領袖。

那時德謨克拉西和平黨領袖熱阿王尼，基阿立地，在國會中很有勢力，他是一個奸巧的政治計劃的組織家，竭力想法使意大利在領土上得利益而不受戰爭的損失。他說，甚至不打仗，我們也可得着許多的利益。這「許多」引起不少意人的譏笑，這一批人是確實並竭力的反對交易式的政治。

意大利人不希望這種和平運動，也不願意僅僅在國界上佔點小便宜。他們不相信那是得計的。這不過是政治家的弱點——妥協。有許多人認為此次歐戰，意國不僅能得着實際的利益，並且能使我們民族優越。時代是循環起伏的，這是一個時代高潮的出現，假如用我們的武力，這事很可提高我們的地位，而與其他的列強齊肩。

這是我們時機，我們不要蹉跎牠。也是我思想的集中點。

大戰發生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六十天之內，我正式表示與社會黨的關係決

裂我已不是前進報的編輯了。

我脫離黨後，比較暢快，新鮮，自由了！我擺脫了任何政黨黨義的拘束，預備作我的政治戰爭。但是我明白若是沒有報紙在手裏，我的力量是不夠的，因為報紙是近代各種事業很好的武器，牠能攻能守。

我需要而渴望一個日報。我聚集一些與我會共患難的政治上的朋友，開了一個關於戰爭的會議。錢的問題，我真是束手無策。當我們籌劃錢去實行一種計劃或去開一個報館，我只是管抽象那方面的事——例如牠的政治上的價值，精神上的質分等。我對於錢是十分憎惡；雖然牠可作出很好很高貴的事。

一個熱心的朋友，立刻就找到一個亭子間，那是在波羅達坎諾比阿一條狹小的街上——靠近米蘭的波日得爾杜莫。在牠的附近有一個印刷所。他的東家答應我以賤價替我出版。我立即就在我的報上發表種種真情——這是意人的幸福！

我們不需要其他的武器。只需要一個報紙，使米蘭像一個砲台，我要發表一種社論

使其他的報紙都轉載或者引用他。

閱者數目增加的超出意料，這是我所希望的。辦事處也漸漸的用桌子及椅子裝飾起來了。我對於知識的「陋居」與新聞界的「戰壕」，永遠是很有情感的，我要自此開始我的戰鬪。我們與印刷所訂了一個合同——這個合同是如若缺少印費的話，隨時皆可破壞，但是我們是依理想而生活的。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意大利民報的頭一期出現。現在，我還稱此報為撫愛的小孩。雖是很小的報，但我之能在政治上佔上風的原故，却完全因為牠。現在也還是我在指導牠。

這報紙一九一四年發刊，一直到一九二二年，牠是我政治的講演台。我要描寫許多關於牠的故事。牠是我成功的工具。我之所以是一個政治家，一個新聞學家，一個主戰派，一個兵士，一個意大利人，一個法西斯黨，都與這報紙有關。

我在意大利民報上發表的頭篇論文，是使一般輿論促動意大利參戰幫助英，法。

幫助編輯此報的都是法西斯黨員。他們都是贊成參戰的革命青年。內中有大學學生工團主義者——他們對於馬克思的信仰都失掉了。內中也有職業人，工人，他們都明白意大利實在的需要。

當時，意大利雖尙守中立，初次的義勇軍組織起來了，並開到法國去打仗。阿爾剛地方，瑞西阿特加波的兩個兒子不瑞諾和克斯坦特，在法國表示着拉丁族不可磨滅的精神。

以往法意關於地中海的爭論都忘了。與法國在利比亞戰爭的仇恨也丟開了。誰也不記得一九二一年正月法國戰艦馬諾巴與嘉達日幫助土耳其與意國開戰的事。所有的事都忘了。我們只知法國處於危難之中，敵軍蹂躪了比利時又攻擊法國。我在報上竭力宣傳法國處於危險之地境。

佳不瑞爾，丹農雪烏於五月五日，在近熱那亞的嘉都得米爾地方講演。此地是加里波的愛國事起始的地方，他領導許多北方英雄與愛國志士直奔西西利，將西西利自布朋

氏手中解放出來。丹農雪烏用超越的演說天才勸意大利加入戰爭。

當時全國沸騰。然而基阿立地的反對參戰主張，被表決了。意皇因為拘於議會的方
式同朝臣的顧問。他嚴格的照着憲法解釋，對德皇帝代表說，意國既是一個舊聯盟國，
德國此次的事一點不使意國知道，這是對於意大利太不忠實。

意皇——維多，安門呂爾第三鑑於米蘭，羅馬，巴多熱那亞同拿破爾斯各處主戰者
的騷動，他只得捨去基阿立地，再召回已經退職的沙郎得雷組閣。這次勝利我也不無微
功在內。我雖是一個未露頭角的人，但我已有不可阻撓的自由與權力。

新內閣促成參戰。對於基阿立地的主張置之不理；問題是我們如何去參戰，什麼時候
參戰。在此緊張的時候，我們呼吸都感困難，我們預備這偉大的日期的到臨。時間是
一九一五年五月廿四日。我在此勝利的時候的感觸，恐怕任何人也說不出。

在此一章中，我已不能將意大利在前線的情形完全寫出來了。戰爭影響我很大。我
以一個普通兵士加入這次驚天動地的戰爭。茲將一個兵士的及間接把一個政治家的感觸

寫出來。

當我再穿上比塞里雷隊的灰綠色制服後，我就決定作一個很好的兵士。這是意國一個很好的部隊，我在徵兵時間已在部內服務過了。我希望作一個忠實的，服從的兵士，將全付精神表現出來，用以完成我的責任。

我相信是成功了。因為我在政治上的地位，使我得了一些特權，但我竟將牠拋棄。我希望造出一個與理想一樣完全的，嚴格的一致的印象。這不是對我自身利益的計劃；這是我的天性，我相信這是我一生的信仰——就是，當一個人成了一個理想的或一個新思潮的主動者的時候，他應該一致的很緊張的過他的日常生活，並且要犧牲一切，去為這主義奮鬥到底！

時間和健忘忽略並誤了許多事；經過四十一個月苦戰的勝利，喚醒無數深刻的憎怨。

意大利宣戰時，我立即到軍事當局去要求作一名義勇隊。他們的回答說這是不可能

的這真是一個悲劇。他們根據軍事副律說我沒有資格作義勇兵，義勇軍必需經過醫生的檢查說他不能作正式兵或因為別的緣故免了徵兵役的人。我不宜作一個義勇兵。我必得等待我正式服務的時間來到或長官的召喚。我對於此事感覺鬱鬱不樂。

很僥倖，很快的就輪到我當兵的時候了。九月一日——意宣戰後的三月——我穿上比塞里雷簡單的制服。我開到蘭保地的不瑞細亞去訓練——此地離飛機隊的襲攻路線不遠。

立即開到阿爾卑斯高處去打仗，我真是高興。數月之中在山上的戰壕內經過了我一生最困苦的時間。我們沒有東西來和緩戰壕或軍營中痛苦。勉強支持。什麼東西都缺乏但我們還是支持。在頭幾個月中，我們只是忍受寒冷溼泥，風雨，饑餓。但這些都不足以阻撓我對於這不可避免的戰事的熱誠。不能動我一絲一毫的念頭。

我被舉為總部的書記。我坦白我的拒絕了。我以出去作冒險的事為樂。這是我的志願和希望。我從此可以得些經驗。在數月之內，因為戰績我升任了伍長，長官的任命書

中有這樣一句話：「墨索里尼，身先士卒。」

我以往的政治成績，無形之中仍然存在；這事使我不至被送到維內日去受軍事訓練。我離開戰線一星期後，又回到戰線上，我在此又住了數月之久。同樣的狂熱的，冒險的不顧死活的生活又開始了——最終因為腸熱病我被送到細維達爾的後方醫院。稍好一點又被送到費雷雷去過很短的無味的休養生活。後來又到阿爾卑斯山的高峯上去了，在午夜從那絕頂上，仰望繁星，覺得蒼穹即在眼前。

我隊奉令進至嘉索——一四四段，收攻勢。我是手溜彈隊之一員。我們離敵人只有數十碼，我們都感覺到永遠生死在軍火之下了。

不久，就習於戰壕的恐怖生活了。我熟讀我的報紙。我早將此報交與朋友續辦着。我急促地離開牠——像一個人忽然離開他可愛的人一樣——但我遠遠的指揮，使牠對於意大利盡責任。

我命令：「繼續主持戰爭，一直到底。」

我常與朋友們通信。我並不任意隨便寫到我高興寫的，因為我是一個士兵，應該服從。我在戰壕的唯一消遣，就是研究軍官同兵士的心理。後來這於我有好大的價值。

在我粗笨的心中，對意大利兵士持有一種不變的佩服。有許多被開到東段前線的兵士，他們並不明瞭這次戰爭的歷史背景，但他們絕對服從長官的命令。有許多長官是大學學生。當我看見他們彼此爭勝，並且我們新時代的精神表示出來時。我不能不感覺佩服。

事實上戰爭的重大擔負與可怕的困難生活，使我們恐怖。戰爭的觀念並不像加里波這時一樣了。我們很迅速的改變我們的觀念，改變我們戰爭的法制與攻守的方法。當我的見着我們民族的能力與適應環境而生出的驚人的效果，我心中充滿了快樂。軍隊總部與附屬各軍事機關——尤其是身醫的設備——都加緊工作，這是使人不可忘的。當我回想起在軍中時國內的政治情形，我心中就有點不快樂了。政客與政黨都集中在羅馬活動。這是使我憂懼的，國會似乎也不會清除它的舊毛病。

非戰與中立的空氣還與我們對抗。他們是不甘屈服的。我知道他們竭力在想法減輕我們的戰鬥力。

謠傳與只知坐在咖啡店高談的軍政家，再加上那些有兒子在戰場的人，都是一些反動空氣的製造者。因為我是一個普通的軍士，我真莫明其妙，羅馬尼亞只有數百技槍，如可也加入戰爭了。希臘是否因英國舞女愛沙杜拉都肯，在波瑞斯表演的古典派跳舞，而引起他們的參戰熱情。

我只是隨着我們的軍隊調動——一九一六年依桑日的戰爭，阿爾卑斯山的戰爭。我又進入法界，經過達爾達納爾的戰敗同東段戰線的進展。我永遠以為最後的勝利是屬我們的。雖然戰爭已越過我們預料的時候了，雖然我們經濟力因戰事而發生了困難，但最後的勝利是無問題的。

意大利的軍隊取連續進攻法，擾亂敵人的戰鬥力，雖經千辛萬苦，但全陣線的陣容絲毫不亂。一九一六年敵人在阿爾卑斯高原的進攻也敗退了。嘉索的軍隊——我也在內

——處處表現他們是精銳之卒。

在此驚天動地的一幕中，成千成萬的同胞喪失了生命，個人的事更是談不到。

因為政治上紛亂，我不得不常常在報紙上發表一些關於我個人的消息，藉以去掉一般人疑惑我隱藏在辦公室內傳達消息，有些人懷疑起最後的勝利。我不得不說說我的行動去消滅這種謠言。我在這時已是比塞里雷隊的伍長，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起我始終在前線對抗敵人，但我的信仰却毫不搖動。我時常為民報作文章堅持主戰的主張，我確信最後的勝利。因軍事上的緣故，我用了另外的一個筆名，我現在處在兩面被夾攻的地位

——一方面對付戰線上國外的敵人，一方面對付後方國內意志薄弱的人。

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晨，當敵人在戰線用砲轟之際，發生了一件事——這是戰場上每天要發生的——我們自己的一個炸彈爆發了，我們都被泥土掩沒，二十人之內死了四個人，傷了許多。

我急速到了龍琪醫院——離敵人陣線不遠，比嘉諾尼醫士同別的外科醫生十分當心

我，我的傷勢很沉重，因為醫生的忍耐心與能力好，他從我身上取出四十四片炸彈，骨肉破裂。我忍受這不可形容的痛苦；我開刀時未用麻醉劑。在一月以內，我受過二十二次手術，只有兩次是用麻藥的。

敵人的砲火轟了我住的醫院的一部分時，我的傷勢和痛苦的內心生活還是繼續着。其他傷兵都避到別處去，因我的傷勢沉重，不容我走，我只好留在這槍林彈雨，殘礫剩瓦之中。沒有一點保障。

其後的傷勢漸次痊癒。日子漸覺平安。我收到許多慰問的電報，有一次皇帝也親臨慰問；他對於傷兵與死難者熱烈的同情，我——甚至全意——永遠不能忘掉的。

數月之後，我又到米蘭的醫院去了。八月時，我才能依仗而行，但我只能蹣跚，因為我的四肢經不起我的身體的重量。

我又回到報館作筆戰去了。俄國出乎意料的失敗，使當時的情形惡化，我們應當想法對付。此時敵人的宣傳得兇。在國會中的社會黨議員造出一句話說：「在冬天未到

之前，意國必定退出戰爭。」

這種擾亂民情的言語。因為城市的生活是歡宴無虛日。所以在兩星期休假之後的軍士，都無精打彩的回到戰線上去，是必須加以壓制。在這種心裏恐慌的時候，我們應當使人民知道當局的權威。這時政府應該出來鎮壓。

你不願作事後的埋怨。一九一七年時內政的衰疲，國會的無能，社會黨的宣傳都是致亂之源。一九一七年十月喪失嘉波瑞士的消息更給一般人一個大打擊。

這件事與其他大戰的敗績比較起來，似乎不應如此大驚小怪；但這對於意大利的打擊很重。這條戰線失了，則敵人可以深入依桑日。戰事初起時，我們曾打過阿細哥的阿爾卑斯山。我們戰勝於班細弱。我們曾在依桑日打過十次勝仗。聽着戰敗消息自然非常驚恐。

正惶恐的時候。第三軍也在依桑日被圍了，必須立即去救。我們不顧一切的犧牲去保守波羅同時也抵禦芒特，克雷巴的侵入，否則維尼斯諸省要與意大利分離了。立即集合

軍隊。在芒特，在克雷巴在波羅的軍隊也能堅持。一種新勢力發生了。失掉哥內日亞同比律諾與玉田二省時，我們與敵人對立死戰。我們大受損傷，我於這危急之時心中的焦急真是不可名狀。但我們確實知道，意大利所受的危險還不如其他的國家。將我們的遭遇與法國高須瑞安湖戰敗，顧尼斯堡及其他十四處的侵入，與比利時大舉被攻，簡直是大巫比小巫。

我很得意，因為我們的報紙在戰時的意國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我提高了我國兵士的戰鬥精神。

我會同殘傷的兵士，發起一個「完成戰爭」的運動。我在報紙上要求中央政府制止那些淆亂人心與弛緩戰爭精神的行動。我促進組織義勇隊。且要求注意北意的軍事紀律並堅持禁止其他的社會黨報紙。我要求優待兵士。我主張加緊軍事訓練。這種運動是在我的報低上開始的，其後召集公共會議，在前線上也有關於此項運動的集會。結果是出乎我預期之外的。政府也因為我們的努力而堅持戰爭並希望最後的勝利。

冬天去了。春日到來時，意人的戰鬥力都放在皮維同克雷巴地方。

最終，深刻的活躍的國家團結精神，成了意大利兵士與其家族的共同傾向。犧牲與責任精神成了意大利人生活的規範了。

一九一八年在皮維地方我們預備了一隊很好的軍隊。阿爾地帶義勇隊，他們帶着手榴彈與大刀開到此地最高處，表示了進攻的精神。每個人都希望刷洗嘉波瑞士的恥辱。我們要打回去——因為我們的同胞在那兒等我們援救。尤其是死者的回憶使我們急於攻下此地。敵人想超過皮維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一種夢想，因為他們立刻就要被我軍覆沒的。

飛機還是繼續偵查與投擲炸彈。我覺得當時意人的精神振作起來了。時事的需要使人的腦力比較清醒。六月末時，敵人也開始他的攻擊。

我們的密探偵出敵人發動的日期。遵照很好的戰術，我們決定襲擊，在敵人未動的前幾小時，我軍大舉出動。他們的計劃失敗了。他們未能搭橋渡過皮維，終至全軍覆沒

敵人想得門特羅以為攻擊我們的關鍵，但我軍固守此地。數里之外，戰事常有變動，彼此攻擊無時停止。敵人曾數謀反攻。在三天之後，敵人覺得此次意軍隊像一座不拔的堅城再不能攻下了。

近山谷地方，敵人渡河至德瑞維索的芒納斯蒂，但一個急速的反攻使敵人又退至皮維。此次敵人進攻反與彼有害，因河水澎湃，將浮橋地兵士一齊沖走。六月二十三日——大戰發生三日後——我們的總指揮告訴國人以此好消息。我覺得這就是最後勝利的預兆。我那時相信，皮維之戰是此次世界大戰最關緊要而最可觀的。

敵人的損失不可勝計。皮維死了近十萬匈牙利人。這件事引起布達佩斯特人的憎恨，奧，匈帝國的各民族對各民族的負擔問題，引起一番討論——每個民族都以為他們所受的待遇是不可容忍的。

奧，匈帝國的消息傳出來，他們內部的困難一天一天的增加。敵軍還是集合起來，因為急於需要，他們在所占領的意土施行壓制。

慶祝勝利之後，我發現意國政治上的一種怪趨向。將發生不良的舉動了。這是應該暴露出來並須加以制止的。牠穿着人道主義的服飾。牠計劃把國家的權利交給那些沒有國籍與尊嚴意識的人，交給一世紀以來專以壓迫在奧國治下意大利人的人。勝利之光漸漸升起了，我們的兵士將打到維也納，我們不要被假情所誤。

在這危急時，一般民主政治的大人物起始討論民族問題。他們常幫助我們的仇人我們國家主義精神，常受他們那詭辯與情感論文的攻擊，它刺激人們的感覺，和人們的容受性。每個意大利人都說，每當意人要享受快樂，榮譽，勝利的時候，總有一般人破壞，他們是存心不善的。

夏天又去了，到了一九一八年十月時，我們總指揮帶着五十一師意人，——再加上英人三師，法二師，美一隊與一些捷克斯拉維克的義勇隊——決定向奧前線作最後一次的追擊。

這次的戰策是很靈巧的。敵人的戰線深入塞拉略里亞，我軍乘隙直入，取圍攻式，

左方自德安士進攻，右方自玉田同皮維進攻。因為我軍的熱誠與軍官的能幹，此次的戰事完全成功，敵人全陣破壞。在情報上很詳細記着俘虜的數目，槍枝與其他戰勝品都很多。

奧，匈軍大敗。海軍亦損失無算。我軍在德瑞斯特登陸，佔領了德安士。

最後勝利不僅是戰事的勝利。而是全意民族的勝利。在一千年後，我們民族又覺醒了又表現了我們的道德與精神上的活力。我們再生於戰爭的傳統之下了。我們的愛國心又興旺起來了。我們知道將來在新歐洲應佔有力的地位。後代人將要因為意大利統一而快樂。我們民族所希望的德安士同德瑞斯特現在併入我國的境界內了——這是十四世紀但丁所預言的天然的邊境。

各地教堂的鐘聲為慶祝這休戰日子而響起來。這樣長久的，擔負很重的戰爭到了結局了！

雖然俄國的半途拆台，與造謠及專事破壞理想等人的工作，但意大利最後還是勝

利。每家都佩帶他們已死者或受傷者的記號。寡婦孤兒很驕傲的將他們的悲哀與榮耀的記號表示於人。我們已將德瑞斯持同德安士。阜姆的一半攻克了，達馬下還在敵人手中。

整個意大利都被驕傲與鐘靜的空氣佈滿。戰爭的延長，已出乎我們料想之外，它減少我們的財富，影響我們的將來。

勝利給我們的心魂以溫暖的感覺。它使我們高興，也鼓勵我們向上，對於陣亡的與生還的都要尊敬。自（一九一八年）十月至十二月，全意好像一個大工廠，一致的工作着力求進步。除了悲愁之外，戰爭留下一種詩意的血脈在我們意大利人的生活中。沒有一個比我更覺得如此的。

這偉大的歷史時期，在我們經過許多艱難困苦得到的勝利以後，我們年青的意大利被欺了。因為我們的信仰在凡爾賽和約上被愚弄了。

這是一個可怕的統計，大戰中，意大利死了六十五萬二千人，殘廢了四十五萬人，

傷了一百萬人這四十一個月戰爭之中，我國的每一家都為國家犧牲了一部分。我每天深信着，十年後，這些殘廢者這些傷兵，這些孤兒寡婦將形成我國人口中的一個很大的比例，而引起一般民衆的尊敬。

我永不忘記。我們的內政也經過了許多變化——自不斷的行動到純潔的革命，但是——從斯特爾維山到海邊，在我們時間上消滅了的山墓中——留下了人民和國家幸運的保障，這使我永不忘記的。

我始終是一個決堅的主戰者。我曾經以一個意大利人的赤誠，一個兵士的赤誠為我的信仰而奮鬥。我現在為勝利而快樂。我過着戰後最不安定的生活。但是，不論是愁是喜在每件苦樂的事情中，我每每回憶死者，這種回憶好像一個燈塔，它是我們好的勸告與聰明的來源。他們是從各處而來，甚至在外國管轄下的人及海外僑民都回來。他們將血與最大的犧牲獻給祖國。一直到一個國家有權與他國爭雄。她的勢利表現，他尊貴的名稱，牠偉大的需要等等都是人們拿血與生命換來的。

這就是戰爭留給一個人的身體和心靈的痕跡。

總而言之，戰爭給一個人——一個年青人——一種對於人類精華的瞭解。

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社會主張

自前次歐戰後，一九一九年時，社會主義已經不成爲一種主義；只有一種嫉恨。只有一種行動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意大利，就是對一班贊同歐戰的人，予以報答，使其現在得到戰爭結果的賠償。意大利民報有一個小標題，是「以前服務的人員與生產家的報紙」，而所謂生產家一語，已成爲當時智識觀念的表示了。法西斯主義並非經過精神締造的主義的驕子；而只是由於行動需要所產生的，故實行重於理論；並且不是另外一種政黨，但是，即在最初兩年，皆努力反對一切政黨，而其本身則爲一種活潑的運動。予所定此種組織的名稱，則所以表示其性質。如果有人重新翻讀「鬥爭的法西斯意大利」成立時的開會報告，那末他就可以曉得其中並無主義的發表，只有一套的箴言、預言、

及希望，經過時代的鍛鍊，幾年以後，才發達成爲一套的主義觀念，成爲法西斯蒂政治主張——與其他不論過去或現在的主張不同。

所以我說：「倘使布爾喬亞階級想在我們當中尋出避電針，那末他們必至失望；我們必須立刻開始工作……我們要使勞動階級認識真正而有力量的領袖，並且使他們明白指導工業或商業成功，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必須對於每種落伍的思想，不論是技術的或精神的，均加以攻擊……倘使遇有繼承政府職權的機會，我們必須競爭。我們必須從速；如果現在的政局崩潰，我們必須立刻取而代之。我們有這種繼承的權利，爲因我們強迫國家參加歐戰，而領導之以獲勝利。現在的代議政治的方法，已不能繼續，我們必須有一種直接由人人選舉的代表制度。或者有人反對此種計劃，以爲是回到社團制度的觀念。但是這是不關緊要的……所以我主張這個議會一定要由經濟觀點上，接受重新維持國家工會主義。

此時所發生的「社團」一名詞，後來在革命時期內，是否就成爲常時社會主義的基

礎呢？

在進攻羅馬之前數年，就是大困苦數年，當時必要的行動，並不許對於主義加以研究或詳細討論。此次戰爭發生於鄉鎮村落中。當時雖有許多的討論，但是——沒有較此更重要而神聖的，——就是人人就死的問題。他們都曉得如何去死。美麗的詮釋和謹慎的解說的主義及標題與論文，雖然沒有；但是尚有更爲堅決的東西，取而代之——就是信仰。雖然如此，但是各人均能回憶到當時發生的事件，由於書本、文章、選舉票、及重要或不重要的演說的幫助——各人都曉得如何研究及權衡證據——都可以曉得主義的基礎就是在衝突的數年內建立下的。在這幾年內，法西斯蒂思想自己加以鍛鍊，並且開始組織的大工作。關於個人與國家關係的問題；權能與自由的連帶問題；政治與社會各項問題，尤其是有關於國家的——設法以謀以上各問題的解決，同時奮力反對自由主義，德謨克拉西主義，社會主義，並成立共濟會團體，與「突擊隊」。但是因爲缺少制度，所以法西斯主義的敵人遂否認其能產生自己的主義，雖然該項主義是他們親眼看見

發生成立的，縱使是雜亂無章；最初如一切觀念的開始一樣，在激烈的消極方面，及在極積的建設方面，均於法律上及制度上實現，接續於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施行。

法西斯主義現在已完全成爲一種獨立的東西，不止是一種統治權，而是一種主義。這就是說今日之法西斯主義，對其本身及他人，均施行一種批評的意義，造成其自己的顯明而特異的觀點，隨時引用，並且依照之以向全世界解釋各種實際的和理論的問題。

總之，法西斯主義對於未來的前途及人道的發展，較之當時政治上的考慮，更爲關心注意，而不信任永遠和平的可能和效用。因此乃排斥太平主義——即發生於放棄鬥爭及表面犧牲的懦弱行爲。只有戰爭能引起一切人類的能力，至最高度的奮勉，凡是有勇氣應付戰爭的人們，都可以受到尊敬的表示。其他一切試驗，都是附屬於此的，因爲這不能真正使人類處於最大決心的地位——對於生或死兩途的選擇。因此建築在有害的和平理論的基礎上的主義，乃爲法西斯主義所仇視的。並且與法西斯主義的精神，不能

兩立，雖然可以接受利用於某種特殊政治環境之下，蓋就歷史所示，一切國際同盟及團結，一遇國家思想受某種動機激起以後——如感情的，理想的，或現實的——即會風消雲散。此種反太平主義的精神，乃由法西斯主義提倡而灌輸入人的生命之內，此種主義並非僅是政治的——而是一種戰鬥的教育，接受此種戰鬥的危險，以圖意大利新的生活方法。因此法西斯蒂黨人承認生命並且愛惜生命，而不知有所謂自殺之事，並且排斥之：他把生命看做義務，鬥爭和勝利，生命是高尚的，而完整的，為個人自己而生存，並且也為他人而生存——即為親近的人，遠隔的人，現在的人，以及未來的人。

這種「生死」政策的意義，乃由於以上理論的結果。因此法西斯蒂黨人實際愛惜其鄰人，但是所謂「鄰人」並不止是一種模糊無界說的觀念，而此種對其隣人的愛惜，並不受教育的阻礙，或是地位與地理路進的歧異。法西斯主義排斥普通的仁愛，以及謀自身在文明社會上生存更有價值起見，而以謹慎的眼光注視他的同儕；注意他們的思想，和興趣變遷的趨勢，而不許其本身受暫時的和幻覺的現象所欺騙。

法西斯主義現在和將來，均信仰於聖神主義和英雄主義；這就是說在行爲上不受直接或間接的經濟動力的影響。倘使經濟史觀被否認之後，依照該項理論，人類不過是傀儡而已，均受機會潮流的波動，而此種真正直接的力量，均在他們統馭力之外，於是而所謂不能變的和不可變的階級戰鬥，——這是經濟史觀自然的產兒——亦應加以否認總之，法西斯主義否認階級戰鬥是社會轉變中最重要力量。社會主義這兩種的觀念，既經否認之後，則所餘已經無物，除了感情的衝動——與人類同久遠的——以趨向於一種社會的約制，以爲弱者的憂愁痛苦，應該爲之滅除。但是此處法西斯主義又反對由社會主義上所實現的「經濟」快樂的觀念，而於經濟程化的某過程中，以確保每人最高度的幸福。法西斯主義否認物質的快樂觀念，是一種可能的，而以之壁還十九世紀上半期發明此項理論的經濟學者；這就是說法西斯主義否認平等，幸福快樂的效力，因其足以貶抑人類流入畜牲之道，祇爲自己個人打算——養得肥胖適意——並且卑視人類純粹爲物質的生存。

在社會主義之後，法西斯主義詆斥民主政治觀念全部複雜的統系，而加以反對，不論其為學理的推論或實際的應用。法西斯主意否認「多數」，其簡單的事實，僅僅是因爲「多數」，就可以指揮人類的社會；並否認單獨「人數」經短時間的會議，就可以管轄一切，而贊同不變的，有利的，和有結果的人類不平等，絕對不致為機械式的方法，如普選之類所永遠征服。民主政治的思想如其界說所示，時時使人類感到一種無上威權的錯覺，而其真正有效的無上威權，則操諸於其他隱藏不負責任的勢力的手內。民主政治的思想表面上就是不要統治者，但是仍舊由許多統治者來管理——而且較之一個統治制更爲專制，更爲暴虐，更爲腐敗。這就是解釋法西斯主義何以第一次在一九二二年（爲便利起見）擬定對共和主義的態度，而在進攻羅馬之前，即棄絕此種觀點；因爲認清政治形式的問題並非今日的首要，並且經過研究過去和現在的專制政體與共和政體以後得到一種結論，以爲專制與共和，均不能用絕對的標準來評定；只能代表某一國家所表示的進化——政治的，歷史的，傳統的，或心理的——的形式。法西斯主義均放棄此兩

種政體，專制或共和，然而民主政治則仍受此種觀念所佔據，一面指出前者的缺陷，一面稱頌後者完美的理想。今日可以看到許多共和國家，生來就是反動的而且專制的，此外則君主國家其前途亦有最急進的社會政治的希望。

賴南氏於其哲學語錄中，曾經說過：「推理與科學，均爲人類的產物，但是希望推理爲人類直接的產物，乃其行爲的直接結果，則是以癡想自己欺騙自己。推理的存在，未必一定要人人了解。而且此種真理如果必要，則亦不能收效於低級的民主政治。所謂社會的存在完全由於個人的幸福與自由的原則，似乎不合於造物的計劃，因爲造物乃種族爲對象，而使個人對種族而犧牲。此種民主政治（予須指出「民主政治」名詞有幾種方法的解說）觀念的最後階段，恐怕會使社會陷入一種情境，其中種族退化，只求普通一般人的最低慾望的滿足」。這是賴南氏的說法。而法西斯主義，在民主政治方面，則否認戴着不負責任的面具的政治平等的錯覺，以及「快樂」的神秘，和無限止的進步。但是如果民主政治由另外方面觀察——這就是說，以民主政治爲社會的狀態，其中人民均

不致使國家變爲無能——那末法西斯主義本身就可以算是「一個有組織，集中而有權力的民主政治」。

法西斯主義曾經持一種完全反對自由主義主張的態度，不論在政治界和經濟界內。對於前世紀自由主義的意義，應不能予以無限的誇大（只簡單地因爲其辯論的成功），不過以之爲當時各種理論之一，以爲人類的信仰，現在以至將來。自由主義只盛行約半世紀。該項學說發生於一八三〇年以反抗神聖同盟，該同盟之成立，其目的在於引導歐洲後退到一七八九年前的時代，而自由主義最大的成功，則在一八四八年，甚至披阿斯九世亦成爲一自由主義者了。自是以後，自由主義立刻開始退化，因爲倘使一八四八年是一個光明希望的年頭的話，則其翌年一八四九年，即爲一個黑暗悲慘的年頭。羅馬共和國受其姊妹共和國——法蘭西——死力的攻擊，至一八五一年拿破侖第三用其毒辣手段與自由主義大相逕庭，以統治法國，直至一八七〇年爲止，始因軍事失敗的結果，而受一致的驅逐這也算是歷史上大事之一。此次勝利者爲畢士麥，他並不懂自由主義的宗教

或是該項信仰的預言家。於是這個具有高等文化的德意志民族，在十九世紀全期中，竟完全昧然於自由的宗教。德國國家統一的成功，完全超出自由主義的主張之外——此種主義在德國人具有君主思想的腦筋中視之，似乎完全是陌生的——而自由主義則為無政府主義合理的而有歷史的先鋒。德國統一成功的時代，就是三次戰事，即一八四六年，七〇年，而由這種「自由主義者」如穆爾克畢士麥等領導。至於意大利的統一，其所受惠於自由主義者，則絕不及瑪志尼，及加里巴地的工作，他們都不是自由主義者。倘使不是因為反自由主義者的拿破侖的干涉，那末我們必不致獲佔蘭巴特；並且如不是受反自由主義者的畢士麥在薩棟瓦及西登的協助，那末我們必不致於一八六六年收服威尼斯省，或是一八七〇年開進羅馬。由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四年這一期中，甚至極高地位的宗教師，本身都已經承認他們信仰的回光返照——因為受文字的腐蝕和實際的復古主義所屈服——這就是國家主義，未來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自由主義的時代，堆積了許多的難題，於是乃藉世界大戰的屠殺以圖解決——沒有一種宗教需要牠的信徒從事這樣巨

大的犧牲。或者自由主義之神，渴想腥血嗎？但是現在，今日自由主義的信仰，一定要關閉他們荒涼教堂的大門，其所以變為荒涼者，則是因為世界人類已經覺悟崇拜此種信仰——紛爭於經濟方面，而漠視政治及道德方面——必將致並且已經引導而入於某種的沒落。此外，必須指出今日一切政治的希望，都是反自由主義的，所以視此種主義為唯一無上的信條，好像歷史是供自由主義教師遊獵之所——好像自由主義是文化最後不可變的判斷——殊屬可笑。

但是法西斯蒂否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及自由主義，並非說法西斯主義打算引導世界回到一七八九年前的境況，是年乃為半自由主義時代的開始，我們並不願開倒車；法西斯主義並不以馬特爾為其高等教師。

封建制度的權利，同樣地「已成過去」，而分配社會成爲各種階級，不准外界侵入，以及彼此不相往來，這也是行不通的了：法西斯蒂權威的觀念，都不是屬於此種政。一個政黨完全統治一國，是歷史上一種全新的事件，並無過去的參証，或比擬。法

西○斯○主○義○採○用○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或○民○治○主○義○的○原○則○之○仍○有○現○代○的○價○值○者○；○牠○維○持○歷○史○的○真○實○性○，○而○廢○棄○其○餘○的○東○西○——○這○就○是○說○此○種○觀○念○，○足○以○適○應○各○時○代○各○民○族○的○主○張○。○例○如○十○九○世○紀○為○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及○民○主○政○治○的○時○代○，○而○不○能○說○二○十○世○紀○一○定○也○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及○民○主○政○治○的○時○代○；○政○治○主○張○已○經○過○去○，○而○人○類○則○如○故○；○現○在○可○以○希○望○是○權○威○的○時○代○，○左○傾○的○時○代○，○法○西○斯○主○義○的○時○代○。○因○為○如○果○十○九○世○紀○是○個○人○主○義○的○時○代○（○自○由○主○義○往○往○代○表○個○人○主○義○），○那○末○本○世○紀○就○可○以○希○望○其○為○集○團○主○義○的○時○代○，○亦○即○「○國○家○的○時○代○」。○這○是○一○種○完○全○合○理○的○演○繹○，○就○是○新○的○主○義○，○可○以○利○用○過○去○一○切○主○義○仍○舊○有○效○的○質○素○。

沒有一種主義完全是新的，完全與過去無關的；沒有一種主義敢自吹具有完全創造的性質；而必須由前此的各種主義內擇長捨短。每種主義均趨向於領導人類活動，向一種確定的目標；但是人類的行為，亦足以反應到主義上面，使之變化，適應新的需要，或是替代他種主義。因此主義不能只是文字的表現，而須有活動的行為；因此法西斯主

義的價值，就是因為事實上是抱着實行主義，而同時具有一種競存的決心，和掌權的決心並且願與現實的「擾亂」對抗。

法西斯主義的基礎，就是國家的觀念，其性質，其義務，及其目的。法西斯主義視國家為一絕對的自主體，與個人及團體比較，均皆屬之於國家。自由主義國家的觀念，並不是一種集團的指揮力量，以引導物質上與精神上的行動和發展，而僅是一種依照結果，以限制職能的力量；在另一方面，法西斯帶國家，其本身乃有感覺，且有一種意志和人格——所以可以稱為「倫理的」國家。當一九二九年在法西斯帶統治下第五年的年會中，予曾云：

「在我們法西斯帶黨人方面，以為國家不僅是一個保護國，完全盡一種保障人民個人安全的義務；也並非只是一種純粹以物質為目的的組織，例如擔保人生幸福及和平狀況至某種程度；因為只要一個行政機關，就足以成就這一類的目的。國家也不是一個純粹政治的產物，與造成個人生活和民族生活的一切複雜物質的現實相分離。由法西斯主

義視之，國家本身是一個精神的和道德的現實，因為民族的政治，法律，經濟的組織。既然是具體的東西；而此類組織，其發源與進展，均為此種精神的表現。國家是對內和對外的保護者，並且也是人民精神的保管者與傳遞者，因其語文，習俗，信仰等，均會經過千百年的發展。國家不止是現代的現實，並且也與過去以及未來發生關連，於是遂超過個人生活簡單的範圍之外，而代表全民族內在的精神。國家所表現的形式，可以變更，但是此類形式則永遠需要。國家教育人民一種公民的道德，使他們感覺本身的使命並促成其團結統一；以公理來調和他們各人不同的利益，並將一切科學，藝術，法律，及人類共同責任等智識，灌輸於後代的子孫。國家使人類由原始的部落生活，進化而到人類權力最高的表現的帝國；千百年來，凡是國民因求國家的生存和遵服國家的法律而死者，其姓名均得與國家共垂不朽，至於努力擴充國家版圖的領袖，以及發揚國家光榮的天才，均將予以紀念，以為後世的楷模。倘使國家的觀念沒落，而一切為個人或某團體的分崩離析的趨勢盛行，此種現象發生之後，則民族亦必隨而沒落。」

由一九二九年以迄於今，政治的與經濟的進化，到處均足以證明此類主張的理論的效力。國家是如此的重要。只是國家的力量，可以解決資本主義的衝突，以及我們所稱的恐慌事態。當自由主義發起之際，西門氏曾經說過：「國家必須致力使其本身成爲無用，而預備自己消滅」，其言於今安在？至於麥古拉在前世紀後期所贊成國家一定要保證不致操權過大的危險，其言又何足信？而英人邊沁氏今日屢次提到國家對於經濟界的干涉，然而依照其理論，工商業應不求教於國家，而自圖和平，則又何故？或是依照德人哈姆保德氏之言，以爲「懶怠」的國家可稱爲最好的嗎？實際上，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第二次的潮流，已經不及第一次之趨於極端，而亞當斯密實開啓其門戶——如果極謹慎的說——而引起國家對經濟界的干涉：但是無論何人都知自由主義即指個人主義，而法西斯主義即指國家惟是法西斯蒂國家是完整的，並且是創造的產物。法西斯主義既非反動的而實革命的，因其乃參預以謀解決一般的政治問題，而此種問題，在他處則由各黨派競求決解，造成議會政治過大的權力，及政治機關的不負責任：法西斯主義乃用工團主

義的制度，以應付經濟界的各項問題。此種工團主義已經繼續在勞工界及實業界，益見重要，而在道德範疇內，則促進秩序、紀律、以及服從國家確定的道德法規。法西斯主義希望國家成爲一個強大的有機體。同時受廣大而普遍的擁護。法西斯蒂國家，其本身亦必參預全民族的經濟活動，而由其所創造的社會機關與教育機關，以發揮其影響達於全民族生活的各方面，統括全民族一切的政治、經濟、精神的力量。凡一國家受數百萬人的擁護，承認其權力，則已非中世紀時代君主統治的專制國家可比，並且也與一七八九年前後的一切專制政府不同。法西斯蒂國家內，個人的地位，並不致抑低，好比是軍隊內的兵士，反因同隊的人數增多，而增高其地位。法西斯蒂國家將全民族組織起來，但是仍留給個人必需的自由；惟個人一切無用而且有害的自由，均被剝奪，只留下重要的自由；此處關於權力的確定，只有國家，而無個人。

法西斯蒂國家對於一般的宗教，並不漠視，尤其是對於特殊的意大利天主教的信仰。國家並不提倡神學，而只有道德，而在法西斯蒂國家內，宗教算做人類精神最深的

表現，所以非但得受尊崇，並應予以保護。法西斯蒂國家不願自己創造上帝，如過去羅伯斯皮爾及極端派等所爲；但是也並不一定要把人類心目中的宗教消除，如布希維克主義所爲：法西斯主義崇敬避世的上帝，聖賢英雄，並同樣認上帝與普通人民所崇奉者相同。

法西斯主義，具有一種掌握權力與政府的意志：此處即襲羅首的傳統，有一種實行力量的理想。依照法西斯主義，政府並不止是以疆土與軍力的名稱來表示，而尤應以道德與精神來表示。應該看做一個帝國——即一個國家直接間接治理其他國家，而不需戰勝其尺寸的疆土。就法西斯主義言之，帝國的發展，即民族的擴張，乃爲實力的主要表現，而與沒落的徵象相反。大凡民族的興盛或是經過一個沒落期後的興盛，都是屬於帝國主義的性質；凡是拋棄責任，就是對落與死亡的徵象，法西斯主義是代表人民志氣趨向意大利民族者的最好的主義，因爲意大利人民數百年來曾經受人輕視與外國的壓迫。惟是帝國需要紀律，以及一切力量的綜合，與一種深切感覺的義務和犧牲；這種事

實可以解釋國家許多力量的意義，性質的實際工作的各方面，並且對於反對二十世紀意大利此項時勢所趨的運動，而提倡恢復十九世紀過時思想的人，必需予以嚴厲的懲戒手段——並且排斥一切對社會、政治改變的嘗試：因為以前民族都未曾需要權能，指導、及秩序，如今日之甚，倘使每一時代均具有本時代性質的主義，那末法西斯主義可以有幾十種徵象，堪稱爲具有現時代性質的主張。因為如果主義必須是活的東西，則法西斯主義已經證明創造一種活的信仰；而此種信仰在人種思想上極有力量，因為曾經有許多人爲此受害而死亡。

法西斯主義，因此是集世界上代表人種精神的歷史的一切主義的大成。

法西斯主義的基本思想

法西斯主義和一切的政治觀念一樣，同時是一種實行和思想。乃由主義所激發出的
一種行動。這種主義是從一種具有歷史力量的系統中所產生的，而密切地連結一塊，使
牠感受到內部的衝動。所以是含有適應地理和時間機運的一種形式，不過同時也有一種
思想史上最高真理的理想。

我們如未了解行動上暫時和特殊的現實，便不會像支配他人意志的意志一般，對世
界有和精神的行動；可是這種現實的存在與其生命，則假托於另一個永久和普遍的現實
概念之中。要認識一切的人類，必須認識人；要認識人，必須認識現實及其法律。沒有
一種國家觀念，不是澈底地一種生活的觀念。這是一種哲學，也許是一種直覺，一種從

邏輯構造上演繹出來而歸納到一種幻想或信仰的思想系統，不過至少在事實上，這永遠是一種世界有機的觀念。

我們如果不去考量法西斯主義在一般生活的觀念上的機能，這因為我們還沒有在黨的組織或者教育和訓練的制度方面明瞭其實際的表現。這種觀念是屬於精神主義的。就法西斯主義看來，世界並不是顯露於外表的這個物質世界，在這個物質世界裏，人祇是和全體相分立自存的個人，而為自然法律所統治；於是這種人在本能上就使他在一種自私利和暫時歡樂中生活着。人在法西斯主義下，個人就是民族和祖國有一種道德的法律，把個人和時代，在一種習俗和使命中統一起來，剷除限於自身歡樂的生活本能，而在責任上建立出一種超乎時間和空間的最高生活。在這種生活裏面，個人不惜貢獻一生，犧牲他一己的利益，甚至粉身碎骨，以實現使他值得做人的全部精神的生活。

因此，這是從反抗十九世紀退化和唯物的現實主義的現世紀總反動中所產生的一種觀念。非但反對現實主義，而其本身也是一種現實主義：惟不與普通純粹消極的主義相

同，是懷疑主義，玄渺主義，悲觀主義或被動的樂觀主義，把生活中中心放在人生之外，藉着他的自由意志，以創造他底世界。法西斯主義希望人應當勸勉，竭其全力從事活動：人應當岸然有丈夫氣概，認青真的困難而有準備冒險的勇氣。牠認為生活是一種鬥爭，去征服一種實在對他尊貴的生活，是人們分內的事情，尤其他自己須最先創造出一種工具（生理，道德和理性的工具，）這對於個人自己，民族和全人類都是一般地真確。

在那裏便是各種文化（藝術，宗教，科學的最高價值，和教育的最大要點。同時在那裏也是工作的重要價值，人就藉了工作來戰勝自然，而創造出人類的世界（經濟的，政治的，道德的，理性的世界。）

這個生活的積極觀，顯然是一種倫理觀念。牠包含一切的現實，以及支配現實的人類活動。一切行動都逃不出道德的審判，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抹殺一切完成精神目標的職務的價值。因此，法西斯黨人的理想生活，是嚴肅的，艱苦的，宗教的：牠是在

一個靠着對精神負責和道德力量來支持的世界中的全部生活。法西斯黨人輕蔑安寧的生活。

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宗教觀念，看做人和一種最高法律，一種超越個人的客觀意志的卓絕關係，而把這種關係推崇到一種精神團體意識的尊嚴。在法西斯制度的宗教政治中，一般祇看到一種純粹機會問題的人，是沒有了解法西斯主義不僅是一種政府制度，而在一切之前，牠還是一種思想的系統。

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歷史的觀念，在這種觀念內，人祇見在家族和社會，國家以及一切國家共同的歷史中，執行他共同協力的精神程度中底職務。於是在那些記憶，文字，習慣和社會生活的法律中，才有傳統的價值。除了歷史之外，人便沒有價值。所以法西斯主義和十九世紀的典型，一切的物质做基礎的個人主義的理想相反；這所以牠也和一切烏托邦主義（無政府主義），和雅各賓黨（法國革命時的急激派）革新思想相反。牠並不像一般十八世念的經濟學者的著作，相信能把幸福在土地上設想；牠也擯棄一切目

的論的觀念，這些觀念以爲在歷史上某一個時期，人類可到達一種決定的組織的間歇期。這樣的一個主義是和歷史和生活相反的，而生活和歷史是不斷和永久進化的運動。法西斯主義在政治上寧願是一種現實主義，在實際上則祇切盼着解決那些從牠本身在歷史上所發生的問題，而更從其本身找到這些問題的解決。要對人們有所影響，和對自然一般，應當進入於現實的途徑，及把一切的主力造成行動。

法西斯觀念反對個人主義，所以一切是爲國家的；但於個人與國家以及人類生存史中普遍的意識和意志相化合時，也能有爲個人的觀念。牠反對那些抗爭專制主義的反動必要中產生的古典派自由主義，因爲牠在國家成爲人民本體的意識和意志後，已終止了牠歷史的職務。自由主義在個人利益中否認國家：法西斯主義則重認國家是個人的真實現實。如果自由應當是人的實體（指人的大集團）的特性，而不是像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所設想的虛空的傀儡把戲，那末法西斯主義也走向着自由的。不過牠祇對嚴重的事物有自由，如國家的自由，即個人在國家中的自由。在事實上，從法西斯黨人的立場說，一

切是在國家之內，沒有人道和精神的存在，何況法西斯主義除了國家，更爲有其他有價值可言的東西呢？換一句話說，法西斯主義是全體主義，而法西斯國家，是一切價值的綜合和統一，是在於解釋，發展和支配一切人民的生活。

在國家之外，沒有個人，也沒有集團（政黨、協會、工團、階級。）因此法西斯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因爲社會主義在階級鬥爭中，停止一切歷史的動作，而不使各階級在統一國家中建成唯一經濟和道德的現實；牠也一樣地反對階級的工團主義。但法西斯主義在國家的範圍內也情願有那些事實的需要，產生出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的運動，而使牠在組合制度內發生效力，在這個組合制度內，牠們底利益是在統一國家相調和着。

個人按着他們利益的範疇，組成各個階級；更按着他們各自互相有關的經濟活動，組成工團；但是他們最重要的，尤其是國家。國家並不是組成大多數人民的個人或者他底總數。因此法西斯主義反對民主政治把人民同化於大多數，而把他壓下這種水準。然而這却是民主政治上最純粹的公式。如果我們在質量上而不在數量上認識人民的本性，

是因爲他最富精神性，團結性和真實性，而表示最強有力的思想，則至少這些思想和人民相化合之後，如同一個少數或甚至唯一個人底意識和意志，這樣一個理想便向着全體意識和意志中實現出來。因了自然和歷史，一切人類按着發展和精神集合的步驟，在倫理上構成一個民族，而作爲唯一的意識和唯一的意志。民族與人種和決定的地理區域都沒有關係，牠不過是在歷史上永過綿延的一種集團，爲一種思想所統的一個人羣，這個思想是一種生存和強力的意志！這便是牠本身的意識，或人格。

這個最高的人格是在國家下的民族。這並不是像在十九世紀民族國家的作家的自然主義，把民族來創造國家。反正民族是由國家來創造的，國家把牠自己精神合一的意識，一種意志而結果到一種切實的生存，賦給人民。一個民族的獨立權並不建立牠的本身生存的理想和著述的信的上面，更不是建立在一種不大活動與無意識的事實環境上面，而是建立在一種活躍爲意識和一種行動的政治的意志上面。國家按着牠普遍的倫理意志來創造權利。

在國家下的民族，是一個倫理的現實，按着牠底發展而生存並生活着。民族的發展一旦停止，這便是死亡。所以國家不僅是治理人民和發生合法公式，對個人意志產生精神生活價值的一種威權；也是發揮牠意志到外面去，使牠得以被人家承認和尊重的一種力量，換一句話說，用事實來證明發展的一切必要表現中底普遍性。在那裏，組織和擴張，至少是一種事實。於是國家這樣地能同化於人類的自然和意志中間，這種意志並沒有認識牠發展的限度。惟於實現之際，始能證明牠是把有止境的。

法西斯國家，這種在人格上最高尚和最有力的公式，是一種力量，是一種精神的力量。這一種力量，集合一切人種精神和理性生活的公式。所以我們不能像自由主義所希望，把國家限於純粹秩序頭保護的職務。這並不是限制一般所謂的個人自由範圍的一種簡單的機構。這是一種公式。一種內部的規律和一切人員的一種紀律；牠同理性一樣的和意志相會通。國家的原理——人民生活於民間團體人格的中心感應——最密切地應到個人，牠深入於行動家的心中，也一般地深入於思想家的心中；牠深入於博學者底心

中，也一般地深入於藝術家底心中：這是萬靈之靈。

總而言之，法西斯主義不僅是制度的立法者和創建者；也是精神生活的教育者和獎勵者。所要改造的，不是人類生活的那些公式，而是牠底內容：人，特性和信仰。爲達到這種目的起見，必須把一種紀律和一種威權和精神相會通，而於統治時，不能分割。此其所以古羅馬軍人的仗鉞，統一力，和公道的符號，就是牠底標識。

法西斯蒂運動的回顧與前瞻

在某種情形之下，暴力也有一種道德的深刻意義。

在意大利，所謂領導革命的階級，不但未出現，並且未產生。自由派將所有的一切，都讓與社會黨了。我們沒有一個堅實的，現代的，國家的統一單位。

愚昧充滿了工人與農民羣衆的胸中。要想用好話，或用宗教式的勸告是無用的。最需要的就是一種合時的，懇切的，對英武的暴力的承認。這唯一的方法是「即以其人之道，而治其人之身。」

跟隨我們的人，都是明白戰爭的意義的。「意大利戰鬥之羣」就是他們組織成功的有許多是從大學校出來的。他們因理想的鼓動，離開了他們的學校來隨從我們。

我們知道我們一定要勝利——推翻以往怯懦與奸滑的時代——我們所走的路是需要暴力，犧牲與流血的；我們必須建立社會秩序與紀律，這些都是羣衆所需要的，但我們總不能用乳水難融的宣傳方法，用言語——國會中與新聞界無聊的鬥爭。

我們開始我們的復活時代。雖然這時死傷遍地，但意大利再生的曙光，已在我們的前面了。

不幸的一九二一年，還來一個更不幸的結束——阜姆事件的解決。雷巴羅條約以後，阜姆成了一個獨立的地方，意大利在阜姆的反抗更是堅定了。丹農雪烏宣言，無論如何，他決不放棄這個地方，因為他爲要保守此地意大利人的清潔靈魂起見。

我也是置身於此事件中的一人。在此事開始的一天，丹農雪烏同我就是很好的朋友了。現在有一年多，我常常接到他很親切的信。這些信將阜姆的消息同感情都帶給我。在佔領此城的頭一天，丹農雪烏已經決意堅持到底。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四日的信上就可知道他將一個最勇敢的消息，供我在報上發表。

「我親愛的墨索里尼：

這裏有兩行很重要的急信。我工作很久了。我的手同眼睛都在痛。我叫我的兒子嘉不呂里諾——他是一個勇敢的人——送這稿子給你。你看有什麼需要修改的地方沒有，謝謝你。這不過是我所要達到掙扎目的之第一步。假如報紙檢查太嚴，就請你將信發表省略的地方以空白表示出來。這樣我們也就够傳達我們的消息了。

「我還要給你寫信的。不久也許可以見到你。我對於這種善於應敵的堅毅有力的指導，十分欽佩。讓我握你的手。你的丹農雪烏。」

自七月到十二月，阜姆情形十分不佳。因為對付丹農雪烏的堅決的態度起見，基阿立地——他對於斯佛日所訂的雷巴羅條約十分忠實——決定封鎖此城。封鎖的服果似乎不甚佳；於是政府又決定以武力佔領此城。他們選定聖誕節，因為在這時候新聞界有兩天休假。意大利的兵士遣去攻擊意大利的城池，去打少數勇敢熱烈的意大利兵士。血染城市，尸橫街衢。全意大利因此都震怒了。

此後，雙方都有後悔的意思，而想彼此讓步。於是定了一個公式，丹農雪烏將他的權勢給與市民組織的委員會，他自己離開阜姆。他在此地執政已十六個月了。現在他將此地的命運交與本地人民。我在這時寫了一篇文章得了全意的同情。

「在一切文字的描寫之下，這次的事件可謂很完善；你也可以說是可怕，但確是完善的。在一方面是國家冷靜的理論堅決到極點；在另一方面是理想的熱烈的理論，豫備作一種至高至大的犧牲。真如請我們選擇，我們這不安的過慮的少數人，一定要很鎮靜的選擇後者。」

一九二一年正月四日，我作了一篇熱烈的文章，以紀念龍琪部隊之陣亡。這篇文章的結論是：

「他們在大戰中是犧牲到底，但他們之死是重於泰山。意大利的三色國旗在為他們歡呼，意大利的國土掩蓋着他們。他們的墳墓等於一個神座。所有他們中間不同的政黨與支部都消滅了。由喀納羅的死者可證明阜姆同意大利是全國統一的，他們具着同樣

的血肉和同樣的靈魂。外交家的筆墨永不能消磨我們以血換來的事業。

「致敬於龍琪部隊，致敬於他們的將領丹農雪烏，並致敬於那些生還的同永不復還的戰士。」

「兵隊現駐紮在納瓦沙的雪山上。」

暴力的需要是我們已決定好的。我們每人都覺得如此。現在，我們清楚的意識與一定的方針的行動的時間到了。我所決定的小隊與戰鬥單位也組織成功了。我給他們正確的指導和工作的分配。他們起始訓練與復仇的工作。

我們的暴力帶些猛烈性。訓練得很忠心——像加里波的的軍隊——並且有武士氣味。「意大利戰鬥的法西斯」的中央委員會是在我指導之下的，同時作省縣地方執行委員會的工作與行動。有許多勇敢而又生氣勃勃的份子，是從學校出來的。這些學生離開他們學校，來過政治生活，來參加法西斯運動，意大利的學校，因此更爲尊榮了。一些孩子，一點也不後悔，一點也不搖動，離開他們快樂的生活，來過這種反抗賣國者的危

險生活。後來，因為這些年青勇敢的孩子，我吩咐制定一種榮譽獎章；他們犧牲了血來救他們的國家的。他們之中，有些意大利的模範青年，他們是充滿了魄力，以他們有紀律的有方法的行動去消滅共黨份子，使不致貽害人民。無論是激怒，搶掠、恐嚇、騷擾等等都是法西斯蒂小隊的行動出來干涉。黑衫——艱苦的象徵——是我們戰鬥的制服。

自由民主政府時時妨礙我們的法西斯蒂運動。他們大體是依仗禦衛隊——一個盲目反對愛國運動的工具。但是我們以勇氣，方略，能力去抵抗這襲擊，陷阱與死亡。我們不但未入牢獄，我們等着審問，許久也無動靜。我對我的勇士有一種神祕的影響。他們視我是為祖國復仇者。他們臨死時都說，「將我們的黑衫就作我們的殮衣。」他們死時把不忘他們的祖國與他們的領袖，這不能不叫人感動。愛與歡歌放葩了。意大利青年復活了，他們充滿勇敢，男性美，充滿對於那些不負責任者的恨怒，他們暴露社會黨恐懼的心理，他們清算自由黨的愚昧。在這復活時代，在我們國家精神恢復時代，戰爭的歌

聲，民族覺醒的歌聲，處處高漲着。

我們的死傷是不可計算的。政府的人，共產黨，祕密社團都恐懼於法西斯蒂的興起。他們千方百計的想打倒我們，襲擊與陷阱一天一天的進步。在大街與田隴中每天都有血戰發生。星期日，假日，任何集會的時間，都有鬪爭發生。

我將我們用的暴力嚴厲的限制。我將這意思告訴我們的人，他們是服從我們的。他們時常想到被殺的同伴，但他們自願並且完全服從我的命令。假如我是希望的話，我能命令他們去死戰。他們正在追求機會；他們拿我的話就像他們的法律。

因為他們對於我這樣的親熱，我覺得十分奮發。我心中因此生出一種深的責任意識。我記得尼古拉佛斯加瑞伯爵——一個二十歲的青年——的死，他是被共產黨所刺的。經過了兩天的痛苦才斷氣。在他痛苦呻吟之中，類於絕命的時候，他將我的相片放在他身旁。他說他死得有價值；因為我，他才知道如何去死。

在政治奮鬥中我是無情的。我不惜加以每種的戰鬪。我也知道內爭的痛苦；但是在

政治危機之中，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在數月的暴力與行動之後，大見成效，所有以前五十年在國會中的損失，政治策略不清的損失，因為自私與個人的野心造成不幸的損失，政府不良的損失；我們差不多都補償了。

一九二一年在政府的掩護之下，我與我們的仇人試訂了一個政治鬥爭休戰和約。社會黨與自由派的無知是不可理解的，我是大量寬宏的態度，更使情形變得烏烟瘴氣了。這休戰條約是社會黨署名的，並不是共產黨。後者受前者的幫助，還是繼續鬪爭。要想和平是無用了。社會主義毀壞了意大利。在短期的休戰以後，對峙又開始了。這次是一九二一年大門爭的開始。

我不願將那時的傷痕都寫出來。那是已過去的事了。我們每個現在生存者的壁爐上都點上一盞長明燈，以紀念死者。一個法西斯黨人在每個時間與每種情形都是存在着的。在勝利不可期的時候，有許多就死去了，但公正的上帝將要領導已死者到永遠的光明中，並將酬報那些誓願為他們的信仰而犧牲的生存者。

一九二一年的頭一個月在波河流域有激烈的暴力發生。社會黨甚至在法西斯黨的喪葬中也要開鎗的。這種情形在羅馬也有。在這時，社會黨在賴角開會。他們的黨從此分化了。自治的共產黨於是出生了，此黨以後在意大利的政治舞台上作了許多不良的事。我知道——雖然他們隱藏着，但是差不多每人都知道——這新共產黨是受莫斯科的供給與指導的。我們也如別處一樣的被這種勢力侵入了。

在德里士德——一個每位意大利人都關心的地方，此處佈滿了熱誠與忠信的火焰——開了一個法西斯大會。爲首者是熱安達，他是一個國會議員，而又是一個很勇敢的法西斯黨員。在各種情形之下，他有方法一方抵抗外人勢力的侵入，一方對付當局的愚笨行爲。該會是在羅西蒂劇場舉行的。我在此作了一篇演說。我將我們的根本原則說出來，這原則不單是法西斯蒂黨人所注意，而爲所有關心意大利政治的人所注意。在觀察了整個外交問題後，我要求將斯佛日同基阿立地所訂的雷巴羅條約撤回。我承認，在這時我們不能抵抗這個條約不幸的結果，因爲這是我們政治不良所致。我最後說：

這條約的過失，並不在談判者最後的失敗；在我們的國會中，在新聞界，甚至在大學校教授所作的書上——自然，在日喀不瑞亞翻譯出來了——都是以爲達馬下不屬於意大利的。

達馬下這曲悲劇，完全因爲無知，缺乏信念。愚昧所致。我們將用未來的努力改正這個錯誤。我們將要去研究，愛惜，保護意大利的達馬下。

「這條約已經簽訂了，但是不能免掉以下兩件事中之一件發生；發生外戰或國內暴動。但這兩件事都無甚意義。激起人民去反對經過五年血戰的和平條約，是不可能的。沒有一個人能作這不可思議的事。

「在意大利鼓動革命，去參加大戰是可能的，但是在一九二一年的九月要鼓吹革命去取消十分之九的意大利人所接受的已訂的和平條約——無論他的好壞——是想都不要想的。」

在將意大利及阜姆事件不穩定的狀況，及現在革命的必要失敗等情說完後，我立即

將一九二一年法西斯蒂政治綱領，堅決的規定出來。

「依照這普通的原則，我們的鬭爭的法西斯，應當要求：

「（一）所有的和平條約，應再付審查，將那些不適合，或能引起仇恨與新的戰爭的地方，都加以修正；

「（二）阜姆與意大利經濟的歸併，同達馬下居住的意大利人的保護：

「（三）發展本國的生產力，使意大利漸漸脫離歐洲各富國的拘束：

「（四）對於奧，保加利亞，法，匈諸國，用一種尊嚴的態度，提出質問，同時要求擔保我國南北邊界的安全：

「（五）與遠東近東諸國，建立友誼的關係——在蘇俄治理之下者，亦包括在內：

「（六）承認我國的殖民政策：

「（七）改良並撤換駐外代表，這種人必須經過大學專門的訓練：

「（八）利用經始和文化的機關，及便利的交通，建立地中海與大西洋間的殖民

我用熱烈的信仰，結束我這篇演說：

「這是注定的，將羅馬再成西歐文化的領袖地位。我們要將此種希望，傳與我們的後代：我們要將意大利造成一個人類未來的歷史上，最重要的國家。」

一九二一年是但丁百年紀念。我以但丁的名義夢想到：「將來的意大利是自由，富足，快樂，海洋天空充滿着牠的艦隊與飛機；土地的出產也很大。」

後來，在蘭堡地的法西斯蒂大會中，我指出我們爭鬪的目標。我還告訴米蘭的朋友們，法西斯黨竭力預備一般人才，去作將來偉大的事業——使意大利成爲一個統治國家。

因爲我肯定的說辭，大家都在預備用合法的行動，與非法的行動，去奪取政權。

社會黨與共產黨，一方面彼此作理論上的辯論，一方面彼此爭先去反對法西斯。共產黨於此舉並不猶疑。他們一天一天的表示他們對於法律的輕蔑，表示他們對於仇人力

量的漠視。

在佛羅倫斯一個愛國游行運動中，共黨又預備騷動。擲炸彈，追殺法西斯蒂黨人。當時一個很年青的法西斯黨人叫比達者被殺了。他是在阿爾諾河的橋上被襲擊了，他被打成血餅，他們再將他從欄杆上，投到水裏去。這個可憐的孩子，爲自救起見，用他的手抓着欄杆，共產黨衝上前去，擊他的手，一直等到他血漿的手鬆了，身體落在阿爾諾河內，在水流中旋轉。

只是這件凶殘的事，就可證明共產黨的怒氣，是深入意大利了。但是，似乎他們以爲這還不够，安波里的屠殺又起了，此處有兩大車水兵同馬鎗隊。這些無辜者的尸身，就是共產黨凶殘的證據，他們對待這些不能動的尸體，就好像深林的野人對他們的無辜的尸身一樣。

這種事情並不是發生在一省之內。此時加沙爾，孟非雷士的屠殺又發生了。死者之中有兩位老沙地尼亞的鼓手，和勇敢的同伴西沙馬雷德維琪也受傷了。在米蘭，法西斯

蒂黨人單身出外，總是要暗地裏被人襲擊的。我們最親愛的黨員阿爾杜塞得也被刺死了。

三月廿三日，發生了一件極端恐怖的事，其結果十分可怕。共產黨在地拿劇場放一炸彈。內中許多人都是來看歌舞劇的良善市民。二十人立即喪命。五十人因此殘廢。全米蘭都在痛苦憤怒與敵愾之中。羣衆的公憤無法禁止了。法西斯蒂小戰隊第二次攻擊前進報館，將牠焚燒了。並且要攻打工會。但被軍隊所阻止。

我們的行動隊，在城廊外又開始活動，此地本來是共產黨與社會黨的根據地，法西斯黨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將這些搗亂秩序的匪徒，趕出他們的巢穴。這時當局是毫無勢力的，他們不能制止任何騷亂。三月廿六日，我召集全蘭堡地的法西斯黨人，他們排列成隊，走過米蘭的大街市。這是一個不能忘記的有力的示威游行。後來城市生活的保護者，維持秩序者，都隨着我們游行。這時建設精神又復活起來了。地拿同法西斯蒂的無辜犧牲者，給了我們一種最善的鼓勵，全體民衆可荅里士栗阿之下，一致聯合起來

受意大利青年的指揮——他們曾奏過凱旋之歌，現在又要取得和平的精神，道德，紀律工作與友愛等的酬報。此次爲地拿炸案而游行示威，是不能忘記的。自那天起，意大利的搗亂份子一天一天被消滅，被壓制下去了。他們好像鼠子被驅入小洞，他們都被困在工會與地方俱樂部之內。

我過的是一種非常緊張的工作生活。我一方要經營民報，每天早晨我要作政治論文，這樣，米蘭及其他各地的人，方能尋着我的政治路線。我以堅決的手腕，領導法西斯黨。我的命令是很嚴厲的。我探聽米蘭傳來關於各處組織的消息。我觀察我們敵人的行動。我要把持我們黨內一致的目標。我要維持組織內相當的自由，以適合活動的彈性。我不願我們如此清潔如此強壯的信仰。混淆或弄污了。我不願將我們法西斯蒂精靈——可愛的青年——與那般交易式或組合性，國會妥協式，自由派的假仁假義中的份子混雜。

在此複雜生活時候，我學飛行術的希望，仍舊未除。此時雖然十分緊張，每天晨早

我騎着自由行車，往返十八哩去學飛行術。我的先生是熱塞伯賴達里是一個很謙恭很勇敢的飛行家。他嗜好飛行，他很喜歡得有機會教我去作一個好的駕駛者。

某晨，我同賴達里一同坐飛機中。頭一次飛時並無意外事情發生。誰知第二次飛時，我們正要往下落時，摩托機發生阻礙，飛機自離地四十米斜傾而下，將我直摔在田中了。駕駛者前額稍有微傷，我頭上也受傷數處，非兩星期不能痊癒。在田內施了一翻急救法後，我就到波達維納日亞的喀地亞麥地加經過醫士李納杜巴里粟一番醫治。這次的事情，我本有生命的危險，但經我私人醫生安不羅幾何班達的細心調度，得慶更生。

這次的事情給我一個機會，知道常時有許多人隨着我作飛行。差不多全國民衆都同情我此次的舉動，我因受傷休息數日，立即到報館視事，因為我知道國人現在很注意我動。

在地拿炸案發生那一天，羣情憤激，那時波安比諾地方的無政府主義者，派馮馬西

到米蘭來謀害我的性命。他來到我的寓所，按着門鈴，很勇敢的走上我的樓梯。我的形貌奇異。當時是我的女兒愛達替他開門。

這位不知姓名的人要見我。他被送到我報館去，但是他只在佛羅邦拿巴特的公共廣場等我。當他看見我時，他起初很快的走到我跟前，後來慢慢的搖動起來了。他用顫動的聲音問我是否是墨索里尼，我說是的，他說他要同我談談。

這個人奇異的行動，我想他一定是個瘋子。我告訴他我不在街上接待客人，我說我准在報館等着他，他半點鐘之後來了，要求見我。我立即答應。馬西——我是一個很年青的人，眼睛似乎在燃燒着的——見了我有點進退維谷的樣子，他說他要同我說話。他的行動十分奇特，我叫他立即告訴我他所想說的話。

在一陣猶豫之後，他告訴我在波安比諾的無政府主義中，抽籤以手鎗謀死我，他着了。後來，經過一番猶疑，他決定將所有的事都告訴我，並且將謀害我的武器也交給我，由我處置他，我盡心的聽他，但我不說一句話。

我將手鎗取過來，立刻與我報館經理桑特里亞打電話，將這不幸的人交托他——他是被無政府主義者所困，而又被他夢想的結果所嚇。我要桑特里亞伴他到德里士德去，並寫封信介紹他到法西斯黨人熱安達那兒去。後來，當他走後，警察不知如何又捉着波安比諾的無政府主義者了。這件事是米蘭暗探在這時作的最好的工作。在地拿炸案發生了兩個月之後，他們都不能找出放炸藥的人是誰。

啊！不知有多少人正在想謀殺我呢。但是愛總比恨要偉大些。我時常覺得有一種勢力克服了事實，克服了人類。

基阿立地這時在國會中的情形很困難。在政治的水平線上又發現一個大的星座——法西斯蒂。因為這個原故，他以為此時正是用國會選舉去度量各政黨的實力之時，他於是宣佈五月選舉。

在一番討論之後，各派加入競選的政黨，因為要抵抗共產主義起見，決定連合成一個的選舉團體，此團體名為國民團。

這個團體的中心——唯一有激發性的，有鼓動力量的——是法西斯黨。其他別的政黨是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破壞者。社會黨因共產黨的分化，勢力也非常薄弱，宗教性質的國民黨是單獨行動，牠完全依靠各鄉村的牧師等的活動。

爲使我自己熟悉我們黨的實力起見，我開始視察各省，我四月在波郎納——社會主義的防地，波河流域的重鎮——受了熱烈的歡迎，他們以歡呼，游行，吹喇叭，演說等來歡迎我。阿居西阿的屠殺還在他們腦中。法西斯黨這時在熱烈的感情之下；我這次來，自然不難激起青年人的堅強的意志，及希望與信仰。

自波郎納到法雷雷——又是一個社會主義根據地。此處我又見着他們有力的示威運動。波郎納同法雷雷是兩個很大很富麗堂皇的城市，牠是我國農業的唯一中心。在當時，用我的幼稚的眼光與熟知學識，我看出此地工人的心靈，思想，及希望恢復秩序的心。我知道他們失掉了中心思想，但並未受紅色宣傳的支配。總而言之，他們的心靈是聰明而值得嘉許的，在這時局不定的時候，是意大利命運的堡壘。

選舉競爭直到一月後才止。在這時候，我只演說三次——在波郎納，法雷雷，米蘭三處各一次；正與一九一九年的選舉相反。我們不但在米蘭得了大多數擁護。在波郎納，法雷雷也成功了。此項消息傳出以後，各處舉行游行，以表示快樂。其他各參加選舉的法西斯黨人都皆得勢。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選舉我的票數不過四千。在一九二一年的選舉票實增至十七萬八千。我被選入國會的消息傳出後，我的朋友，我的同僚，及我手下的人都表示快樂。我記得一九一九年失敗後，我告訴我的副編輯等——如熱里尼，甘尼羅，加莫喀尼等——我
不出兩年，我必雪此恥。預言現在實現了。在民衆的各階級中，佈滿了一種新的氣象。雖然在國會中的法西斯黨人不多，但在意大利的命運中，他們表示了很大的力量。

在孟特西土里阿，在國會中的法西斯黨人，依着會規，組織黨團。人數只有三十五
在數目上雖然很少，但都是肝膽照人的份子。

在開會期間，我說的話並不多。我想我只說了五次。我竭力使我的演辭中充滿精

神，力求實際。我總不說出乎我們國民福利的話。我將歷來國會政客所耍的把戲都拋棄了。

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之演辭中，我不客氣的批評基阿立地內閣的外交政策。我將關於意大利北部愛地日的問題，實際的提出來。我將政府及在此數省執政者的弱點都指摘出來。克里達羅——負責人之一——是被假自由主義的「不朽規範的政治工具所束縛了」——這就是說他被控制於那時意大利一種帶有國際思想性的秘密團體。於是，我肯定的說：因為基阿立地政府既是對於沙拉達同克里達羅在上愛地日的政府是負責人。我現提議否決他。我們對此處德國代表宣稱，我們現在在不瑞尼界，我們誓必死守此處。「我再將阜姆同達馬下的熱烈的理智的問題提起。我竭力的攻擊斯佛日的可恥的外交政策，那種政策是使我國趨於屈服與毀滅的。

我又說到我們的政。我將社會黨與共產黨的假面具揭開，讓他們來反對法西斯。我以譏諷的口調提出共黨領袖喀雷日亞得當他是社會改良派時，就是我的敵人，我

暴露一般加入黨派活動的人，他們並無理論，只是爲小小的權力與個人的利益。

我這演辭的目的是給與法西斯黨以破壞敵人的政治理論與方法的政治行動的一種暗示。出乎我意料之外，牠給了一個很深的印象。在國會之外也得了響應，最終，基阿立地內閣下台，他也像別人一樣，糊裏糊塗下台了。

此次在國會中的掙扎並不是我一個人。我們的黨團竭力幫助我。下議員非得若尼——後來是法西斯意大利的重要人物——這時開始審查基阿立地內閣的外交總長斯佛日所辦的工作，尤其對於亞德里亞海軍的政策。開了許多很重要的會議，不但按照法西斯蒂的意思與理論去嚴格檢查外交總長所辦的案件，即國會所同意的一切公私談判條約都經過一番檢查。

經過國會中的變動，基阿立地內閣終竟倒了，波腦米繼任。他原是社會黨。後來因某種原因，成了一個民主政治者。他在國內保持和平主義。他對於法西斯黨與社會黨的休戰十分注意。這次休戰的結果前面已經述過。在波腦米正打算發展他的政治的時候

沙爾日納的慘殺事件發生了。法西斯黨死十八人，接着莫得納的屠殺又起，御衛隊開槍射擊法西斯黨人，死十人，受傷多人。內政還無頭緒，簡直不能說是有安定的希望。我經常地發動着我的工作，一方面擔任黨的領袖，同時又是新聞家和政治家。

我與西哥地斯克日斯發生了決鬥——他是一個低職的新聞記者。他是近於意大利的秘密社團派。他除了別的毛病之外，還有身體上的怯懦。我們的決鬥證明他是如此的。在數回之後，醫生便阻止我們的交戰，因為我的仇人忽然有心病了。換言之，就是他駭怕。不久，我與副官巴斯日阿因在國會中口角，又決鬥一次。

我相信我具有些劍術家的長處——至少我是有勇氣的，因為這兩樣，我在此刻的時候總是佔上手。在這些戰鬥中是有武士性質的，所以我竭力的注意我的態度。

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我在羅馬召集一個全意法西斯會議，此時是法西斯黨由頭一期在野的政治活動性質而轉入一個新形態，在這新形態之中，我們的政黨——用堅強的政治堡壘與日漸增長的中央與地方組織而造成的——應使牠結晶。

「意大利的法西斯」是被一種積極的精神所激起的。牠可以說是一種戰爭的組織，不能說是一種黨的組織。我們現在是在第二期，我們預備繼舊政黨去指導公共事業。在奧格斯塔會中——奧格斯塔的墳場，現在是羅馬的音樂會場——大家共同要成立一個新政黨。在此會中我們決定了我們的組織與黨綱。

那是一個可紀念的會，因的黨員與討論爽快的原故，牠將法西斯蒂精神都表現出來了。「意大利戰鬥的法西斯」現在變成「法西斯蒂國家政黨」了，此黨在各處有省組織與較小法西斯蒂區，在牠們之上，有最高會議，我要借此機會將我黨的個人性質去掉，以前法西斯黨因我的意志的薰陶，是有這種毛病的。但是我愈是想要各黨部有自治力，我愈要出一種事實，就是：假如我的黨離開我的指揮，我的領導，我的鼓勵與扶助，則牠必不至發展，同時也不會勝利。

羅馬會議正是表代我們法西斯黨的基本力量。特別是我個人的力量。但是有幾件不快的事情發生。有些人因此被殺了。羅馬的工人區對我們是仇視的。因此次的會議是

法西斯黨的發展表示，在散會後，所有的法西斯黨人排列成隊。經過羅馬的街市。這使得每個人注意法西斯黨，牠是成了一個政黨，並且是一個具有戰爭及保護的心志和手段。

波腦米內閣在此萬難之中發展他們的和平政策。這時各方情形更壞。一九二一年的難關使每個政治家都要戰慄。在天邊上，似乎有一線光明，但是天還是被烏雲遮住的。

在這光明未見之前，又發生了經濟界的困難，此事使全意都任憂愁之中。這事就是「意大利國家銀行」的關閉，南意的無產階級受影響更大，因為他們的儲蓄多存在這個銀行的。這個大銀行是戰時創辦的，在戰爭期間於我們的實力幫助不少，但在戰後，牠不能擔負牠的任務。於是這雄大的銀行——南意與上意的工人十分注意於此——破碎了，應響於所有意大利戰後的財政問題，引起一種不幸與失敗的意識。無知？愚蠢？過失？輕浮……誰知道那一種原故造成這種情形？

我們的債權與再新的資格，同別國比起來是更不如了。內政的不修，又加上經濟的

困○難○，世○人○都○看○見○了○

在財政紛飛的討論之中，法西斯黨獨具卓見。牠並不去考慮過去的，只是爲意大利去決定一個健全的有先見的幣制政策。

我頭次遇着財政問題。

這對於我好像一個新飛機——並且在此找不着一個有能力的指導者。

法西斯蒂國家與其將來

在法西斯蒂文化革新與實驗之中，有一個問題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這個問題就是國家的社團的組織。

在未討論此問題之前，我必須聲明，這個組織的階段極長，我的研究，分析，討論，無所不用其極。而在種種經驗與嘗試之中，又包含了許多的教訓。

這種經驗好像是一個航海的經驗。第一，我們必須記着，組織這種社團的目的，並不在乎產生一些法律上的組織；在我的意思，這些社團的組織，是迎合意大利特殊情形的需要，在這種特殊情形之下，有一種經濟的限制，並且工作與生產還未因經驗及充分的時間而發達。意大利，在政治復興的前五十年，各種武裝階級彼此對抗，他們的目的

不但是要政治的權力，並且爲我們有限的富源而奮鬥，而這種富源實在不足以使工作與生產的關係人分配。

與統治階級對立的階級——因爲易於備考的原故——我就稱之爲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因爲受社會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的影響，不斷的與統治階級鬭爭。

每年都有同盟罷工發生；每年，肥沃的波河流域都有不絕的騷動，影響了收穫與生產。與我們同胞所應盡的責任而對抗那建立的和諧的意識的，就是社會主義者工團主義者所煽動的各階級日常利益的鬭爭，這鬥爭是反對中等階級的，而中等階級又堅持他們反抗的地位，及期待救世主的降臨。公民生活並未進展一步。

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既無天然的富源，一半的土地又差不多都是山地，所以不能有多大的經濟能力。假如我們的人民，仍奮彼此吵鬧不安，假如各階級彼此希望消滅敵人，則我們市民生活，將永不能達到一種規律，而發展成爲近代的民族。自由派與民主派，每年——差不多每季——都在某一個地方聚會，喊出一個口號：「既不反動，又不

革命。」——似乎這句話有一種確切的，無論如何，含有某種的意義在內！

現在的情形必須要突出卑污的，部落性質的階級競爭的習慣。在大戰後，又跟着列寧不良的宣傳，人們的惡意識，已佔了大多數了。騷動與罷工的結果，總是戰爭，以致弄得死傷枕藉。第工人們恢復工作的時候，他們心中充滿着反對廠主的憤恨，無論對與不對，他們都以爲廠主是比世界任何中等階級還缺乏見識。在農民與新興的城市的工業階級間，也有一種明確的誤會的現象。所有我們的生活，都被政治的煽惑所支配了。每一個人，都傾向於容忍羣衆的暴亂，假裝着了解牠並且對牠讓步。但是當每次騷動以後，某種環境又容許第二次的騷動發生，甚至比前次更厲害的衝突。

在我的意思說來，我們必須造出一種政治空氣，使得政府人員，有膽量去說熱烈的真話，去肯定自己的權利——假如政府付之以這種責任時，只有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才能用水乳相投的手段，他們在國會中也想盡了方法，領導這些騷動的羣衆，都是工廠工人，鐵路工人，郵務工人及其他搗亂份子。但是，以前政府的威信，好像一個死貓。在

這種情形之下，僅只憐恤與容忍，都可造下一種罪惡。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雖然每次都
很盡職，但是牠們都不能將意大利各階級的權利與責任認識清楚，分配妥當。法西斯主義對於這一步，就作到了。

事實是這樣的，五年努力的工作，在各種重要性質中，已將意大利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道德生活轉變了。讓我再聲明一下，我所施行的紀律，並不是強迫的紀律；牠既不根據於成見，又不屈服於任何派別與階級的自私利益。我們的紀律只有一種見解，一種目的——意大利的聲譽與福利。

我所施行的紀律是一種啓發人心的紀律，下等階級，因為他們的數目很大，並且最需要關心，故我常常盡我做領袖的責任，將他們放在心的深處。我看見鄉下人的時候，我就不由得不想到國家對於這般手足胼胝的人所應盡的責任。意大利的中等階級——農民階級包含在內——是比較一般人所傳說的好些。種種問題都是由於種種不同的經濟利益的衝突而發生的，這樣衝突使得生產團體不能聯合起來。沒有一個意大利的生產團體

是社會主義所說的「吸血鬼。」現在國家對於不同階級的利益，不再模糊不清了。國家不但盡力免去衝突，並且還有衝突的原因。因為統計同研究學問的幫助，現在我們能詳示將來的生產。同時，因為中央及各處地方政府的幫助，我們正確的知道將來生產計劃的大綱。

最要緊的，就是我希望法西斯蒂政府特別注意社會立法，這些社會立法對於我們實際的工業計劃，對於將來擔負發展工業的工人，都有很大的關係。我以為意大利已進步到超過歐洲一般的國家之上了；在事實上說起來，我們已經批准了八小時工作的規定，及強制保險，童工女工的限止，工作後的消遣，成年工人教育，及肺病保險等等。由此種種看來，我是站在工人一方面的。凡不傷害我們經濟基礎的事，我都開始去作，自工業保險到疾病保險，自年老養老金到軍事股務的限制，所有關於社會福利——凡是研究出來時，於我們經濟有益，或於社會快樂有關的事——我無一不作。我希望給與每人一個機會，去體會工作不是一種痛苦的需要，而是生命中的快樂。但是這種複雜的工作，

都不能與社團制度的創造比較。後者的工作，是沒有一件能與他比擬的。

一九二三年，在我進軍羅馬數月之後，我堅持要批准八小時工作的條例。一切的羣衆在法西斯蒂社會立法中找着了朋友，他們一致贊成國家性質的工團主義。我們將往昔職業式的工團，改爲法西斯蒂社團方式。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的一個集會中，我說國內的和平，是政府最要緊的工作。政府有一個很清楚的行動綱領，公共治安，不能假任何原因加以擾亂。這是關於政治方面的，但是還有經濟方面的，這就是合作主義。還有其他的問題，如同關於出口貨之類。我要用種種原則以促進意大利的工業。一直到現在，我們的工業的自私性——不合作性太重了。舊的制度與方法，必須一齊廢除。」

我再往下說：「在人類與法律的利益衝突之上，還有一個政府；政府處於適當的地位，以觀察全國的福利，不能以任何個人的意思爲移轉；政府是在任何個人之上，因此不但要從事於現時的國家的司法的是非，並且還要顧及將來。政府表示牠對於國家生產力的尊重。在這種原則之下的政府，每人都應該對之服從。政府應作的事務，而必須予

以實施的，就是堅決保障全國道德的和物質的利益。

舊時勞工組織與社團，逐漸廢除。我們將慢慢實行社團觀念。我不希望將工人們的假日減少一天，所以我將外國性質而又是社會主義國際性質的五月一日改到羅馬生日四月二十一日，這一天在意大利生活中，是很榮耀的一天。羅馬是世界法典的發源地，羅馬法直到如今還是統治着公民的關係。要慶祝勞工節，我以為這是最好的一天。

因為我要使法西斯蒂及社團法令在複雜情形之下實行，所以我召集了一個會議，批准一種文件，我立刻將此文件宣布，並承認他是有歷史上的價值：此項文件就是所謂「勞動憲章」。

該憲章共分三十段，每段都具根本的真理，自最重要的生產的事，推演到出產物平均的分配，勞資衝突法庭的評判，保護法的需要等等。

所有意大利各階級的人，都歡迎這憲章，勞工團體的辦事員在他們的神聖的職務上，比較唱高調的自由主義，民主政治，共產主義等，在雲霧中朦朧的希望，是能代表

一種強壯國家中的東西，建設與實行，是法西斯主義的事業。所有以前的社會主義者，工團主義者對於此項新改革，都十分驚奇與納悶。法西斯主義不是任何一個階級的保護者，而是全意大利人互相關係的規定者。這個「勞動憲章」就是法西斯蒂政策的証據，並且引辭世界各國研究勞動問題者的注意。這「勞動憲章」是法西斯意大利的新憲法中的重要部分。

因為「勞動憲章」與社會立法勞動團體的結果，組織社團是必要的了。在這種組織之下，所有的國家生產的團體都集中了。所有的複雜工作，在他們的範圍之內，無論是勞心的，或是勞力的，都需要保障與培養，在法西斯蒂國家中，每一個市民不再是一個自私的，不是一個有反社會，反集團的法令的個人。法西斯蒂國家用社團法人法的觀念，將人們與他們的能力，放在生產工作中，並且我將他們應盡的責任義務解釋出來。在這種新觀念之中，很合理地紙生出我們的代表制度，市民之所以有價值者，原是由於他的生產力，他的工作，同他的思想，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已經二十一歲而握有選舉

權了。

社團法人法制度的國家，所有的國家的活動，都反映出來了。工團的組織，形成新組織的一部，也是很合乎理論的。因為新政治與社會的實現所造成的這種需要，就產生了國家政治代表的改良。不但政府的新官員，依着能力與所代表的人民，選舉他們為後補者，而這些新官員是經過法西斯蒂大會的選舉與批判的，此會的目的在產生一個最美好的，最穩固的，最有代基性質的，最有專門學識的政府負責者。

我們解決了許多重大的問題；又剷除了所有經驗的騷動，不安與疑惑，凡此種種，都足以破壞我們的人民的心靈。我們給國家工作以一種法律及保障；在各階級的合作中，我們發現了我們的能力與將來的勢力，我們不消耗時間於無味的爭訐與衝突中，因為那些都是煩擾精神與破壞我們的經濟力與團結力的，我們認為衝突是富者的奢侈品。我們必須保留我們的力量。工作是生產的唯一力量，所以在我們國會中，這種工作份子，是不多見的，因此我們的國會，可算是操持全意人的生命的舵工。同時，資本並未

如俄國的夢想那樣被消滅了，而我們還以為牠在生產中的地位漸漸更重要了。

在我的自傳中，我已數次聲明，我希望將我的政治生活織成一個有生機的而且一致的，我不希望對於意大利生活只描一些外觀的東西；我希望深深地影響到牠的精神。我的工作是根据於事實，和意大利人民的實際情形；由這些真實的活動，我得了許多教訓。最終，我就成了一種有用的和現代的結論，這就是我們國家將來的基礎。

我所鼓勵而又十分注意的改革之一，就是學校的改組。這種改革名曰「日地爾改革——此名由教育部長而來，他是我進軍羅馬以後委任的。教育問題的重大，是不能逃出關心民運的政治家。我們必須十分重視學校。公立學校，中等學校，大學影響人民生活的傾向——無論是道德的，經濟的。我最初就注意此項問題。或許因為我以前曾作過教師，故我對於青年人及他們的發展，特別感覺興趣。在意大利，文化本是較高的，但是因為缺乏經費，而尤其缺乏精神的原故，故公立學校也就江河日下了。

雖然文盲的百分數漸漸減少，有的地方——特別皮德孟——甚至沒有不識字的人，

但是人民並未由學校得着教育的相當教化的根基——身體上的，知識上的，道德上的。中等學校是擁擠了，因為只要經過形式上的種種考試，無論誰都能進來，甚至那些不應入中等學校的。我們缺乏選擇法的知識測驗，又不能將個人依照職業與教育來分析，如同磨子繼續的轉動，磨出一樣的傢伙，最後再在各處了結他們的一生。這般死人將公共服務的功能都減低了。至於大學呢，也造成一般木偶似的所謂「自由藝術」的律師與醫生。

在這時候，這關係全國精神生活的教育制度，應革新成爲一個正確的，精密的，有生機的組織。我們將中等學校不良份子，都排斥出去，並將我們歷史上，世傳的寬宏的文學美術的潮流，灌入公立學校內。結果，在教育界施行新紀律是必需的——每一個人都要服從這紀律，教師是頭一個應該如此。

我們要知道，意大利教師的薪俸非常之低，這個問題我一俟我們國家的預算案解決了，就可應付的。我不肯使教育受經濟困難的待遇。吝嗇的政策是由於以前自由的民主

政府而來。這樣，使教員有所假口對於他們的責任，漠不相關，並且被不正的思想侵入，甚至反對國家。不良的情形到了最高點時，有的教員扔下他們的位置而逃，這種情形，不但在初級學校是如此，就是在大學也是如此。

法西斯主義以紀律來阻止這種情形，這紀律無論高級與低級學校都要遵守，尤其是那些負責指導學生去嚴守秩序和紀律，並維持人類服務的最高觀念的人，應該遵守。

在以前我們曾經有一個教育法，牠是由加斯蒂而來的，成於一八九九年，其間經過古比諾但尼阿，克利達諾等人的修改，但是牠的基礎尙未變更，經過我們黨的熱忱，重新加以改革；我們加上教授法與道德的觀念在內；我們將新意大利的重生的精神，灌注在內。偉大的思想與偉大的革命，造成那解決許多問題的正當時機。拖延多年的教育問題，現在也得着解決了。此處不能詳說如何的改良。但是，我可將我與教育部長商定的根本原則，附此一說。總括爲以下幾點來說：

第一點，國立學校只爲那些有資格者而設的，凡不得入國立學校者，可入其他學

校。

這一條將以前民主的觀念，以爲國立學校，是爲每人而設的思想推翻——那種情形好像將寶物與廢物，放在一個籃子裏。中等階級，以爲學校只是一個服務地方，所以也不對之尊敬。他們希望學校愈寬縱，他們就可以很快的達到他們功利的目的——以學位及學校作進身之階。

第二點，在國家考試時，國立學校學生與私立學校學生，均享同等的待遇，考試是由國家指定的委員會執行之。

這一條是與英國同樣的鼓勵私立學校，對於天主教會設立的學校，很有益處，但是使舊式的反教會的人，十分不高興。我以爲遠能使國立教育以外的求學機關自由發展。

第三點，國家十分注意私立學校，並激起國立學校與私立學校的競爭，以提高文化程度，並增進一般學校的文化空氣。

國家司法權並不因此種私立學校而損傷，反之，牠監視所有的學校。

第四點，中等學校的入學許可，必須經過考試，學校要使人人向文化那方面走，並且將以前民治學校的擾亂情形及苟且的態度除去。

因爲以上的幾條及其他的改良，初級學校於是有兩個絕不相同而又互相扶持的目的。一方面預備進中等學校，一方面牠自己又完成普通教育的一種高等法式。中等學校又擴充以下各機機：

(甲)補習學校——由以前的專門學校改設，一方面是有完全新訂的課程。

(乙)高等專門學校——求高深的專門學識。

(丙)大學科學預備學校——較專門學校稍高，代替以前的「近代預備學校」及高等專門學校的數理部，並預備升入大學理科的科程。

(丁)教師專門學校——一個純粹的人文及哲學的學校，代替以前補習學校同師範學校。

(戊)女子高級學校——一個普通一文化學校，自成一種完全的學制。

(己)大學文學預備學校——與以前並無多大改變，不過增加了一些文學美術性質的課程；牠的目的也是預備進大學各部的。進大學之先，必有入學試驗。中等學校，大學科學預備學校，文學預備學校的結束考試，統名之曰準備試驗；所有的課程都加以改革，以期適合近世文化。所有的學校都有拉丁文，除了補習學校同中小學的宗教科之外。

這些學校有一個很要緊的洪規，要實行的，就是每一種學校，必成一個單位有機體，班數與學生都有一定，備取學生可以經過考試，漸次插入；凡不得入以上之學校者，可入私立學校。

這次改革的實行，將以前人民的舊興趣，舊思想，尤其是功利主義的精神都推翻了。這樣免不了引起一些惡感。而反對派報紙利用牠以爲攻擊的目標——特別是塞拉導報；但是這次改革在我指導之下，努力進行，並且是我們意大利教育與文化復活的開始。

大學的改良與中小學的改良同時進行。其目的在將小學生分往不同的學院中，以免

學校無謂的重複，凡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學生入學試驗，都由國家舉行。即非國家委派之人——與大學行政委員有關之人員——所立之學院，亦被改革，其委任將不再屬於各部私自執行，而由於羅馬的中央委員會委派之。

某次，在法西斯蒂大學代表會派人來見我時，我對他們宣言「日地爾改革」是我所決定的方案中的最革命的一種改革，因為牠將自一八五九年以來的情形，完全改變了。我的母親是一個女教師；我自己也曾經在初等及中等學校教過書，所以我自己懂得教育問題。因為這樣，所以我必定要使牠有一個具體的結果。意大利的學校不久又要在世界上站着相當的地位了。自我們的大學講座，自我們的科學家和詩人的抬頭，意大利的思想又要重放光明了，同時中等學校是為人民預備專門及行政人材，而公立學校是為民衆的公民教育，與公共道德締造根基。

我已經決定，借各大學的合作，將法西斯蒂經濟部門，法人法部門同其他有關於法西斯蒂文化的機關，都建造好，這純學者的，純專門學識的世界，被法西斯主義所浸

潤了，法西斯主義用實際的，理論的，精神的，經驗的熱忱及複雜的行動，以創造文化。

比法西斯蒂大學還使我注意的，就是巴里拉國民童子軍其名稱乃由野史上一個熱那亞的小英雄的名字濫觴而來的。在這種團體之下，所有的青年與小孩，都組織起來現在我將牠改良，不再像以前根據各種的遊戲結合，及散漫的政治學校及其附屬學校，牠是以體育的操練，與國家的紀律訓練的。他們習慣服從，並且眼光遠大。

因為要表示我對於教育維新十分注意，於是我到卜魯日亞大學講演。各學者都承認此次講演，闡發了他們對於青年的義務的世界觀了。

後來，我要對於文化及研究科學，美術，及文學名家以一種貢獻，我設立意大利科學研究會，其中會員都是名垂不朽之人。

我們國家軍隊，自一九一九，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以後漸漸衰微。我們人民之花，是被侮辱與屈服了。

在自由政府時情形之不佳，有時至甚。陸軍部長發通告，勸告軍官不要在公共地方穿着制服，並攜帶武器，以免流氓光棍的挑釁。

這種反常的情形——爲國家的原故，這種情形愈收束得快愈好——是由法西斯蒂黨人來推翻的。這情形是那時人民所以急於革命的原因之一。現在，我國的精神是不同了，國家的軍隊是國家治安的，可尊敬的，有價值的保障。

我對於軍隊也有一個清楚的，不猶疑的計劃，在一九二二年我進軍羅馬之後，我立即任命地日爲陸軍部長，他是一九一八年大戰中的名將。在維托瑞阿維乃士之役後。他很沈默，他因鑒於時局的艱難，曾對尼蒂政府提出抗議。我又任命大戰時我們的海軍領袖達安德雷維爾爲海軍部長。一九二三年四月地日將軍在閣議中提出改良軍過一種完善的綱領。此次會議是一個歷史上出名的會議；關於軍隊改革的根本議案也在此會中決定了；以後我們對人民又作一個嚴肅明白的宣佈；自此次會議中，我們的軍隊已有了一種新生命，「在我們全國最高福利之下，完成我們受託的偉大的使命。」

我已經完成對自己，對國人的頭一個誓約了。我立即又將我的精力轉注在航空復興的組織上去，這個問題是以前政府絕對不許的。這件事是很容易的；每樣事都要重新作起。飛機場，飛機，駕駛者，組織者同專門家都要恢復。我們航空的仇人，都應加以一種放棄的，喪氣的，不信任的感情灌入。意大利人民中許多人以為這武裝勢力必先視為一種遊戲，才能發展。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用盡我的精力——我以個人的注意，個人的懇摯，加以鼓勵。我的目的到底達到了：德皮尼杜馬達賴納等人飛行的成功，飛行隊的成立，航空大操演等，都足以表示意大利的航空，不但在意大利，就是凡在有空氣能飛行地方，都可顯示我的航空的精巧與威信。

海軍也是同樣情形，我將牠的組織重新整頓，改良單位，將艦隊完成，並使其紀律實行。第四點，因為競爭與勇敢的精神，國家保安的義勇隊，組織成功了，共分一百六十隊，都由著名的軍官同法西斯蒂黨人領導。這些隊伍是很偉大得驚人的。

結果，我們的兵營與軍艦，都成了和平的保障者！軍官都將他們的行動，專注於人

類身體上，以及教育上的改進，軍隊的訓練，都依照現在的戰術。現在也不像以前那樣不盡業了，因為要擔任維持公共秩序的責任，這責任是全體一致擔責任的。近五年來，兵營完全為戰策操演，而不為別用。

以後，地日將軍因病辭職。地治阿爾日阿將軍繼任。但是，我以為有將國家所有的武力集在一人指揮之下的必要，所以我擔任了海陸空軍總司令一職。於是我發表委命一個統率全體軍官的大元帥，這些軍官，都是計劃並且實行將我們的全副武力，趨重在一個目的上——勝利。我們的軍事精神，是非常活潑的，既不是侵犯他人，但同時不許被人侵犯。牠是和平到，但同時也是時時小心戒備。

要將法西斯蒂復興事業完成，必先得還要提到幾個比較不重要的問題，因為國家的尊嚴與實力的原故，不得不立刻解決。

政府退職的官員，在戰前所得的養老金已經很少了。此時因幣制低落，這少許的養老金，又受影響。我使他們的養老金與金價及生活需要相等，以保障他們。我又與牧師

打算盤；這是一個公正的與必需的處置，在以前秘密結社的政治下，在民主政治下，這種處置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因為他們都是反宗教的。意大利共有六萬牧師。他們與歷史上政教之爭是無關係的。他們完成他們靈敏事業，租並且在宗教上處處幫助人民，對於政法毫不過問，尤其在法西斯主義興起以後，這情形更入佳境。他們不願將所負的使命上的精神性質損壞。自然，一些不好的牧師是被攻擊了。但是，凡忠於聖經，盡他們的職務，而表示與人民以一種博愛的，神聖的真理的牧師，都受國家幫助。因為他們之中有許多貧窮的，所以我立了一些法規，以改進他們的生活環境。

關於公共建築的政策，以前是帶有一些選舉制的色彩的；所要作的公共建築都零碎由各處決定，既不是按照有組織的計劃，也不是按照必需的計劃，不過使各地方的投票者的各團體滿意而已。我阻止這種合治的殉私。我建立了公共工程局，將一切的公共工程都付託與我信任的人，他們都絕對服從中央政府，並且不受地方利益的影響。這樣，南意的公路，才因此改好，我將全國的水溝、公路、水港的計劃，都發表出來。這些都

是很好的，各地方立刻就開始實行。所有的政府官員，現在受了一種新的激動，有了一種新的威信。國家的一切大小公共事業，鐵路、電報、電話、專賣權都重行開始工作。有些人甚至對現在這新規律譏笑。這是很容易解釋的：我們不要忘記意大利人民歷年來都習慣於反抗紀律的；他們習慣於苟且生活及對於政府的行動與工作的喧鬧和怨恨。有些舊的心理態度的遺痕，還時常流露在表面上。有時他們甚至呼喊，因為世界上還有所謂程序與效力。一些野心家希望打擊我們強壯的秩序與紀律的成功。但是現在，國家不是一個抽象的，不可知的東西；每處每日都有政府的存在，凡住在國內外的人。都覺得法律的神聖。這時像美國那種一切公共事業都在絕大效力指導之下，而地方政府以前的漠視，現在也變成熱烈與靈敏了。

我特別注意國都羅馬，成爲一個全宇宙的城市，每個意人及全世界愛牠。在羅馬帝國時代，牠是十分的偉大，到如今還是保持着光明。牠是一個歷史的地點，並且是基督教發揮的中心。羅馬是命運與歷史的城市。牠也是新意大利的國都，牠是基督教的地

點。牠曾經指示並且還繼續指示全世界的美術與法律。

我不能拒絕使羅馬有藝術上的美麗，政治上的秩序，並使其有紀律的任何經費與方法，牠有天然港奧斯地亞有新的道路，牠可以成歐洲最有秩序最清潔的城市。我將羅馬的一切紀念物都隔絕起來，這樣，以前的羅馬人與現在的意大利人的關係，是更美麗更有暗示了。這種重新估價——差不多可說重新建造的工作的實行，並不損害意大利的其他城市。牠們每一個都有牠們古昔都市的特性。其中如卜魯日亞、米蘭、拿波、爾斯、佛倫蘭斯、巴來莫、波郎納、都靈、熱那亞都有牠們高貴的歷史價值值得尊敬；但是沒有一個能比得上羅馬及牠永久的光明的。

有些著作家是很精密的觀察者，所以我們的政治一步一步的改變，他們是一步未放鬆的守着，在某一個時間，他們發出一個有趣的問題。爲什麼在一九二二年十月革命成功之後，而法西斯蒂黨還不解散？

因爲要回答此問題，就不得不指出幾個重要點，歷史告訴我們；凡是一種革命運

都有意想不到的，複雜的現象，在歷史的上某一時候，以往的英雄的犧牲，可為將來的人們的最高志趣的殷鑑，但是，在我的一生，我是不值任何人的犧牲的：所以我要用勢力來阻止不振的現象，阻止異端及私利與競爭。我甯願事先防備，不願事後再用壓迫。

假如必要的話，我是時常表示堅決的。實在的，我時常想，一個黨派既將全權責任負擔起來，牠就應當知道如何去施行外科手術——即主要的手術也要注意——以反抗黨的分裂。因為我個人的情形——我個人創始這個黨——我時時支配牠。常有退黨的事件發現，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政治方針不同，而只是為個人的野心，個是，因為他們損失了價值與羣衆的注意，與他們的自私的暴露，這樣的情形就漸漸減少了。

我的無問題的支配意識，使我有使黨繼續生存的把握。還有別的使我們的黨不應解散的理由。第一，一種感傷的動機，深印在我與國人的靈魂上。法西斯蒂黨員——尤其青年人，他們以一種盲目的，絕對的，深沈的崇拜，跟隨着我。我將他們由學校，事業，工廠中引出來，再領導他們經過許多驚人的變動。這一般青年遇着危險時，一點也

不猶豫。他們將他們的地位，甚至生命財產都全交冒險。我對於以前的義勇隊，一直到如今，還應該感謝他們；去解散我們的黨，就是一種不知感恩的行動。

末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我以為我們意大利政府新方法的形成，是法西斯蒂黨的責任。這種新方法的形成，必有待於勞動的活力，經過一番選擇人的程序，並且軍事領袖不應臨時找人。我們應該貢獻我們自己的人以盡職的地位。按照這個意思，在我們統治之下，政府與黨是並行的。我們的黨已捨去暴力的鬥爭，但是我們還保持着不妥協的性質。有許多事實證明我們不能以新的世界來補充舊的世界。我不得不為將來預備後補軍！政府的領袖應該是黨的領袖，就如同世界其他各國國會的領袖就是政治的領袖一樣。

因為要維持公共治安，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政府對於法西斯蒂黨，發出警告書其文如下：

「凡法西斯蒂黨員，均應為秩序之保障者。凡擾亂秩序者，無論其有否入黨證，皆

爲社會之仇人。」

僅此數言，就可表示在法西斯蒂黨統治之下，我們黨的地位與責任了。

在一九二二年我們遇着許多困難。因爲種種緊張的經驗，以致黨到了神經過敏的境地。在很困難的時候，黨曾作過全國福利的領袖者。我們的革命並不像其他的黨命，經過長久的流血時代。我們只有一時的戰鬥。事後，我已用我的意志將暴動控制了。

但是反對派報紙的態度，十分奇怪，自由派色彩的塞拉導報同社會主義色彩的前進報——同床異夢者——同樣的急烈地批評法西斯蒂黨的行動爲暴力的表現，同時，他們希望法西斯蒂黨的試驗，立刻收場。按照這班政治的診斷者的意思，這不過是一個短期試驗，法西斯主義不久就要碰到國會的礁石上，或者因不宜於領導意大利生活的複雜的事實，而被破滅了。我們能逆料這預言的不幸結果，因爲這樣，我必須——尤其在第一年——繼續注意我們的黨，使其一直發生功效，不怕批評與陷害，並且預備受任何命令與調遣。

黨又發生了一個嚴重的危險，就是黨員入黨太濫了。我們開始帶戰鬥性質的少數人，現在漸漸加多了，所以我們不能不限制入黨了。我們法西斯的團結精神，以前已經證明了的，現在舊世界的份子要混入了。假如這事實實現了，則所有的舊思想，舊弊病與混亂，都將恢復舊觀，而不能保守經過教育與信仰的黨的膨脹。黨如增加了投機份子，則將失掉活躍與原來的精神。我們必定要阻止舊勢力的侵入。黨能將就此繼續下去而不破壞意大利新青年復興的運動。

一九二六年在我停止入黨登記以後，我將我的全副精神，注意力與方法，用在青年的選擇與教育上。學生軍組織成功，同時巴里拉國民童子軍也組織好了，後者是一種青年男女組織成功，因為他們的名譽和工作，我最近才選好他們，並且稱爲「法西斯蒂統治下無價之青年。」

這個計劃得了一個非常的結果，因爲這樣，黨從來就未遇着真真的危機。我相信我有能力待時而動，並且在相當的時候攻擊，而又不帶遮掩怯懦與奸滑的假感情。

在這種守護的預防工作之中，我身旁總有許多黨中的各部部長，他們給與我無限的幫助。米捷斑琪在進軍羅馬之前，就領導法西斯蒂黨。他將我們運動的暴動性質抵制下來，適應了那時政治的情形的黨要，因為那時政治必須以靈敏的手段對付。正因為如此，他是他個絕好的閣員，現在，他還在政府中任事，是我內政的一個大幫手。他有一個頭號的政治腦筋——沈思的腦筋，他在任何時候都是忠實的。我們的統治在任何時候都可依賴於他的。

桑桑賴尼，他曾加入歐戰，現在是「歐戰兵士國際聯盟」的主席；現在也在我們的政府中任事。他曾經對付了受秘密結社的影響的「出黨」運動。

在某一個時期是反法西斯蒂勢力報復的時期，舊時自由派雖然失敗了。但是新統治下還容忍他們，但是他們却不明白種種發生的事件。他們回復他們以前的態度；意大利的秘密結社，還不斷地予以無盡的，不可制服的小活動，以及腐化與分化同時發展。這些惡勢力甚至襲共產黨的故智，作種種的陰謀舉動。一九二四年九月，在熱安達指導之

下，組織了一個新的總部。關於熱安達的法西斯蒂活動，我以前曾經說過了。在這年的下半年，國內外的反法西斯蒂活動，在各條戰線上的努力，都膨脹起來了。一九二五年正月三日，我用言語將這種勢力制服住了。但是，接着我又決定我們的黨，還應保持着堅決不合作主義：因為我心中有一種計劃，一九二五年正月十二日，我任命羅伯爾士·法爾納西氏為本黨總秘書。

法爾納西知道如何表示他是受託的人了。由他整個事業的成功，與結果看來，他很盡他的職份的。他破獲了國內各處的「阿文提諾」運動的巢穴：他將黨的政治的道德的不妥協主義，提得更高，並應用我在四次被暗殺後所宣佈的特別法令，以抵制反對者與陰謀家及反法西斯蒂的罪惡。我緊接着用黨來應付這報復運動，並且隨時預備必要的行動。法爾納西是法西斯主義創造者之一。他自一九一四年就很忠誠地從我了。

在他完成他的事業後，奧格斯杜杜拉第先生便繼之而起，杜拉第是歐戰時的勇敢的戰士，他有清楚的腦筋，高貴的性格，他將黨改變成新的式樣，以適合於新時代及新意

識的需要。他對於法西斯蒂羣衆，完成一個偉大的，必要的教育改進工作。除了這些黨中的重要份子以外，我必須提到組織「巴里拉」的雷納土理西組織義勇隊的曼爾琪理大胆的行政官馬理來里。勇敢的戰士斯達賴斯及組織波郎納法西斯蒂黨的阿爾比納地。

由本黨產生出法西斯意大利的地方官，產生出工團組織的份子，領事官和各部總次長。逐漸，我將整個的政府，放在一個整個不妥協的戰線上。差不多所有的位置，都昇給法西斯蒂份子。在我們四年秉政之後，實現了我的「一切政權都歸於法西斯黨」的公式，這句話是我一九二五年在羅馬一個法西斯黨會中所說的。

我竭力克制我的煩惱的心思，我竭力避免走入黑暗。我不要盲目地決定我的結論。我將以往的需要，與將來的事實，混合在一起。因為要使我國有完全的法西斯蒂性質，將黑衫黨的活力，與新精力，灌注在國民生活的各部份的原故，我不但不將法西斯黨的統治勞力取消，並且反使牠的勞力增加。這種由政治的組織，轉變到國家永久的組織，是保障將來統治的堅固。我親手建立了代表制的基礎，這代表制是根據於意大利的各團

體，意大利整個的利益，我已將「法西斯蒂大會」定為國家確定的，合法的機關。法西斯黨，一方面是獨立的，一方面與法西斯意大利的機關是如銅一般的結得堅固。

現在有一個引起國內外人士注意與誤解的問題——就是意大利與教會的關係。一八七〇年的保證法令就是用以解決這個問題的，因此法西斯蒂黨興起以後，而國家與教會還未發生重大的衝突。當然有一時宗教改革，新教會被國家所壓迫，但這是既未瞭解牠的且體理由，也沒有什麼深刻的意義。

宗教和平的關係是法西斯統治的貢獻。在以前，因為歷史性質的爭論，傾向於黨派的嫉恨了；反宗教的活動，以種種方式發展，有許多「自由思想」的團體；而且種活動，只是增加祕密服務的惡劣的政法勢力。那時一般人的思想，以為宗教是私人的事，並且不允許有公共行動。

一方面反對宗教是膚淺的、粗暴的、在他方面，教會因牠不能瞭解新的意大利，因固執成見，所以更引起敵人的怒氣。反教會的勢力，甚至禁止宗教的徽章，禁止學校的

的聖經，這時期是社會主義祕密結社的膽大妄為的時代的這種思想，是應該摒除的。我們將政治宗教的原理，與天主教信仰的精華，劃分為二。那時的情形，造成了許多謬誤，這些謬誤，自一八七〇年至一九〇〇年的不合作政策到國民黨所造的悲慘的回憶，國民黨到一九二五年漸漸變成宗教的布希維克主義了，我決定清理這種情形，使其於政治上，精神上都不能再有活動。

這種困難的情形，充滿了誤會與迷信，現在被法西斯主義所救了。我對於國家與教會中嚴重的情形，我不欺騙我自己，我不愚弄我自己，以為我能解救最高理論，最高利害的衝突，但是我竭力研究這些不同的傾向，和不可屈服的脾氣，假如將這些情形調和好了，則宗教的信念，宗教的儀式與崇拜的方式，都要再興了，並且脫離政爭。這些都是新興國家的道德同公民發展的要素。

說句實說，教皇的朝廷，並未十分瞭解我的工作。或者因為政治的原因，他們在我所作的事業上，一點未加幫助。我的工作，並不容易，也不輕快；祕密結社佈滿他們的

反宗教活動的密網，這種活動支配那時的思想，影響了出版界，教育界，司法界，甚至影響了重要的軍隊。

要表示事情到了什麼程度，只要舉出一個重要的例子就夠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法西斯蒂革命成功後，我在國會中曾作了一篇演說，臨末還訴求上帝幫助我的困難的事業。好的，這句話似乎不相宜！祕密結社所盤據的國會，上帝二字已經是廢止好久了。甚至國民黨——所謂天主教黨——都未想到或提到上帝。在意大利的政治家永想不到這神聖的東西。有時，他雖然想到了，但是政治的機會主義同怯懦又阻止了他，這種情形在國會中尤其明顯。現在我大膽來說這句話！並且在革命緊張的時候說這句話！什麼是真理？那是公開承認的一種信仰，同時，是一種實力的表現。

我看看宗教精神慢慢復興了；教堂裏又擁擠起來了。牧師們又被人尊敬了。法西斯蒂黨已經幹了他們的工作，又盡了他們的責任，並且現在一直還是作他們所應作的事。我已經說過，有一些宗教團體尚未重視或瞭解新意大利政治的和道德的復興的重

要。

頭一個不瞭解的表現，是在法西斯統治開始的時候；起初，所謂天主教黨加入我們的政府，希望與我們合作。然而這次的合作，却使我們之中有許多沉默與機會，在六個月之後，我迫不得已將此黨的閣員，請出我們的政府之外。

我發現國民黨與祕密社結聯合。但各政黨在意大利政治舞台上還未被打倒時，國家與教會的困難，就反映在意國政治上了。他們曾經重覆討論羅馬問題。歷史的力量使他們相信他們的觀念。筆墨上的爭論，客觀的討論，都以爲這問題沒有成熟，並且不可解決。或許兩種心理，兩個世界處在歷史上和不合實際的對敵地位上，彼此衝突。這兩種對敵的勢力，一種是在宗教上有很深的根據，並且依據羅馬人的倫理的勢力而生存，另一種則在上帝之下的一種一律平等的普遍性質。

目前，法西斯黨以最高的忠誠，瞭解，並且尊重教會的實力；這是天主教每個人的義務。不過，政治與國家福利的保障，和奮鬥，也是現在法西斯意大利人的工作，我

們希望看見我們不朽的和無雙的聖彼得教堂被人尊敬，同時不希望混在無綱要與缺乏愛國精神的政治勢力之中。無論教會的代表錯誤到如何程度，沒有人想將牠的普遍性質取消，但是每一個人都有權對於意大利天主教的不忠實而加以抱怨，並且可以憎恨牠對中歐潮流的贊同，對於此點，意大利是常守沉默的。意大利的信仰，現在堅實起來了。法西斯主義給國家的宗教。以一種活力及鼓勵。但是，牠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國家及其功能上最高的權利。



\$ 2.20